諸葛亮著

諸葛孔明全集

世界書局印行

敘

羲垂髫時。父卽示以祖長史公與伯父大行公所手鈔漢祖忠武侯公書。長史公題其簡末云。兵燹遺軼。欲編彙成書未能也。羲受而藏之。崇禎壬申。承督臨庚適弟倬自白門購書十餘篋來。因得茂苑楊去奢所集忠武侯公書。乃慨然謂倬。吾祖與伯父雅有志而未逮者。父以屬我。今當相與成之。楊本列年譜傳略紹漢逴吳等目。自云承於婁東王冏伯。較之家鈔舊本。互有存遺。楊謂陳承祚所載侯開務作牧諸篇。而裴松之註時時引侯集。今俱不可見。此蘇東坡葉水心俱有不見全書之恨。若心書。將苑。梁父吟。黃牛廟記。爲後人僞作。槩去不錄。玆集惟年譜仍楊之舊。餘依家本。傳用陳志。而節錄諸傳附之。次遺文。次遺事陣圖。次遺蹟。亡者既無從攷。存者亦不得遺。槩晉唐以下。詩賦論贊碑頌。巨公文人之筆。異同之論。咸竝載之。間有未備。俟之他日。凡爲卷二十有二。十六萬三千六百有餘言。弟倬曉夜搜討。參攷羣書。精意較讐。庶無掃葉之嘆。而羲於糠粃斗斛之暇。亦輙共編訂。遠聘吳中善手。付之剞劂。兢兢庶許且愼焉。夫去奢冏伯以論世好古採綴硏核。其言曰。追惋散軼。彌深豔羨。欲用以弘濟世業。勸獎忠孝。允爲之後人乎。書成。更附宋祖少保公及祖長史公二傳于後。寒家系自蜀派。宋紹熙間。祖諱安節公。爲福建轉運使。始家溫陵。四傳爲少保兵部尚書。公諱廷瑞。去侯二十二世。又十二傳。乃爲祖長史公。諱應科。

家世頗有顯者。世次傳誌甚詳。而獨附此二傳。則以忠孝之道。奕葉之不墜如此。夫論世好古者。尚欲勵之天下後世。又况淵源可溯。弓冶世承而爲之後人者乎。羲倬撫卷之餘。其交相勖勉以勿替祖德而毋負庭訓云。

崇禎壬申十一月三十六世孫羲頓首謹序于臨庚之公署。

目錄

卷八

將苑五十篇

卷九

遺蹟

詩

祠廟

圖像

八陣

卷十三

詩

遺蹟

卷十六

碑記

卷十七

評論

卷十八

評論

諸葛孔明全集

三十六世孫 羲基畫甫
倬士年甫 編輯

卷一

年譜

羲謹按。古人年譜。無事則闕。此依楊本。歲引時事。楊曰。維侯將神以挽炎祚。而桓靈之傾圮既深。操權之竊據已固。是故伊呂之征誅易。而侯之興復難。時爲之也。光和以前。蘊亂未熾。黃巾卓操。適際侯生。特紀厥要。以志時艱。而事涉魏吳。爲稍詳焉。

靈帝光和四年。辛酉。是歲侯生。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丞相亮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則知爲辛酉年生。〇是歲皇子協生。卽獻帝。

光和五年。壬戌。

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議郎曹操上書切諫。

光和六年。癸亥。

初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分遣弟子。轉相誑誘。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方猶將軍也。各立羣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以中常侍爲內應。約明年甲子。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甲子。

春。角弟子上書告之。詔三公司隸案驗。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着黃巾爲標幟。故謂黃巾賊。帝召羣臣會議。赦天下黨人。

中平二年。乙丑。

崔烈爲司徒。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時人謂之銅臭。

中平三年。丙寅。

諫議大夫劉陶。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譖陶下獄死。前司徒陳耽忠正。宦官怨之。亦陷死獄中。

中平四年。丁卯。

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詔以議郎孫堅爲長沙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中平五年。戊辰。

太常劉焉建議。以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侍中董扶私謂焉曰。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中平六年。己巳。靈帝崩。

立皇子辯。○袁紹勸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不就。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悉誅之。○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廢帝立陳留王協。袁紹奔冀州。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

關東諸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卓遷帝長安。〇劉表爲荊州刺史。〇是歲昭烈領平原相。以關羽張飛爲別部司馬。

初平二年。辛未。

袁紹使人說韓馥。馥讓紹爲冀州牧。〇袁術遣孫堅擊劉表。表將黃祖部曲射殺堅。堅子策年十七。有復讎之志。徑到壽春見術。術以父兵千餘還策。表拜懷義校尉。

初平三年。壬申。

王允使呂布殺董卓。卓將校求赦不許。武威賈詡勸李傕爲卓報讐。大戰長安中。允被殺。

初平四年。癸酉。

曹操攻陶謙。初操父太尉曹嵩。避難瑯琊。爲謙別將士卒所殺。操引兵擊謙。坑殺男女數十萬。攻其三縣皆屠之。雞犬亦盡。

興平元年。甲戌。

是年陶謙卒。衆推昭烈領徐州牧。

興平二年。乙亥。

李傕郭汜共鬪。傕劫天子。汜質公卿。遂燒宮殿。帝幸弘農。長安城空四十餘日。〇按陳志亮早孤。從叔父玄依荊州牧劉表。則知侯寓襄鄧。當在此年以後。〇侯是年十五歲。

建安元年。丙子。

袁術攻昭烈以爭徐州。呂布襲下邳。〇秋。七月。駕至洛陽。曹操迎天子。遂遷都許。〇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迎降。策自領會稽太守。〇呂布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表爲豫州牧。使東擊布。

建安二年。丁丑。

韓暹楊奉寇略徐揚間。昭烈邀擊斬之。

建安三年。戊寅。

曹操禽呂布。昭烈從操還許。表爲左將軍。

建安四年。己卯。

孫策徇豫章。太守華歆降。〇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昭烈共誅曹操。會操遣昭烈擊袁術。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冑。東海郡縣多叛操歸昭烈。

建安五年。庚辰。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自擊昭烈。拔下邳。禽關羽。昭烈奔袁紹。〇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爲貢報讐。射殺策。策創甚。呼弟權佩以印綬。策卒年二十六。權時年十九。〇是年關羽爲曹操斬袁紹將顏良。盡封操所賜而犇昭烈於袁軍。

建安六年。辛巳。

曹操擊昭烈。昭烈奔劉表。表使屯新野。

建安七年。壬午。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死。○曹操責孫權任子。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與定議。遂不送質

建安八年。癸未。

孫權西伐黃祖。討山寇悉平之。

建安九年甲申。

曹操攻袁尙。尙犇中山。

建安十年。乙酉。

曹操攻袁譚。斬之。

建安十一年。丙戌。

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伏發見敗。

建安十二年。丁亥。

是年昭烈見孔明於隆中。時年二十七。○後主禪生於荊州。按章武三年癸卯。太子禪卽位。年十七。則知爲丁亥年生。正侯出隆中之歲也。

建安十三年。戊子。

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劉表卒。子琮降操。昭烈走當陽。侯奉命使吳。與周瑜魯肅等破操於赤壁。以侯爲軍師中郎將。

建安十四年。己丑。

孫權分南岸地給昭烈。

建安十五年。庚寅。

昭烈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有孔明諫孤莫行之語。○以龐統爲治中。與侯並爲軍師。○是歲周瑜卒。

建安十六年。辛卯。

曹操以子丕爲丞相副。○益州別駕張松。勸劉璋迎昭烈。昭烈西上。侯與雲長守荊州。

建安十七年。壬辰。

孫權徙治秣陵。作石頭城。改秣陵爲建業。○劉璋殺張松。勅關戍勿通昭烈。昭烈怒。斬璋將楊懷高沛。進攻涪城。

建安十八年。癸巳。

曹操攻孫權。權率衆禦之。相守月餘。操還。○操自爲魏王。加九錫。○昭烈舉兵向雒。劉璋諸將皆敗退。多降昭烈。○自十三年至此。侯在荊州。

建安十九年。甲午。

是歲龐統卒。○侯留關羽守荊州。自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侯爲益州太守。○是歲操使華歆等收皇后璽綬。併其二皇子。皆酖殺之。

建安二十年。乙未。

立操女爲皇后。○昭烈聞曹操將攻漢中。求和於孫權。遂分荊州以湘

水爲界。

建安二十一年。丙申。

曹操進爵爲王。

建安二十二年。丁酉。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京兆金禕。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謀挾天子以攻操。○是歲魯肅卒。

建安二十三年。戊戌。

吉邈等衆潰見殺。○曹操自將擊昭烈。昭烈屯陽平。

建安二十四年。己亥。

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遣黃忠擊斬夏侯淵。遂定漢中。進位漢中王。○是年關羽攻曹仁于禁等七軍皆沒。○孫權稱臣於操。呂蒙陸遜以詐取江陵。羽卒。○陳羣等勸操篡漢。

建安二十五年。庚子。魏曹丕黃初元年。

曹操死。子丕篡漢。封漢帝爲山陽公。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辛丑。魏黃初二年。

蜀中傳言漢帝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侯與羣下勸稱尊號。夏四月。王卽皇帝位。以侯爲丞相。

章武二年。壬寅。魏黃初三年。吳黃武元年。

帝恥關羽之歿。自將擊孫權。爲陸遜所敗。入白帝城。改白帝爲永安。孫

權請和。遣鄭泉來聘。帝使太中大夫宗瑋報之。漢吳復通。○是歲孫權受曹丕封爲吳王。改元黃武。○張飛卒。以侯領司隸校尉。

章武三年。癸卯。夏五月。以後卽後帝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元年。

二月。侯至永安。四月。帝崩於永安。年六十三。侯受遺詔。奉喪還成都。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封丞相亮爲武鄉侯。兼領益州牧。政事皆決於亮。○使鄧芝聘吳。○朱褒高定等叛。○是歲魏華歆王朗陳羣等。各有書與侯。欲使稱藩。侯不答。作正議。文載傳。

建興二年。甲辰。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

吳張溫來聘。復使鄧芝聘吳。○是歲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建興三年。乙巳。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

侯率衆南征。斬雍闓。七擒孟獲。

建興四年。丙午。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

五月。曹丕死。丕子叡立。

建興五年。丁未。魏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

三月。侯率衆伐魏。上表出師。○是歲。侯子瞻生。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侯在武功與兄瑾書云。瞻今已八歲。又按景耀元年癸未。瞻戰死。年三十七。則知爲丁未年生。

建興六年。戊申。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

春。侯率諸軍伐魏。有出師表。關中響震。前軍馬謖違侯節度。敗於街亭。

疏請自貶。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〇十一月。復上表出師。圍陳倉。糧盡引還。斬其追將王雙。〇二表俱載傳。

建興七年。己酉。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

伐魏。攻武都陰平。郭淮敗走。遂拔二郡。復策拜丞相。〇夏。四月。孫權稱帝。使以竝尊二帝來告。〇遣衛尉陳震往賀。因與吳盟。

建興八年。庚戌。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

魏曹眞司馬懿入寇。侯次於城固以待之。魏延敗郭淮於陽谿。

建興九年。辛亥。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

伐魏。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糧盡引退。斬其追將張郃。

建興十年。壬子。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

是年。休士勸農。教兵講武。

建興十一年。癸丑。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

是年。運米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建興十二年。甲寅。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

遣使約吳同時大舉。由斜谷出。師始以流馬運。乃分兵屯田。爲久住計。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侯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〇八月。丞相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退軍節度。司馬懿追之敗走。是年漢獻帝亦殂於魏。

按侯於獻帝生同辛酉。歿同甲寅。固已巧合。且帝以八月葬。而侯八月卒。不尤異哉。嗚呼。漢不亡則侯不死。侯死而漢乃眞亡矣。

綱目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特筆也。綜綱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特書。交予之也。備之業。定於隆中。綜綱目書見賢。一而已。書法

漢中王卽皇帝位。以諸葛亮爲丞相。

書卽皇帝位何。正統也。故孫曹皆斥姓名。書稱皇帝。立后立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正統也。書法

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太子禪卽位。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

自宣帝之末。書受遺詔。是後無聞焉。於是復書。亮其人也。司馬懿書受遺不書詔。書法

丞相亮南征。

丞相亮討雍闓誅之。遂平四郡。

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劉績之起。書曰與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曰。以圖中原。其予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伐魏。必書丞相。書右將軍。予之也。書法

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主將也。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於上也。惟孔明身任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二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豈私於孔明者哉。發明

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魏師還。

書魏以寇，尊漢也。書法

綱目凡諸侯之于王室、蠻狄之于中國，僭僞之于正統，或加兵犯境，則書曰寇。非此類則不書。諸葛孔明左右昭烈，爲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爲主，通鑑因之紀年，故于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寇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爲賊耳。綱目既以昭烈紹漢之統，故於魏兵犯境，書之爲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僞之辨始明。故非好爲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耳。九原可作，竊爲司馬光必有取於斯言。發明

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

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

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略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軍，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勍敵而非脆

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略果有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其說不攻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嘆哉。發明

丞相亮伐魏。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

嗚呼。亮自經略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援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軍拒守。甘受巾幗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爲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於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狐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噫。發明

卷二

傳　　蜀誌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爲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周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按崔氏譜。州平太尉列子均之弟也。

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

臣松之以爲魏略此言，謂諸葛爲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爲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鵾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之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彜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鎭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鎭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

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爲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爲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

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
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
元直龐元仕財如比、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
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

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爲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爲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爲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鎭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鎭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

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尙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鎭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爲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猶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

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爲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尙未得便。會旣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爲魏。竟是誰乎。何其寂滅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可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僞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値

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衞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爲權。不亦惑哉。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蠻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秖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蠻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蠻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蠻漢粗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喩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

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

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幷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爲荊州都督。鎭宛城。至曹眞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旣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爲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

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蜀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

郭沖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三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獲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爲功。而蜀人相賀乎。

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

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

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

卷二

傳　蜀誌

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欲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幷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變通。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幷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衞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懸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

權停下兵一月以幷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刀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乖剌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衞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擥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塢。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苦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

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亮集載木牛流馬法。木牛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勞。流馬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

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一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曜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

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勢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既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値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

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相傳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

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尙與瞻俱沒。

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華陽國志曰。尙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

尙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愼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尙書僕射。代陳祗爲尙書令。遷爲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

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

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爲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爲瞻吏。爲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

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鬭。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鬭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鬭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

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册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以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

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愼。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魏蜀爲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彊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擒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

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其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望遠。軾諸葛之故鄉。葢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葢。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祕要。昔在顚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繇。負扆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敎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皐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卷四

先主

先主傳。建安十二年。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顚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幷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

曰。孫將軍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卽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幷力。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爲進退之計也。

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江表傳曰。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爲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荆州數郡。

劉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荆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

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尙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爲是。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强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强。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遇。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

蜀中關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幷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實。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

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

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搆矣。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修以此益奇之。

璋勑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幷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皆破敗。退保緜竹。璋復遣李嚴督緜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鎭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

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璝等。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爲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幷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

留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尙書令李嚴爲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諸葛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後主

後主傳。章武三年。夏。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

大赦。改元。

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二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爲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嶲。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嶲蠻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諸葛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

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

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眞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眞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靑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數千。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蠻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

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尙書令。總統國事。

陳壽後主評曰。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臣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甘皇后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偪。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

愼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丞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諸葛瑾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郡人也。爲孫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卽封示子瑜。幷手筆與子瑜。卽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

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關羽

關羽傳。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關興

關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

黃忠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

趙雲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也。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

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鎭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眞遣大將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之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鎭軍將軍。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統初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

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先主。先主與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

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

法正

法正傳。先主既定直州。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衆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

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群臣多諫。上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許靖

許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簡雍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伊籍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鎭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荆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

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

秦宓。字子勅。廣漢緜竹人也。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

卷五

附傳

董和　胡濟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蓋之効。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群士從之如

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値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耶。

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　弟謖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荆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荆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南蠻。南蠻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

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陳震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建興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衞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幷、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恢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

呂乂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

彭羕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左遷羕爲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耶。

揚雄方言曰。悈鰓乾都耆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

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羕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

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羕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意。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

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彖竟誅死。

廖立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材。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群士。

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群。猶能爲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　子豐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尙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鎭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

統。趨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

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眞欲三道向漢川。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喩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尙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鎭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顚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

臣不敏。言多增咎。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寇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

諸葛集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

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馬忠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忠為人寬濟有度量。詼調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

劉琰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有風流。善談論。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衞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

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

魏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鎭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

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

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封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王連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

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寵

向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張裔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之

遺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卽便就舡。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亡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附傳

楊洪　何祗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卬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卽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曶、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月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

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桓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何祗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初仕郡。後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衆人咸爲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

費詩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

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心豈徒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

杜微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為賢愚不相為謀

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周群　張裕

周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群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所言多中。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群。群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群。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群言。於是舉群茂才。裕又私言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

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群卒。子臣頗傳其術。

來敏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後主踐阼。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尹默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大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譙周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𡸫。字榮始。治尙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旣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硏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尙不能忍。況左右乎。

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卽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

黃權　子崇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東伐吳。以權爲鎭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

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衆。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爲尚書郎。隨衞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分爲寧州。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

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蠻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　王伉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武帝時。開西南蠻。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雍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

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恩威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以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蠻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王平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錯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王襲等兵。平特見崇

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

蔣琬　子斌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

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尙書令。

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閒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尙書令。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尙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丞相亮辟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

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亮卒。維還成都。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鄧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諸葛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勑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砍石。

干寶晉紀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

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

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　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寰宇傾而復奠。　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因而因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緜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

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

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縣竹。擁衞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爲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爲奇。不可以事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胆如斗大。

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鄧芝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

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幷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幷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心。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

　掞。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
　　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卽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艮。襲爵。景耀中。爲尙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建興九年。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群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南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

卷七

遺文

黃陵廟記節文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䝉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御。討事爭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鬍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與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陳仁錫曰。此記惜是節文。武侯文字絕奇。此亦臥龍之片鱗耳。

陸游云。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立小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有黑文。類符篆。然葉各不同。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范成大云。黃牛峽上有紹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峯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

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

梁父吟

齊勇士陳開疆顧冶子。公孫捷。晏嬰譏之景公曰。王摘三桃。自食其一。各令說功高者賜一顆陳顧遂食之。公孫自刎。而陳顧懷慚亦從而刎。侯出齊城。見三墳。有感而作。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壘壘正相似。問是誰家家。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

白鳩篇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無翼。以應仁乾。皎皎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驪駹。與君周旋。樂道忘饑。我心虛靜。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凌雲登臺。浮游太清。攀龍附鳳。自望身輕。

司馬季主碑贊

眞誥云。司馬季主。漢人也。得道尸解。留枕席以代形。粗似其身。不異。家人乃瘞之於蜀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爲之碑贊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上後主

臣先進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以二十日。率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與吳主

所送白氎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慚。

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屛黜姦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羸財。以負陛下也。

與兄子瑜書

緩陽小谷。雖山崖紀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又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氎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又

殷往嗣。秀才之儁盼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又

前趙子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

又

頃大山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旣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與張裔書

去婦不顧門。萋非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陸遜書

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糧穀。糧穀。軍之最要。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

與步騭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家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戒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

所感。忿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戒子

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教

計一歲運用蓬旅簟千萬具。

寰宇記云。渝瀘漢遂合皆出簟子。以桃竹爲之。柳宗元詩。桃笙葵扇安可常。言以桃竹爲笙也。方言。簟。宋魏間謂之笙。

又

作部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又曰。勅作部皆作十折矛以給之。

又

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幡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至營。復結幡旗。上鼓角。違令者髡。

格言

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繁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坦險而益固。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如秤帖

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張栻曰。貞觀政要載公此二語。眞孔明語也。觀廖立李平之事可見矣。

楊愼曰。太平御覽載公語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朝會投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與張魯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尙道。

陰符經解 陳仲醇藏本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侯曰。以爲立天定人。其在于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侯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晝晦。有若天地反覆。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侯曰。夫子太公。豈不賢于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主于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侯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畫八卦。考蓍龜。稽律曆。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無不盡矣。又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

兵要 杜氏兵典

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爲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應蔽之處。軍主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三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便宜十六策

治國第一

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立則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應和也。倡始者。天地也。應和者。萬物也。萬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人君舉措應天。若北辰爲之主。台輔爲之臣佐。列宿爲之官屬。衆星爲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變改。台輔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錯繆。此天之象也。故立臺榭以觀天文。郊祀逆氣以配神靈。所以務天之本也。耕農社稷。山林川澤。祀祠祈福。所以務地之本也。庠序之禮。八佾之樂。明堂辟雍。高牆宗廟。所以務人之本也。故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圓鑿不可

以方枘。鉛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則有逆氣。地失其常。則有枯敗。人失其常。則有患害。經曰。非先主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謂也。

君臣第二

君臣之政。其猶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則君臣之道備矣。君以施下爲仁。臣以事上爲義。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禮。則民易使。上下和順。則君臣之道備矣。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謀其政。臣謀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勸功也。君勸其政。臣勸其事。則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陽。著其聲響。臣北面向陰。見其形影。聲響者。教令也。形影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則功立。功立則萬物蒙其福。是以三綱六紀有上中下。上者爲君臣。中者爲父子。下則爲夫婦。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禮爲本。父子上下。以恩爲親。夫婦上下。以和爲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辟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則忠臣之事舉。學者思明師。仕者思明君。故設官職之全。序爵祿之位。陳璇璣之政。建台輔之佐。私不亂公。邪不干正。此治國之道備矣。

視聽第三

視聽之政。謂視微形。聽細聲。形微而不見。聲細而不聞。故明君視微之幾。聽細之大。以內和外。以外和內。故爲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採納衆下之言。謀及庶士。則萬物當其目。衆音佐其耳。故經云。聖人無常心。以百

姓爲心。目爲心視。口爲心言。耳爲心聽。身爲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國之有君。以內和外。萬物昭然。觀日月之形。不足以爲明。聞雷霆之聲。不足以爲聰。故人君以多見爲智。多聞爲神。夫五音不聞。無以別宮商。五色不見。無以別玄黃。蓋聞明君者。常若晝夜。晝則公事行。夜則私事興。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聞。或有進善之忠而不得信。怨聲不聞。則枉者不得伸。進善不納。則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姦。故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納言第四

納言之政。謂爲諫諍。所以採衆下之謀也。故君有諍臣。父有諍子。當其不義則諍之。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惡不可順。美不可逆。順惡逆美。其國必危。夫人君拒諫。則忠臣不敢進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爲國之害也。故有道之國。危言危行。無道之國。危行言遜。上無所聞。下無所說。故孔子不恥下問。周公不恥下賤。故行成名著。後世以爲聖。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察疑第五

察疑之政。謂察朱紫之色。別宮商之音。故紅紫亂朱色。淫聲亂正樂。亂生於遠。疑生於惑。物有異類。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寶之。魚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蔞似瓜。愚者食之。故趙高指鹿爲馬。秦王不以爲疑。范蠡貢越美女。吳王不以爲惑。計疑無定事。事疑無成功。故聖人

不可以意說爲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書曰。三人占。必從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謀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內。惟患內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賤不知貴。惟患貴不知賤。故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馬爲策己者馳。神爲通己者明。故人君決獄行刑。患其不明。或無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彊者專辭。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見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天之逆氣。災暴之患。禍亂之變。惟明君治獄案刑。問其情辭。如不虛不匿。不枉不弊。觀其往來。察其進退。聽其聲響。瞻其看視。形懼聲哀。來疾去遲。還顧吁嗟。此怨結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盜視。見怯退還。喘息却聽。沉吟腹計。語言失度。來遲去速。不敢反顧。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治人第六

治人之政。謂道之風化。陳示所以也。故經云。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日月之明。衆下仰之。乾坤之廣。萬物順之。是以堯舜之君。遠夷貢獻。桀紂之君。諸夏背叛。非天移動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猶如養苗。先去其穢。故國之將興。而伐於國。國之將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務知人之所患。皁服之吏。小國之臣。故曰皁服無所不剋。莫知其極。剋食於民。而人有飢乏之變。則生亂逆。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唐

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備凶年，秋有餘糧，以給不足，天下通財，路不拾遺，民無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餘。故今諸侯好利，利興民爭，災害並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雲，手足不安。經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貴無用之物，使民心不亂。各理其職，是以聖人之政治也。古者齊景公之時，病民不奢侈，不遂禮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質，而勸民之有利也。夫作無用之器，聚無益之貨，金銀璧玉，珠璣翡翠，奇珍異寶，遠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錦繡纂組，綺羅綾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鏤，伎作之巧，難成之功，妨害農事，輜軿出入，袍裘索澤，此非庶人之所飾也。宮室堂殿，重門畫獸，蕭墻數仞，冢墓過度，竭財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經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蓄積，以備其後，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時之氣乎。

舉措第七

舉措之政，謂舉直措諸枉也。夫治國猶於治身，治身之道，務在養神；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故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故治國之道，舉直措諸枉，其國乃安。夫柱以直木爲堅，輔以直士爲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衆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懷寶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絕，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義，鄉里不舉；或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有忠直於君，

朋黨相讒。莠擧逸人。湯招有莘。周公采賤。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懸賞以待功。設位以待士。不曠庶官。闢四門以興治務。玄纁以聘幽隱。天下歸心。而不仁者遠矣。夫所用者非所養。所養者非所用。貧陋爲下。財色爲上。讒邪得志。忠直遠放。玄纁不行。焉得賢輔哉。若夫國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賢之過也。夫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爲人擇官者亂。爲官擇人者治。是以聘賢求士。猶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財爲婦。故女慕財聘而達其貞。士慕玄纁而達其名。以禮聘士。而其國乃寧矣。

考黜第八

考黜之政。謂遷善黜惡。明主在上。心昭于天。察知善惡。廣及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下及庶人。進用賢良。退去貪懦。明良上下。企及國理。衆賢雨集。此所以勸善黜惡。陳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務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或有小吏因公爲私。乘權作姦。左手執戈。右手治生。內侵於官。外採於民。此所苦一也。或有過重罰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或有重罪得寬。扶彊抑弱。加以嚴刑。枉責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妄罪惡之吏。害告訴之人。斷絕語辭。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或有長吏數易守宰。兼佐爲政。阿私所親。枉克所恨。逼切爲行。偏頗不承法制。更因賦斂。傍課採利。送故待新。夤緣徼倖。詐僞儲備。以成家產。此所苦四也。或有縣官慕功。賞罰之際。利人之事。買賣之費。多所裁量。專其價數。民失其職。此所苦五也。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無此五者。不可不遷。故

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治軍第九

治軍之政謂治邊境之事匡救大亂之道以威武為政誅暴討逆所以存國家安社稷之計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備故含血之蟲必有爪牙之用喜則共戲怒則相害人無爪牙故設兵革之器以自輔衛故國以軍為輔君以臣為佐輔彊則國安輔弱則國危在於所任之將也非民之將非國之輔非軍之主故治國以文為政治軍以武為計治國不可以不從外治軍不可以不從內內謂諸夏外謂戎狄戎狄之人難以禮化易以威服禮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唐堯戰於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討有扈自五帝三王至聖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乃施其事審天地之道察衆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衆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禦之備彊征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敗之計慮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軍任將張擒敵之勢此為軍之大略也夫將者人之司命國之利器先定其計然後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其獲若鷹隼之擊物靜若弓弩之張動如機關之發所向者破而勍敵自滅將無思慮士無氣勢不齊其心而專其謀雖有百萬之衆而敵不懼矣非讐不怨非敵不戰工非魯般之目無以見其功戰非孫武之謀無以出其計運夫計謀欲密攻敵欲疾獲若鷹擊戰如河決則兵未勞而

敵自散此用兵之勢也故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懼是以智者先勝而後求戰闇者先戰而後求勝勝者隨道而修途敗者斜行而失路此逆順之計也將服其威士專其力勢不虛動運如圓石從高墜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無敵於前無敵於後此用兵之勢也故軍以奇計爲謀以絕智爲主能柔能剛能弱能彊能存能亡疾如風雨舒如江海不動如泰山難知如陰陽無窮如地充實如天不竭如江河終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時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窮故軍以糧食爲本兵以奇正爲始器械爲用委積爲備故國困於貴買貧於遠輸攻不可再戰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則費罷去無益則國可寧也罷去無能則國可利也夫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堅甲銳兵不足以爲彊敵欲固守攻其無備敵欲興陣出其不意我往敵來謹設所居我起敵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敵先擊其實不知守地不知戰日可備者衆則專備者寡以慮相備彊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後相赴左右相趨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故勝者全威謀之於身知地形勢不可豫言議之知其得失詐之知其安危計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慮之知其苦樂謀之知其善備故兵從生擊死避實擊虛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道上之戰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夫軍成於用勢敗於謀漏饑於遠輸渴於躬井勞於煩擾佚於安靜疑

於不戰，惑於見利，退於刑罰，進於賞賜，弱於見逼，彊於用勢，困於見圍，懼於先至，驚於夜呼，亂於闇昧，迷於失道，窮於絕地，失於暴卒，得於預計。故立旌旗以視其目，擊金鼓以鳴其耳，設斧鉞以齊其心，陳教令以同其道，興賞賜以勸其功，行誅伐以防其僞。晝戰不相聞，旌旗爲之舉；夜戰不相見，火鼓爲之起；教令有不從，斧鉞爲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則不知九變之道。天之陰陽，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獲處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敵；不知其士，則不知其敵，不知其敵，每戰必殆。故軍之所擊，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間之道，軍之所親，將之所厚，非聖智不能用，非仁賢不能使。五間得其情，則民可用，國可長保。故兵求生則備，不得已則鬬，靜以理安，動以理威，無恃敵之不至，恃吾之不可擊。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實待虛，以生待死，以衆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來。整整之旌，堂堂之鼓，當順其前，而覆其後，固其險阻，而營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軍之道備矣。

賞罰第十

賞罰之政，謂賞善罰惡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姦。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賜知其所施，則勇士知其所死；刑罰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畏。故賞不可虛施，罰不可妄加。賞虛施則勞臣怨，罰妄加則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讒之敗。夫將專持生殺之威，必生可殺，必殺可生，忿怒不詰，罰賞不明，教令不常，以私爲公，此國之五危也。賞罰不明，教令有

不從必殺可生眾姦不禁必生可殺士卒散亡忿怒不詳威武不行賞罰不明下不勸功政教不當法令不從以私為公人有二心故眾姦不禁則不可久士卒散亡其眾必寡威武不行見敵不起下不勸功上無彊輔法令不從事亂不理人有二心其國危殆故防姦以政救奢以儉忠直可使理獄廉平可使賞罰賞罰不曲則人死服路有饑人廄有肥馬可謂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後賞先令而後誅則人親附畏而愛之不令而行賞罰不正則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賞賜不避怨讎則齊桓得管仲之力誅罰不避親戚則周公有殺弟之名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之謂也

喜怒第十一

喜怒之政謂喜不應喜無喜之事怒不應怒無怒之物喜怒之間必明其類怒不犯無罪之人喜不從可戮之士喜怒之際不可不詳喜不可縱有罪怒不可戮無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廢其公將不可發私怒而與戰必用眾心苟或以私忿而合戰則用眾必敗怒不可以復悅喜不可以復怒故以文為先以武為後先勝則必後負先怒則必後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憂而不懼悅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後加之威武威武加則刑罰施刑罰施則眾姦塞不加威武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眾惡不理其國亡

治亂第十二

治亂之政，謂省官并職，去文就質也。夫綿綿不絕，必有亂結；纖纖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綱不正，六紀不理，則大亂生矣。故治國者，圓不失規，方不失矩，本不失末，爲政不失其道，萬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軍之亂，紛紛擾擾，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綱紀，政治當有先後。先理綱，後理紀；先理令，後理罰；先理近，後理遠；先理內，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强，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綱則紀張，理令則罰行，理近則遠安，理內則外端，理本則末通，理强則弱伏，理大則小行，理上則下正，理身則人敬，此乃理亂之道也。

教令第十三

教令之政，謂上爲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爲，人之所瞻也。夫釋己教人，是謂逆政；正己教人，是謂順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故爲君之道，以教令爲先，誅罰爲後。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先習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習其旌旗指麾之變，縱橫之意；二曰使耳習聞金鼓之聲，動靜行止；三曰使心習刑罰之嚴，爵賞之利；四曰使手習五兵之便，鬭戰之備；五曰使足習知周旋走趍之列，進退之宜。故號爲五教。教令軍陣，各有其道。左教青龍，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後教玄武，中央軒轅，大將軍之所處。左矛右戟，前楯後弩，中央旗鼓。旗動俱起，聞鼓則進，聞金則止，隨其指揮，五陣乃理。正陣之法，鼓旗爲之主。一鼓，舉其青旗，則爲直陣；二鼓，舉其赤旗，則爲銳陣；三鼓

舉其黃旗則爲方陣四鼓舉其白旗則爲圓陣五鼓舉其黑旗則爲曲陣直陣者木陣也銳陣者火陣也方陣者土陣也圓陣者金陣也曲陣者水陣也此五行之陣展轉相生衝對相勝相生爲救相勝爲戰相生爲助相勝爲敵凡結五陣之法五五相保五人爲一長五長爲一師五師爲一校五校爲一火五火爲一撞五撞爲一軍則軍士備矣夫兵利之所便務知節度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壯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糧牧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習陣三鼓起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聽金然後舉旗出兵以次第一鳴鼓三通旌旗發揚舉兵先攻者賞卻退者斬此教令也

斬斷第十四

斬斷之政謂不從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盜二曰輕三曰慢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故設斧鉞之威以待不從令者誅之軍法異等過輕罰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斬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避迴自止初近後遠喚名不應車甲不具兵器不備此爲輕軍輕軍者斬受令不傳傳令不審迷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此謂慢軍慢軍者斬食不稟糧軍不省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目以獲其功此爲盜軍盜軍者斬變改姓名衣服不鮮旌旗裂壞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堅矢不著羽弓弩無弦法令不行此爲欺軍欺軍者斬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起指揮不

隨。避前向後。縱發亂行。折其弓弩之勢。卻退不鬬。或左或右。扶傷舉死。自托而歸。此謂背軍。背軍者斬。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車騎相連。咽塞道路。後不得先。呼喚諠譁。無所聽聞。失亂行次。兵刃中傷。長短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亂軍者斬。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其食相保。不得越次。彊入他伍。干誤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起白。姦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誤軍者斬。斬斷之後。此萬事乃理也。

思慮第十五

思慮之政。謂思近慮遠也。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謀也。慮者。思事之計也。非其位。不謀其政。非其事。不慮其計。大事起於難。小事起於易。故欲思其利。必慮其害。欲思其成。必慮其敗。是以九重之臺。雖高必壞。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後。是以秦穆公伐鄭。二子知其害。吳王受越女。子胥知其敗。虞受晉璧馬。宮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練兵車。目夷知其負。凡此之智。思慮之至。可謂明矣。夫隨覆陣之軌。追陷溺之後。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業。不及堯舜之道。夫危生於安。亡生於存。害生於利。亂生於治。君子視微知著。見始知終。禍無從起。此思慮之政也。

陰察第十六

陰察之政。譬喻物類。以覺悟其意也。外傷則內孤。上惑則下疑。疑則親者

不用。惑則視者失度。失度則亂謀。亂謀則國危。國危則不安。是以思者慮遠。遠慮者安。無慮者危。富者得志。貧者失時。甚愛大費。多藏厚亡。竊財相買。無功自專。憂事衆者煩。煩生於怠。船漏則水入。囊穿則內空。山小無獸。水淺無魚。樹弱無巢。墻壞屋傾。堤決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遲。乘危者殘。履冰者懼。涉泉者溺。遇水者渡。無檝者不濟。失侶者遠。顧賞罰者省功。不誠者無信。脣亡齒寒。毛落皮單。阿私亂言。偏聽者生患。善謀者勝。惡謀者分。善之勸惡。如春雨澤。騏驥易乘。駑駘難習。不視者盲。不聽者聾。根傷則葉枯。葉枯則花落。花落則實亡。柱細則屋傾。本細則末撓。下小則上崩。不辯黑白。棄上取石。虎羊同羣。衣破者補。帶短者續。弄刀者傷手。打跳者傷足。況不必江河。要之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疾足。賢不必聖人。要之智通。總之有五德。一日禁暴止兵。二日賞賢罰罪。三日安仁和衆。四日保人定功。五日豐撓拒讒。此之謂五德。

卷八

將苑五十篇

將權

夫兵之權也。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以臨其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其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中。欲求游泳之勢。驀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

夫國軍之弊。有五害焉。一者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者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者虛誇妖說。詭言神道。四者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者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姦僞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善惡雖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材

夫將材有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之謂仁將。事無

苟免。不爲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之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之謂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因危制勝。此之謂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之謂信將。足輕戎馬。氣蓋百夫。善用短兵。長於劍戟。此之謂步將。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之謂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彊敵。怯於小戰。勇於大鬭。此之謂猛將。見賢若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簡而多計。此之謂大將。

將器

夫將之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爲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鬭。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心烈烈。知人艱難。惜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愼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下察地理。中悉人事。四海之內。親如室家。此天下雄將。不可敵也。

將弊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不以禮。

將志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氣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不喜。辱之不懼。見利不貪。見色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

將善

夫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坦險。四欲者。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

將剛

善將者。至剛不可折。至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

將不可驕。將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恡。恡則賞信不行。賞信不行則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則軍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彊

將有五彊、八惡。高節可以勵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愛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彊也。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亂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貧乏。智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毀謗。此之謂八惡也。

出師

古者。國有難。君簡賢而使之。齋三日。入廟門。面南立。將北面。太師進斧鉞於君。君持斧鉞。以柄授於將曰。閫外。將軍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巧佞而違忠信。士未坐

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此則士必盡命。敵必可亡。將受詞訖。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捧轂曰。進退維時。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故戰勝於外。立功於內。揚名於後代。福延及於子孫。

擇材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蓋三軍。材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足輕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謂之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謂之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謂之逆人。智者不逆天。不逆時。不逆人也。

不陣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若舜修典刑。咎繇作士。人不犯令。刑無所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

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若湯武誓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可謂善戰者不敗。若楚昭王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其國。可謂善敗者不亡也。

將誠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行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兼剛柔之術。說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潛魚。動若奔獺。散其所連。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冤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有獲財者與之。不恃力而輕敵。不傲才而輕下。不固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後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發號施令而人願鬬。兵不及血而敵自敗矣。

戎備

夫國之大務。莫大於戎事備。若乃失之毫釐。差之萬里。殺軍獲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國有難。君臣旰食而謀之。簡賢料能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懼。此謂燕巢於幕。魚游於鼎。亡不待夕矣。傳曰。不備不可以師。又曰。國無小。有備故也。又曰。預備無虞。善政之道。又曰。蜂蠆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雖眾。不可恃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故

三軍之行。不可不備也。

習練

夫卒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然則士不可不教。先訓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誡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人知其勸矣。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前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以成三軍。如此練習之。敵必敗矣。

軍蠹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謹。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削刻無厭。營私徇己。不恤饑寒。非言妖詞。妄陳禍福。喧雜驚亂。眩惑將吏。勇不受制。專邪凌上。虛竭軍庫。以給其身。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矣。

腹心

夫爲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饑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爲腹心。沉審謹密爲耳目。勇悍善敵者爲爪牙。

謹候

夫爲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也。故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道有

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結。諍候謹也。三曰勇。敵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得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故。不遺舊也。十二曰仁。愛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而後料他也。

機形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道有三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圖。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爲將者。必因機以立勝也。

重刑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旄旗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此三者不善。害可待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必移。將之所指。莫不必至。將之所期。莫不必死也。

善將

古之善將者。有大經。示之以進退而人知禁。陳之以德義而人知禮。重之以是非而人知動。令之以賞罰而人知信。禁禮動信。師之大經也。故能戰必勝。敵必取也。庸衆不然。退而不能止。進而不能禁。善惡混同。士無誡勸。賞罰不均。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而諂諛進用。是以戰必敗散也。

審因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湯武不能與爭功矣。若以審因而加之威信，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可制矣。

天勢

夫行師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謂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生，風氣順調。地勢者，謂險易形殊，或石門幽洞，羊腸險要，或峻嶺重巖，洪流千里。人勢者，謂主聖將賢，三軍有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也。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鬪，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辯青黃，不可得也。若賞在權臣，罰不由將，人苟自利，誰懷鬪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也，君命有所不受。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有天子之詔也。

哀死

古之善將者。養其人如養愛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捨食而飼之。寒者解衣而衣之。賢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則所向必捷矣。

三賓

夫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共議得失。以資將用。有思若懸泉。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碩才者。此萬人之望。可以爲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若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也。可以爲次賓。有多言或中。薄能小奇。此常人之能。可引爲下賓。

設應

若乃圖難於易。爲大於小。先用賞。後用刑。此用兵之妙也。師徒已列。戎騎交馳。強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降。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相對。成敗各分。彼傷我死。此用兵之下也。

便利

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晴明無隱。利以勇力。臨途深草。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大風暗昧。利以搏前擒後也。

應機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與於此乎。見機之道。莫大

於不意。故猛虎失險、童子曳戟而追之。蜂蠆入袖、壯夫恂惶而生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揣能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

螫蟲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恃其備也。所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兵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鬬不勇。與無將同。

地勢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積石。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坡。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參。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

情勢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智而心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智而心緩

者可襲也。

擊勢

古之善將者。先探敵情。然後圖之。師老糧絕。百姓愁怨。人多疾疫。計不先設。器械不修。卒不習練。外救不至。途遠日暮。士卒勞倦。將薄吏輕。懈不設備。進不暇陣。陣而未定。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踰津越河。旌旗散亂。將士相違。戰勝而驕。行陣失次。兵疲而驚。大軍雖給。而衆未食。自行自止。或前或卻。擊之無疑。若上虔下惠。信賞必罰。陳力就列。任賢使能。師恭而禮。甲兵堅利。糧備有餘。政教不虛。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人有此。引而辟之。

整師

夫出師行軍。以整爲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節。左右應麾。與之安。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也。

勵士

夫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言。則士無不死矣。畜恩不倦。法令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

夫聖人則天。賢人法地。智者循古。驕者毀至。慢者禍及。多語者寡信。自奉

者少恩。賞無功者離。罰無罪者怨。喜怒不常者滅。

戰道

征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廣火鼓。利用短兵。巧在奇伏。或發於前。或發於後。聚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後。先廣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堠。偃戢旌旗。時節金鼓。令敵人無所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在勇鬭。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以衝之。持短兵以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簡練習之士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發強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衞之。順其流以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銜枚。出其不意。或多以火鼓。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

夫用兵之道。要在和人。人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吏卒相猜。士戎不附。忠謀不納。羣小暗議。謗慝芽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能取勝於匹夫。況其衆乎。故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矣。

察情

夫兵起於情。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高而銳者車來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卑而益備者進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思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幣

重而言甘者。誘我也。

將情

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米未炊。將不言饑。軍火未然。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熱。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重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是也。匹夫操兵之權。制之以法令。威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是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也。

東夷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鬬。依山塹海。憑險自固。若君臣和睦。黎民安樂。不可圖也。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修德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尅也。

西戎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鬬難敗。其積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伺之以內亂。則可破矣。

南蠻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叛。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

東至泮海。產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瘴疫。利在疾鬭。不可久師也。

羗狄

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自引去。長山廣積。足以自衞。饑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爲務。未可以道德綏之。未可以兵革服之。漢不與戰。其略有三。漢軍且耕且戰。故疲而怯。狄騎且牧且獵。則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鬭。此其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狄長於騎。日行倍之。漢逐狄則運糧負甲而隨之。狄逐漢。則長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狄戰多騎。爭地之形勢。則騎與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而禦之。廣公田而實之。練士卒以防之。多方策以誤之。候其隙以間之。乘其衰以擊之。則國不費而狄已尅矣。人不疲而狄已靜矣。

遺事

雍闓亂

後主初。益州大姓雍闓。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闡爲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際。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諸葛丞相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

巂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蜀郡常頎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曉諭闓。闓答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頎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姦狀。褒因殺頎爲亂。益州蠻復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蠻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蟎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蠻以爲然。皆從闓。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蠻。

建興三年。春。侯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壘守。侯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幷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爲王。侯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之於南中。分建寧越巂置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又分建寧牂牁置興古郡。以馬忠爲牂牁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蠻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蠻。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蠻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蠻漢部曲。侯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

夏。五月。侯渡瀘進征益州。生擒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何如。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侯以方務在北面。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

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蠻漢亦思反善。侯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爲建寧。以李恢爲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以上俱華陽國志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八族種類滋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散居谿谷。分爲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各號爲詔。蠻語爲詔爲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些詔。其六曰蒙雋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爲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蠻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位于蒙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亦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楊升菴滇記

作圖譜

蠻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蠻也。蠻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爲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蠻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蠻經。與蠻爲姓。曰遑耶。諸姓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蠻或爲報仇。與蠻至厚者。

謂之百世逞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武侯乃爲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華陽國志

關古路

中州連滇有三路。自邛雅。建昌。會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秦常頞略通五尺道。武侯南征。乃大闢焉。唐曰姚嶲路。起瀘州。泝永寧。走赤水。達曲靖。曰西路。唐天寶中。出師伐南詔。亦由此進。至元世始開郵傳。今因之焉。出湖藩。轉辰沅。經貴州。曰東路。肇自莊蹻。立傳則自國朝始也。東路由大江。捨舟首程曰公安。六亭。而達孫黃道。經故孱陵縣。遺蹟存焉。孱陵罐子。皆十里而遙。樹多女貞。多貴竹。楊升菴滇記

評張溫

張溫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蜀甚貴其才。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

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丞相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漢吳盟辭

遣衞尉陳震慶權正號。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凉。冀。兗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始於董卓。終於曹操。及操子丕。桀逆遺醜。偷取天位。而叡么麽。尋丕凶蹟。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衞。先分其田。斯其義也。諸葛丞相德威遠著。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

圍陳倉

侯引兵出散關。圍陳倉。起雲梯衝車以臨城。魏將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侯乃更爲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侯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會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擊斬雙。

測吳

斜谷之事。司馬懿使二千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武侯使問之。答

曰。吳朝有使至請降。武侯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須詭誑如此。

始以木牛運

九年。春。丞相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懿拒侯。張郃拒平。侯慮糧運不繼。設三策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黃土。時懿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恐運漕不給。書白侯宜振旅。

辟賢

辟尙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勳爲掾。南陽宗預爲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爲別駕。犍爲王梁爲功曹。梓潼杜微爲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費禕。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爲侍郎。贊揚日月。

關三龍

李朝。字永南。弟邵。字偉南。南鄭人也。王士。字義疆。從弟甫。字國山。文表諸弟也。先主領牧。朝爲別駕。群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後丞相亮府辟西曹掾。亦有文才。兄弟三人。號三龍。士歷宕渠犍爲益州太守。甫會言議。□人流矣。稱自綿竹令爲州右職。

楊戲

楊戲。字文然。少與巴西程祁。巴郡楊汰。蜀郡張表並知名。戲毋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識之。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

疑。號爲平當。

何祗

何祗漢成都令時。郫闕令侯以祗兼之。人不敢欺。

陸遜

吳主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主常令陸遜語侯。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侯書。嘗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

孫權送象

江表傳曰。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使勞問之。送馴象一頭。

賜錦　楊顒直諫

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錦各千疋。諸葛軍令云。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侯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侯謝之。及顒卒。侯垂泣三

曰。

葛巾　羽扇

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衣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各隨其進止。宣皇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今成都出羽扇。攢雜鳥毛爲之。葢其遺制也。裴氏語林

巾幗

武侯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女子未笄之冠。蜀中名曇籠。葢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幗音慣。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楊升菴

連弩

本傳載侯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按魏氏春秋云。侯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謂之連。則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前葢有此弩。至侯而有所損益於其間耳。考史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盧鈞節度四川。爲大擔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羊鴉。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爲摧山弩。即侯所謂元戎也。今具其法如此。

鑄刀

侯嘗欲鑄刀而未得。會蒲元爲西曹椽。性多巧思。因委之。於斜谷口鎔金

造器。特異常法。刀成。以竹筒密納鐵銖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薙水芻牧。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別傳

書劍

刀劍錄曰。蜀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先主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羽張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作風角處所。

琴經

琴經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十三徽所象之意。中興書目

兵書匣

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凡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顧璘

翊日而市

崇寧縣。昔武侯以蜀胜脆。令隣邑翊日而市。唐中丞吳行魯建德碑

龐德公娶諸葛小姊

司馬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娶諸葛孔明小姊。楊去奢

分事三國

侯兄瑾。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具麪

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婦具麪。須臾而具。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求傳此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

火濟

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諸葛公戍兵

滇蠻者。十年前。大理馬至橫山。此蠻亦附以來。衣服與中國略同。能通華言。自云諸葛公戍兵。俱桂海虞衡志

曹叡土功

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諸葛武侯死。乃大興宮室。晉士爕所謂釋楚爲外懼者。此也。魏誌

賴厷

先主定益州。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常。後其子厷爲丞相西曹令史。隨於漢中。早夭。侯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

張遵

張遵。飛之孫。苞之子。尙書郎。同諸葛瞻引軍拒鄧艾。死於綿竹。

八陣圖

諸葛武侯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怪也。東坡

侯時小史

桓宣武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餘歲。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云。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殁後。不見其比。

紀功碑

史萬歲征寧南蠻至南中。行數百里。見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破三十餘部。諸蠻請降。於是勒石頌德。隋書

弩箭鏃

神僧傳云。梁將王綝與陸法和守巫峽。軍次白帝。法和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

龍州廟

龍州武侯廟。在宣尉司東一百八十里。初州人以鄧艾嘗經於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祀仇讐而忘父母。

曹彬

蜀古蹟記云。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覩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頹敗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驚視之。石有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祀之而去。按此古昔武侯祠也。天社任淵記云。昭烈廟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是矣。今武侯祠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者。不知何代增設。

瀘水

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誡曰。非貢獻進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適。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幷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蠻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

宋高宗

宋高宗手書曹操。諸葛。羊祜。三事賜岳飛。

南定樓

南定樓在瀘州治內。宋郡守晁公武建。取出師表中語爲名。陸游詩。行遍

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渡瀘遊。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

渡瀘圖

房從眞成都人。工畫人物蕃馬。事王建爲翰林待詔。嘗於宮中畫諸葛武侯渡瀘水圖。甲馬如生。兼善潑筆。鬼神有寧王射獵。陳登斫鱠等圖傳於世。

後身

唐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南康皋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速自來。以敝席坐於庭中。既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請衆僧祝願。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耳。吾師何言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此諸葛武侯之後身耳。今降生於世。將爲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劍門。與爲善友。故不遠而來。此子他日作劍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字焉。後韋皐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果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二十一年。卒謚忠武。

古鼎錄

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克漢。鼎置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永安。紀行軍奇變。又鑄一鼎於成都武檐山。名曰受禪鼎。又一鼎於劍口山。名曰劍山鼎。竝小篆書。皆武侯迹。

諸葛武侯斬王雙還定軍山。鑄一鼎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於永安。皆大篆書。又於玄武郡金山鑄二鼎。一大一小。武侯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者。故鎮之。梁虞荔古鼎錄

卷九

遺蹟

隆中故宅

侯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晉永興中。鎭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侯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椽犍爲李興爲文。見碑記

隆中書院

隆中山。襄陽縣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諸葛武侯隱居地。一統志

讀書亭

蓮池在沔縣治北。其畔有武侯讀書亭遺址。每遇花時。縣人遊玩。一統志

讀書臺

諸葛相蜀。築臺以集諸儒。兼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在章城門路西。今爲乘煙觀。杜光庭錄異記云。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有古井。井內有魚長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或取魚。水必騰涌。相傳其井有龍矣。寰宇記

墨池

臥龍墨池。沅江縣西三十里。烏龍寺內。俗傳漢諸葛武侯滌墨於此寺。因舊名臥龍。常德府志

諸葛宅

諸葛宅在石鼓山。漢昭烈牧荆州時。侯駐臨烝。調賦以供軍實。後廟食於此。宋重建。張栻爲記。衡州府志

諸葛井

隆中諸葛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云。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又有三顧門。宅西有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爲梁父吟。因名此爲樂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又爲宅銘。葛井。襄陽縣東二十里。荆州記諸葛宅有田卽此。諸葛井。益陽縣東南二里。相傳蜀諸葛武侯所鑿。

諸葛井。在大慈寺西里許。自上窺之。祇見其三邊。更一邊。不知其際涯也。昔孔明鑿此以通井絡王氣。俗傳有人入井。聞其中有鷄聲。方輿勝覽 大慈寺在華陽西南五里

武侯壘

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廻隔難解。水經註

太城

成都府成都縣太城者。南門城也。張儀司馬錯所築。諸葛武侯以丞相開府領益州牧。故晉益州刺史治太城。其制因之。蜀名勝志

古城

古城在樂經縣西五里。侯征南屯兵於此。唐李德裕增築。雅州

臥龍巖

臥龍巖。黔陽縣南四十里。傍爲諸葛武侯古城。其洞廣數十步。深數里。石壁如飾。泉湧不竭。有石竈二。相傳武侯駐兵處。

古土城

名山縣本志云。東北三十四里古土城。周七十二丈。乃武侯征蠻所築。遺址見存。

諸葛城

諸葛城。公滋縣西五十里。高山上。相傳武侯征南時築。址跡猶存。

武侯城

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諸葛所築。壕塹故壘存焉。又有武侯戰場。在安靖新寨。

武侯城。在臨安都司城南三十里瀘水東。侯所築。所謂五月渡瀘處。瀘州。卽擒孟獲之地。

三交城

三交城。在寶鷄縣西四十里。魏司馬懿與侯相拒於此。築城。

西樂城

漢中郡西縣。後魏置嶓冢縣。隋爲西縣。故西樂城在縣西南。武侯所立。甚險固。墓在縣東南。以上俱一統志

臥龍岡

臥龍岡。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前有井。青石爲牀。有汲綆渠百十道。數不能眞。其下平如掌。卽公躬耕處。舊爲祠以奉之。元至大中建書院。程鉅夫作記。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而移之。宣德中。有司復新其廬。塑其像。春秋祭祀。前代碑文俱存。又南陽縣東北博望鎭南隱山頂上。亦有武侯廟。襄陽府志

臥龍山

臥龍山南漳縣東五十里。相傳諸葛武侯耕南陽時嘗遊此。

葛山

葛山諸葛屯營。因名有武侯廟。

祁山

祁山在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武侯率諸軍攻之。縣又有南北蚜。二蚜有萬餘家。侯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瞻其丘墟。信之爲殷矣。卽此漢水北。連山秀舉羅峯競峙。祁山在嶓冢之西。山上有城。極爲巖固。昔諸葛武侯攻祁山。卽此城也。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溪徑委迤。山高巖嶮。九州之名岨。天下之奇峻。

撥旗山

瀘州撥旗山。諸葛武侯樹旗于此以誓師。以上俱一統志

相公山

耒陽縣東北四十里。有相公山。侯嘗駐兵於此。因名。

火烽山

火烽山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公嘗會於此置烽火。潼州府志

箕山

箕山在褒城縣北十五里。山有秦王獵池。及內穴道人谷。諸葛公遣鄧芝趙雲等出箕谷。卽此。

輿勢山

輿勢山在泮縣北二十里。山形如盆。外甚險。盤道以上。諸葛公嘗戍於此。後魏輿勢山以此名。

鐵山

周地圖云。蒲亭縣有鐵山。諸葛侯取爲刀劍。宇文度封鐵山侯卽此。

侯計山

侯計山在耒陽縣東七十五里。山有七十峯。上有仙人亭。觀音閣。亦名侯憩山。謂諸葛武侯嘗於此憩息籌計兵事。

銅鼓山

銅鼓山在威清衞城西四十五里。相傳漢諸葛侯征南。於此獲銅鼓。

會軍山

會軍山。潼川治東南一百六十里。漢昭烈入蜀。武侯張飛路地至此。百姓

以牛酒犒師。故名。

諸葛山

諸葛山。在通海縣東南三里。侯南征。駐兵於此。

孟山

孟山在榮經縣東二十里。諸葛擒孟獲處。

朱提山

叙州朱提山西五十里。山插銀漢。諸葛書曰。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食。

定軍山

定軍山。在沔陽縣東南十里。兩峯對峙。漢昭烈於此山下作營。斬魏夏侯淵。山有諸葛巖。上有兵書匣。其山壁立萬仞。非人跡可登。其下有八陣圖。又有督軍壇。鄉人云。每陰雨時。上有擊鼓聲。侯之薨也。遺令葬于其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壟。惟深松茂栢。攢蔚川阜。莫知墓營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侯宿營處。有廟。

鍾山

建康東北十里。有鍾山。舊名金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焉。故號曰蔣山。諸葛亮以爲鍾山龍盤。卽蔣山也。以上俱一統志

定遠諸葛營

諸葛營在定遠縣西一十里。侯討南中過嶲州。於目直睒北傍山下築營蠻稱望子洞基址尚存。楚雄府

靖州諸葛營

諸葛營。靖州西。武侯撫谿洞諸蠻。駐此。

黔陽諸葛營

諸葛營。黔陽縣有四。一渡頭。一原神鄉。一安江。一托口。武侯撫綏谿洞諸蠻。駐兵於此。營壘存。

宜艮諸葛營

諸葛營。在宜艮縣南小石嶺。諸葛亮嘗營于此。又名諸葛峒。以上寰宇記

永昌諸葛營

諸葛營。在府城東南一十里。其東嶽堰內一土墩。周迴三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潦不沒。俗爲武侯旗臺。永昌軍民府志

涪水諸葛營

渭川王讓記略云。西絕涪水。有山曰柏下。諸葛公營壘在焉。而喬木婆娑者。蔣公琰萬秋之宅。鍾士季之所嘗致敬也。

龍透關

龍透關。在嘉定州南七里。世傳爲諸葛公所立。其南七十里爲安遠寨。亦公征蠻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爲寨。

沔水東逕樂山北。昔諸葛亮好爲梁父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爲名。水

經注

石鼻寨

石鼻寨。在寶鷄縣東四十里。侯所築以拒郝昭。一名石鼻城。

諸葛寨

諸葛寨在長官司西。

諸葛寨。在德安府羅陂村。舊傳武侯所立。

保子寨

敘州保子寨。納谿治西十里。世傳武侯征南。屯兵於此。

諸葛壘

諸葛壘在秦州東二里。俗謂下募城。傍有司馬懿壘。俗謂上募城。魏太和中。諸葛武侯攻天水。詔懿拒之。此其壘也。

駐軍山

漢陽山北八十里。諸葛平西南蠻。駐軍此山。

駐兵處

董王臺。石首縣北五十里。相傳董允與諸葛武侯駐兵處。

屯兵處

萬乘湖。石首縣東四十里。相傳諸葛武侯屯兵於此。

籌筆驛

籌筆驛在廣元。武侯出師。嘗駐於此。以上俱一統志

棊盤嶺

棊盤嶺。在府城南五里。相傳諸葛宴兵肴棊於此。有石盤。廣六尺。棊痕尚存。寶慶府

容裘谷

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羣獠。諸葛公築以防遏。

相公嶺

滎經縣本志云。滎水在城北。一出相公嶺。一出番境。經水在城南。一出瓦屋山。一出改丁河。一出汶川。按相公嶺者。以諸葛丞相征蠻所經也。改丁河源出黑石。汶川源出邛崍。馬耳滎經水北流。即武侯七擒孟獲之地。上有廟。以上水經註

將軍池

將軍池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諸葛嘗駐兵於此。順慶府志

龍觀亭

方輿云。萬勝岡在州西。有龍觀寺。其趾曰百丈山。自邛崍或起或伏。環遶州治。本志云。諸葛武侯擒孟獲。旋師至此岡下。人聚觀之。因建亭于上。爲龍觀亭。

望軍頂

邛州西百里石盤戍。俗呼爲望軍頂。昔諸葛武侯駐軍于此。

黃沙屯

漢水北出遠山。山谷邃嶮。人跡罕交。谿曰五丈谿。水側有黃沙屯。諸葛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水經註

瀘水

武侯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卽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爾。沉黎古志。武侯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郤。據沉黎志。武侯所渡。當今之左郤也。瑟琶一作風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楊升菴

寶山

勝覽云。寶山在瀘州城南。初名堡子山。爲巡檢廨。陳公損之。移廨山西。建堂其上。袁公說友榜其堂曰。江山平遠。易堡子爲寶山。大書揭之。下瞰城郭。萬瓦鱗集。兩江合流。郡國志。一名瀘峯。山高三十丈。地多瘴。三四月渡之必死。唯五月上旬渡之卽無害。故諸葛云。五月渡瀘也。李埴西山堂記云。以常璩華陽國志及辛怡顯雲南錄考之。諸葛渡瀘。乃在越嶲之地。非瀘之寶山也。

黑水

黑水在城固縣西北。諸葛公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

瀘津水

瀘津水東逕不韋縣北。兩岸皆高山。瀘峯最爲傑秀。孤高三千餘丈。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特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武侯表言五月渡瀘。幷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在水浚急而多巉石。土人以牛皮爲船。方渉津涘。水經

馬湖江

寰宇記云。馬湖江。從州西南流出東郭。與蜀江合。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則此水之上流也。

僰溪

僰溪。南溪縣西六十里。昔武侯南征。僰蠻于此歸服。又名服溪。舊志云福溪。寰宇記

征蠻故道

華陽國志云。有漢水入延江。本志云。漢陽山在縣北八十里。漢武通西南夷。自此山之南皆漢地。故云。諸葛武侯征蠻過此。今崖壁上鐫武侯征蠻故道。六字猶存。縣有順應廟。乃祀馬謖者。

大諸葛堰

大諸葛堰。在永昌府城南一十五里。其東有東嶽堰。及小諸葛堰。皆有灌溉之利。永昌府志

湔堰

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撿。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作三石人於白沙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腰。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爲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俗謂都安之堰。亦曰湔堰。又謂之金堤。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堤者也。諸葛北征。以此堰農大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李膺記云。玉女房。鑿山爲穴。深數十丈。中有廊廡堂室。屈曲殆若神功。非人力矣。

七星關

七星關。七星橋記云。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又有滇海曲云。神禹導河雙洱水。武侯征路七星關。楊升菴

劍門關

劍門關。在劍州北境。大劍山至此。兩壁削聳。有隘束之路。侯因立爲劍門。後姜維退守以拒魏鍾會。卽此。

斜谷關

斜谷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卽侯出師處。一統志

木門

木門。在秦州西南九十里。魏張郃追諸葛公。於此中飛矢死。鞏昌府志

赤阪

赤阪在洋縣東二十里。其土色赤。魏司馬懿寇蜀。漢建興五年，丞相出屯兵漢中。築城於城固，駐兵於赤阪，卽此，

郁鄢戍

寰宇記云。宜賓縣本漢南安縣地屬犍爲郡。諸葛南征。于此置郁鄢戍。後改爲郁鄢縣。

石樓

邛州沉黎縣。卽侯征蠻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蠻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九州記

相公潭

邵水。在寶慶府城北。源出邵陽縣龍山。經馬鞍山諸葛武侯廟下。號相公潭。深不可測。流至此。合資水。

狠石

京口有石如羊。謂之狠石。諸葛武侯嘗坐其上。與孫權議拒曹操。志 狠石有十字斷痕。先主與孫權私卜所斷也。孫劉同獵醉。各據一石羊。後名石羊巷。

永安宮

永安宮。府學宮地。先主征吳。還至白帝。改魚復爲永安宮。居之。明年崩。諸葛受遺於此。以上一統志

劉琦臺

劉琦臺。襄陽縣城東二里。卽劉表子琦。與武侯謀自安計。登樓去梯處。襄陽府

八陣圖磧

水經云。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註云。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尺。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荊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週廻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棊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汲。冬水退。復依然如故。八陣圖下。東西三里。有一磧。東西一百步。南北廣四十步。磧上有鹽泉井五口。以木爲桶。昔常取鹽。卽時沙壅。冬出夏沒。劉賓客嘉話錄云。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涌滉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已六七百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高似孫緯略曰。八陣圖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塡石爲規。前障壁門。後倚郤月。縱八橫八。魁容

二丈。內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徙華變滄。不足以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轟載舂。知幾何年。曾不一仄。是非天所愛。神所儆者歟。詩林載晉桓溫伐蜀。觀八陣圖詩云。訪古識其眞。尋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仍顧謂從事曰。此常山蛇勢也。諸葛八陣磧。在夔城者。江沙上碎石行列。如引繩春。冬時見。夏秋沒於水。然江漲卽浮磧上數十丈。比退而陣石如故。

八陣圖有三處。一在新都牟彌鎭。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夔州。六十有四方陣法。一在碁盤市。一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寰宇記云。八陣圖在縣北三十里彌牟鎭。蜀志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李膺益州記云。稚子闕北五里。有武侯八陣圖。土城四門。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爲行。魁方一丈。高三尺。緯略曰。八陣圖在新都者。峙土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也。

武侯塔

姚安軍民府東山。在府城東十里。一名飽煙蘿山。其西有武侯塔。相傳公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塔於上。

武侯塔。長寧縣東。諸葛所建。以誓蠻戎者。

諸葛洞

諸葛洞在龍州宣慰司治南。石崖屹立。傍有石洞數丈。相傳諸葛公征九

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設一床。懸粟一握以秣馬。後遂化爲石床石粟。至今猶存。

萬里橋

萬里橋。亦名篤泉橋。橋之南。有篤泉矣。蜀使費禕聘吳。武侯餞之曰。萬里之行。始於今日。故曰萬里橋。唐岑參有萬里橋詩。

武侯橋

保寧府有武侯橋。

七縱橋

七縱橋。在孟山下。相傳因諸葛擒孟獲而名。

兵書峽

兵書峽。相傳諸葛武侯藏書處。

兵書臺

通道縣。有武侯兵書臺。以上寰宇記

平羌江

方輿云。平羌江在州城北。源出西徼。遶西北郭。謂武侯平羌戎於此。雅州志

朝眞觀

魏了翁朝眞觀記略云。出少城西北爲朝眞觀。觀中左列有聖母仙師。乘烟葛女之祠。觀西有武侯祠。是侯故宅也。故老相傳侯有女子宅中。乘雲輕舉。唐天寶元年。章公始更祠爲觀。奏名乘烟。蜀中志

赤甲戍

華陽國志。延熙二年。馬忠定越巂。置赤甲軍。常取涪陵之民。丞相諸葛亮。亦發勁卒三千人。爲連弩士。按志有赤甲戍。與黃草峽相近。在李渡之上。闤市之下。杜甫詩云黃草峽西舩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即此地也。

赤崖

赤崖在府城西。侯與兄子瑜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云云。劍門關棧閣相望。顏師古曰。棧即閣也。按史記蔡澤謂范雎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坐制諸侯。棧道千里。通于蜀漢。華陽國志云。諸葛相蜀。鑿石架空。始爲飛閣以通行道。如此。則棧閣爲二矣。水經註

老人村

方輿勝覽灌縣有老人村。在大面山之北。昔人避難其中。多享年壽。故名。或云濳夫張不羣。入山採藥。浹旬不返。見一叟。致敬而問。答曰。本丞相范賢之裔。知李雄之詐不永。挈吾輩居此。爲終焉之計。圖經云。即老澤也。在青城北百三十里。昔諸葛武侯遷羣獠于山下。故名。

五丈原

五丈原。在郿縣西三十里。又云在岐山縣南。諸葛公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兵於此。有落星村。即長星墜營處。上有諸葛祠。元時建。

石碑

石碑。耒陽縣東五里。武侯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歲久字不

可辨。又相傳武侯立石誓蠻云。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於右。至宋狄青破儂智高回。立碑其右。後爲雷轟。惟存斷碑。橫仆其側。以上天中記

諸葛峒碑

諸葛營在宜良縣南小石嶺。侯嘗營於此。又名諸葛峒中。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公石刻文曰。碑即仆蠻爲漢奴。蠻畏誓。嘗以石搘拄。一統志

僰道武侯碑

魏鶴山集有僰道諸葛武侯碑。又有咎馮叙州邦佐謝武侯廟碑啓。本志云。府城南姜維屯。一峰突起。高千仞。其頂平。相傳姜伯約于此駐軍。

行廟碑

諸葛武侯行廟碑。在興元府固縣西。唐貞觀十一年置。

武侯碑

諸葛武侯碑。在昭烈帝廟中。長慶四年。裴度撰。柳公綽書。成都武侯碑陰記。集古錄云。唐崔備撰。元和二年武元衡刻。及其寮屬。題名於武侯廟碑陰。成都府

蔡山

蔡山。在瀘州城東五里。舊傳諸葛侯於此夢見周公。助以陰兵。因立文、憲王廟。又名周公山。李燾詩。巖巒最高頂。雲氣時蔚薈。彷彿羣仙宅。宮闕輝珠貝。

文學講堂

寰宇記。文翁立文學講堂。一名周公禮殿。按雲南志。武侯征西南。夢見周公。勑所在祀周公也。

黃陵廟

黃陵廟。夷陵州西黃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水。諸葛武侯建祠。一名黃牛廟。又名靈感廟。

武侯墓

武侯墓在沔陽縣東南十里。又東南八里亦有祠。保寧府志

武侯廟

武侯廟在黎平府城南隅。黎平府志

通志云。瀘州寶山之瀘峯。有武侯廟。每歲蠻人貢馬。相率拜于廟前。宋劉光祖詩云。蜀人所至祠遺像。蠻徼猶知問舊碑。

武侯廟在府城南一十里。諸葛擒孟獲。屯營于此。民懷其德。立廟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爲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元揭傒斯有詩。永昌軍民府志

八陣廟。在新都治二十里。卽武侯祠。前有八陣遺跡。

諸葛廟。均州房縣西長望川。

諸葛武侯廟。景陵縣白湖村。

諸葛廟。雲夢縣北二十里。

諸葛武侯廟。公安縣西孱陵街。至元戊子。邑民李鎧建。

諸葛武侯廟。在襄陽縣伏龍山。唐封武靈王。宋賜英惠廟。加號仁濟。一方感祀焉。襄陽府

諸葛武侯廟。寶慶府邵陽縣東南二里。宋淳祐中建。

諸葛武侯廟。武岡州右。宋淳祐中建。

方輿勝覽云。武侯廟在府西南二里。今爲乘烟觀。孔明表云。薄田十五頃。桑八百株。卽此地。孔明初亡。百姓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上。李雄稱王。始爲廟於少城內。桓溫平蜀。隤少城。獨存武侯廟。後封武興王廟。至今祠祀不絕。

武侯廟。在司城北三里。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鼎新榜。曰天威廟。又作二室。塑唐韋皐李德裕像。

諸葛武侯廟。在府城東南隅。銅仁府

先主廟。在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侯廟。唐杜甫詩。先主武侯同閟宮。本朝洪武初。合廟祀之。成都府志

武侯廟。在太原府太谷縣咸陽谷。

忠賢堂

忠賢堂。夔州府治內。初名歲寒。宋慶曆中。建取嘗經遊此地者。屈原。諸葛亮。嚴挺之。杜甫。陸贄。韋昭範。白居易。柳鎮。寇準。唐介。十人。畫像於堂中。外栽修竹。林栗有記。王十朋詩。六月修筠帶雨移。丁寧護取歲寒枝。十賢清節高千古。不是此君誰與宜。一統志

開濟堂

方輿勝覽云。武侯廟在八陣圖之臥龍山上有堂曰開濟堂。何耆仲小記云。堂閱歲久垂壓矣。淳熙疆圉作噩濱山。何耆仲假守舉而新之。因訪舊本重肖侯像。摘老杜兩朝開濟老臣心之句以字堂。巫山尉任份來董事。春二月乙亥落成。夔州

武侯祠

諸葛武侯祠。東安縣西。

廣德寺

廣德寺。在隆中書院傍。唐時建書院。祀武侯。以寺僧主之。明成化中重建。

諸葛祠

夔州臥龍山。府治東北五里。上有諸葛祠。因名。有泉極清冷。

懷古樓

懷古樓。綿竹縣東。隆慶初。建祀諸葛瞻父子。紫巖南軒二先生。

銅鼓

萬曆元年。四川巡撫曾省吾。蕩平九絲城都蠻。俘獲諸葛武侯銅鼓九十三面。擇有聲者六十四面以獻。疏略云。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審阿大王等。執稱鼓有剝蝕。又聲嚮者為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卽得雄視一方。僭稱王號。每出劫。擊鼓高山。諸蠻頃刻雲集。集則椎牛數十頭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益以鼓為靈。

臣等細觀所鑄。皆奇文異狀相錯蟠。僅可辨者。雕螭刻鷺。間綴蝦蟇。其數皆四。縉紳父老云。諸葛製以鎭蠻。若曰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

諸葛鼓乃銅鑄者。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敞口大。約若今楂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紋。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有聲如鼓云。置于水擊之。其聲更鉅。

銅鼓交趾服役。有頭飛獠子。赤裩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好飲酒擊銅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鉦也。

石鼓

夔州府江岸。與八陣圖相對。有石鼓。世傳武侯教戰之鼓。夔州志

歸家磚

侯初平蠻。徹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詔衆各與一磚。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枕此而臥。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營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卽其後也。

銅釘

太華山。是滇西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鎭之。每一釘拔。則蠻必有變者。此彼瀘幾時勾當作事。眞有神耶。

遺釜

孫黃驛七亭而達順林陂。於塔岡坦於順林望。皆烟篁繞水。田羅塢樟。庄

皆十里而遙。山多荒茅亭卒吹錫以竹以代銅鉦。順林驛六亭而達澧州。
絕灣水。水清徹。產蠃蚌。巨者象盤。岸有諸葛遺釜二。有澧陽橋。遇仙橋。有
車胤故里。有屈原祠。蘭江驛。實枕澧水。

七星三鐵錞

隋僧蜀郡福緣寺釋僧淵。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欲於南路駕飛橋。昔諸
葛公指二江內。造七星三鐵錞。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錞。擬打橋柱。
用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錞自然浮水。來至
橋津。及橋成。又自投水。高僧傳

篇袖鎧帽

宋御仗有諸葛公篇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以賜殷者規。宋書

炊釜

楊愼曰。孔明炊釜。麻城毛柱史鳳詔爲予言。近日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
凉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卽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鄉民以爲中有寶
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亦異哉。瑞應圖曰。丹甑不炊而自熟。
玉鼎不汲而常滿。近此類乎。信侯之才藝。固后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
划車弩鷄鳴枕。不一而已。

饅頭

諸葛公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陰兵以助之。然其俗必
殺人。以其首祭。則神享爲出兵。公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麪。像

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爲出兵。後人由此爲饅頭。事初紀物

制服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尙有諸葛制服也。

白旄

魏略云。劉備性好旄。適有饋之牛尾者。備手結之。諸葛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耶。止結旄而已。備乃投旄曰。以忘憂耳。按韵實旄音毦。織羽爲衣也。諸葛亮與吳王書云。所送白旄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慚。

鷄鳴枕

齊諸記。武岡有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爲惟而碎之。見其中設有機局。以應夜氣。乃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篆隸鼎

書苑云。蜀先主常作三鼎。皆武侯篆隸八分。極其工妙。

低門

雲貴土官。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稍高其戶者輒禍。

冠帛巾

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傳爲諸葛公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今蜀人不

閒有服無服。皆帶孝帽。市井中人。十常八九。余嘗以重午登南樓。觀競渡戲。兩岸男女。匝水而聚。望之如沙城。有司卽嚴禁之。恬不爲止。滇小類談

諸葛禁地

明黃中允輝曰。陳三謨開府滇中。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一區。欲移幕府。剗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皆以鐵錮之。又白沙簰形勝稱最。而皆蠹蠻。陳詡之。往尋。籠絡已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

保券

先主寓荊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爲軍需。諸葛武侯作保。券至宋猶存。

剝米炊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穎剝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苦。弗獲居閒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

石筝

成都西金容坊。有石二株。舊曰石筝。前秦遺址。諸葛武侯掘之。有篆字曰。蠶叢起國之碑。以二石柱橫埋。中連以鐵。一南一北。無所偏倚。又五字。獨歇獨觸錮。時人莫曉。後范長生識曰。亥子歲獨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歇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獨字可記。主火災。辰戌丑未歲觸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錮字可記。主豐稔。後以年事推驗。悉皆符驗。見葛花谷

火井

蜀郡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矣。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併于魏。異苑

按華陽國志。臨邛縣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光。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煑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煑之。得無幾也。

大柏木

道家多作柏葉湯。常黠益人。古柏葉尤奇。今益州諸葛武侯廟中有大柏木。相傳是蜀世所植。故人多採收以作藥。其味甘。香於常柏也。

廟前柏

儒林公議云。武侯廟前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在焉。唐末漸枯悴。歷王孟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宋乾德五年。辛卯夏五月。枯柯再榮。時人異焉。三國迄今千二百餘年矣。新枝聳雲。枯幹並存。夭矯若虯龍。陸游劍南藁云。唐有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以爲手板。書於圖志。非誕至今。則此柏亦稱靈異。著聞極矣。

諸葛菜

巂州界緣山野閒。有菜大葉而粗莖。其根若大蘿蔔。土人蒸煑其根葉而食之。可以療饑。名之謂諸葛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蒔於山中。以濟軍食。亦猶廣都縣山櫪林。謂之諸葛木也。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取其

纔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煑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此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劉禹錫嘉話錄

白蓴

益州記云。緜竹東武山有江池。出白蓴。冬夏帶絲。肥美爲一州最。地圖記云。是諸葛武侯池中物。池是侯所鑿。宋元嘉中。刺史陸岩嘗取以獻。佁李膺有記

木牛流馬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四人推載十石。葢木牛流馬也。

八陣圖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土堆也。陳師道後山談叢

廻瀾塔

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廻瀾塔。萬曆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崇禎十六年。張獻忠破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宮殿曰。此不利於城。命毀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磚。至四五丈。得一石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折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江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建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見別刻武侯集

卷十

八陣

刻八陣圖舊序

東萊藍章

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嚴從謂其出于風后握機文以予言之。握機文乃依托爲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爲得于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于李靖問對者。亦阮逸之僞書也。圖之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復。一在南市。予嘗至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唯魚復者。迄今如故。予使人圖而觀之。六十四壘。布于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于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于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于圓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圓生。壁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于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手奉詔致討。督師駐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四隅。又變而爲八陣。縱橫開闔。鉤聯蟠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始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命武都

人龍正圖之。而註其左。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而臂運指。無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焉。一陰一陽。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孫武曰。鬬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能與于此哉。

藍公八陣合變圖說敘

維陽徐昂

諸葛八陣。昉于黃帝風后。而實得于心法。非專推演也。故其壘石于沙。縱橫皆八。其曰天衝地軸。天前衝後衝。地前衝後衝。與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之數也。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名曰却月陣。開闔作止。閒隙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衞于後。出八神速。應敵取勝者。此總圖之合歟。若其內外之分。爲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爲風揚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爲龍飛。爲虎翼。爲鳥翔。爲蛇蟠者。此八圖之變歟。合不自合而包含無盡。變不徒變而應敵無方。堅如盤石。觸之者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所以甘受巾幗之辱。而終不敢輕出以取敗也。武侯已矣。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復洲者。固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樹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師律提綱。具載圖說。而于總圖後。少却月陣圖。是無遊兵也。無遊兵何以取勝。而禦猝然之變也哉。東萊藍公。以大都憲典兵漢中。景慕武侯。遣使魚復圖其猶在之壘石而諦觀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日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復得

武都士人龍正者。諳練陣圖。與語脗合。深加賞識。遂命取小石。于廳事後。布以合之。起以變之。其合其變。應手而成。于是以其法。教諸將士。驗其可與有爲也。遂著之圖說。比舊加詳。而擺陣變陣之舉。實發所未發也。刊以成書。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無何精熟。敵愾之氣。十倍尋常矣。乃制爲衝陣之法。遴選勇銳以衝之。將士欣躍。思欲一逞。由是威武奮揚。屢戰屢勝。雖公之忠貞知勇。有過人者。何莫而不自八陣圖說中來。邪。若夫陣圖之說之用于方來。則亦存乎其人也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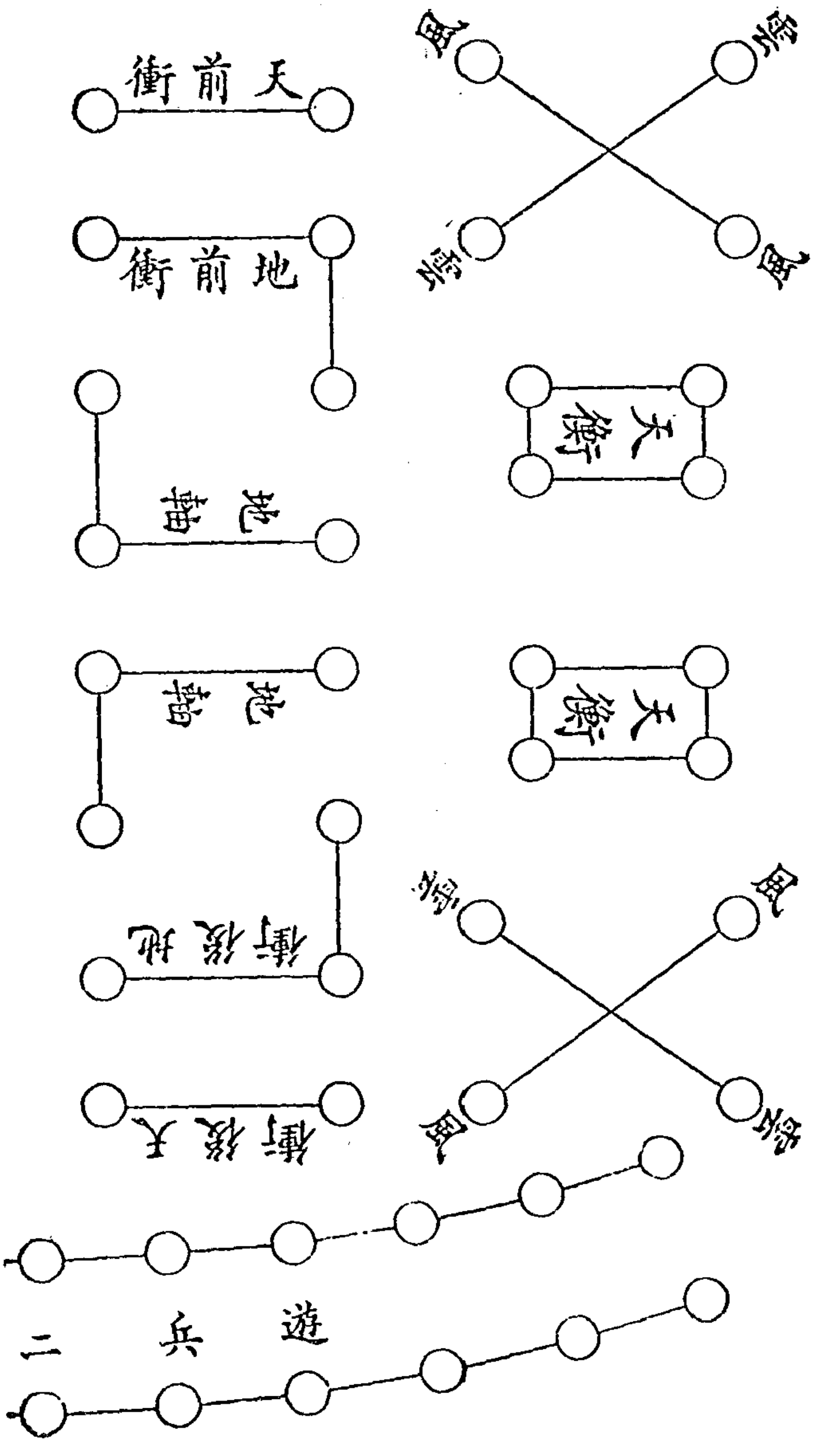
八陣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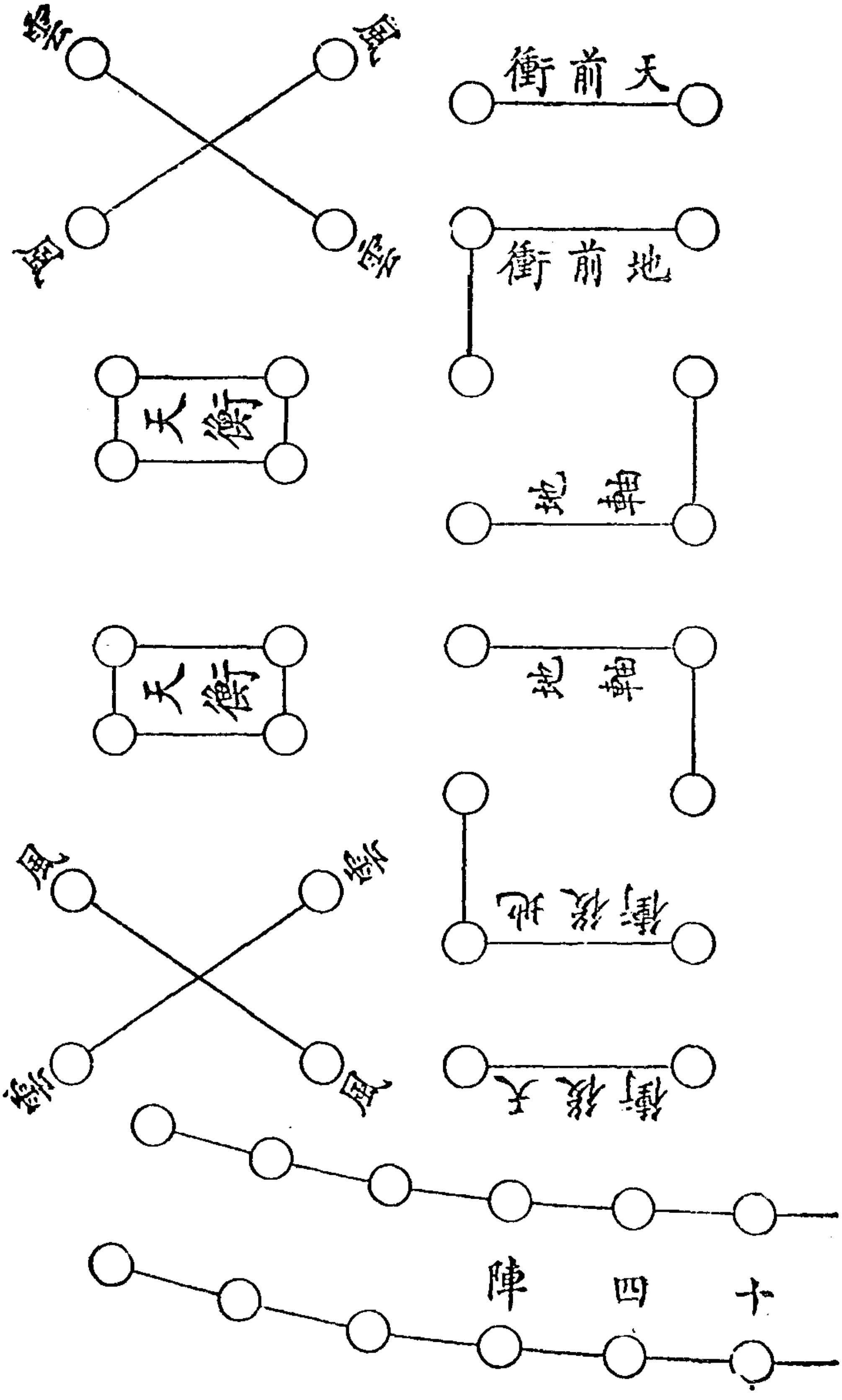
凡遇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以上。四隊合爲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爲一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爲一部。俱分兩層駐劄。聞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諭衆。不許喧講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哱囉響。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索馬。第二聲哱囉響。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哱囉響。點鼓。聞隊出緩行。一鼓一蹻。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磨旗三次。發喊三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官軍齊唱護護護三聲。喇叭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七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喇叭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陣又

間隊出。緩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突突突三聲。喇叭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為第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如前作勢。齊唱訶訶訶三聲。喇叭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為第四陣。中軍放起火三枝。點鼓。每陣皆間隊出。前行十八步止。各趨原分地方下營。左右前後。縱橫擺成行列。面俱朝外。金響止。戰聲。喇叭響。單擺開如陣總圖隅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喇叭響。發喊。摔鈸響。收隊。若欲銜演變陣者。先整前哨。金鼓旗二對。響器二副。金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摔鈸二箇。大銃四口。中軍金鼓旗旛如舊。聽本哨官入天陣內用。次中軍舉玄黃二色旗。為一變天覆地載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緩行布天陣。該地陣隊往北緩行布地陣。各至地界。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鑼鼓。急趨下營。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前作戰勢。齊唱護護護三聲。喇叭響。發喊。摔鈸響。收隊。中軍放起火三枝。二陣皆動。復回總陣。打得勝鼓。哱囉喇叭。號笛齊響。各歸原地。若再變陣。亦如前撥旗鼓響器等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舉五綵五暈二旗。則為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緩行布風陣。該雲陣隊。往東緩行布雲陣。其進止動盪。回營號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殺三聲。而再變陣。右哨官入陣。中軍舉

青白二旗。爲第三變龍飛虎翼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龍陣隊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但唱突突突三聲。其進止動盪號頭。皆同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二旗。爲第四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鳥陣隊往東北布鳥陣。該蛇陣隊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號頭皆與前同。

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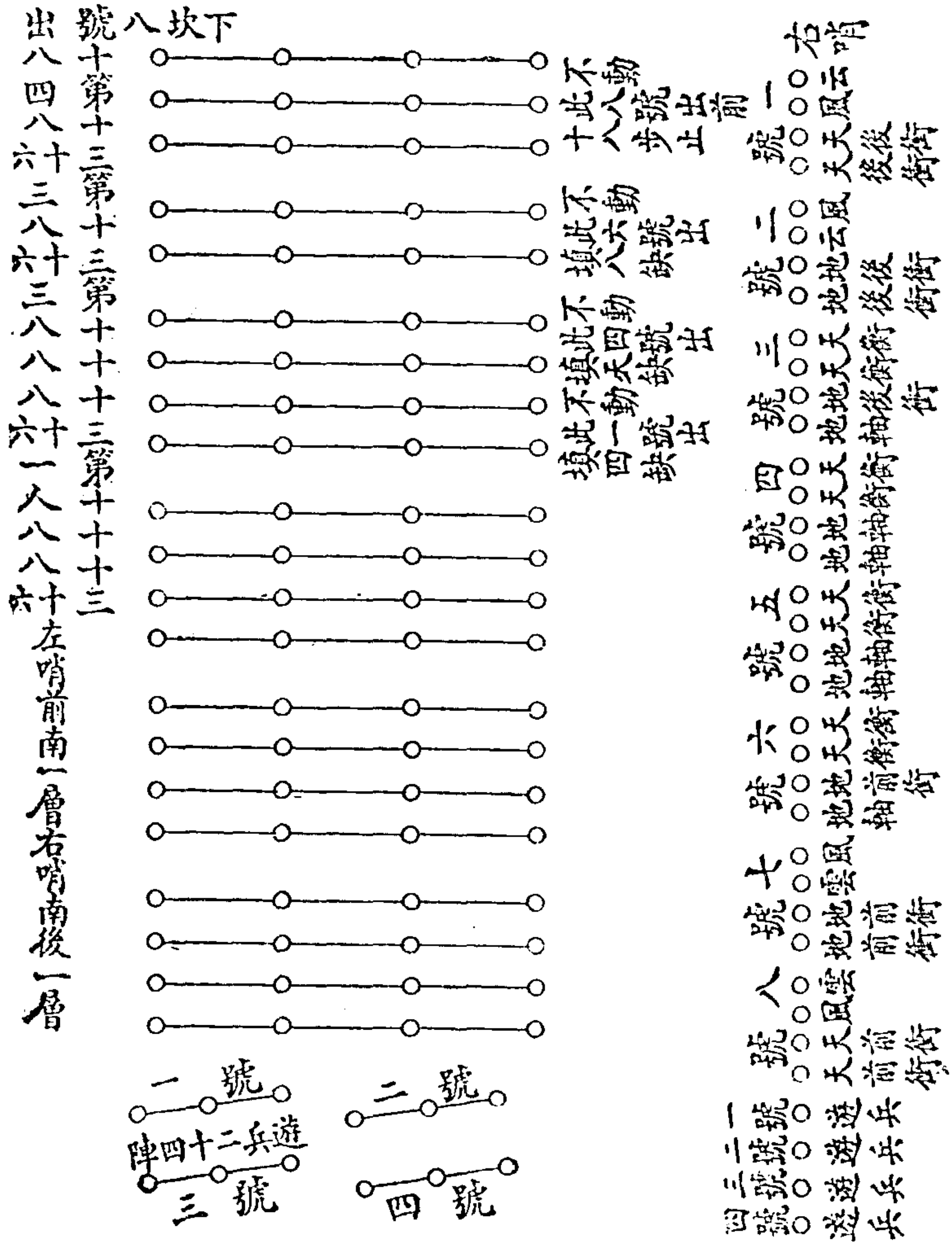

天前衝
地前衝
地軸
地軸
天衝
天衝
天後衝
地後衝
雲
風
雲
風
風
雲
風
雲
十四陣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武經總要凡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二官曰曲二曲曰部 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八卦之象生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故將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兩儀之象也左前十六隊左後十六隊右前十六隊右後十六隊四象之象也南八隊北八隊東八隊西八隊東南八隊東北八隊西南八隊西北八隊八卦之象也 遊兵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合圖遊兵環伏於後二層却月其義未顯惟變圖分爲兩哨左列十二陣右列十二陣宛然天道之周旋然則十四陣者對待之陰陽也二十四陣者流行之陰陽也易有交易變易之義而八陣有分合變合之精 所以五人爲伍、十五爲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慭於生成之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八隊爲一陣。有四百四十人。每隊以五十五人乘之 八陣爲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爲小成。可變兩也。每陣四百四十人乘之其却月遊兵不載爲即一變而爲天覆地載二陣回營巳畢又二變而爲風揚雲垂二陣回營巳畢又三變而爲龍飛虎翼二陣回營巳畢又四變而爲鳥翔蛇蟠二陣是也 八部爲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爲中成。八陣齊可變也。每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加遊兵一千三百二十八人以全隊出攻全隊留守南一部變天覆一陣北一部變地載陣東一部變雲垂陣西一部變風揚陣東南一部變龍飛陣西北一部變虎翼陣東北一部變鳥翔陣西南一部變蛇蟠陣遊兵却月於外有變仍分兩哨一守一攻○其號令約束前後左右大小將士各司其局特八門中軍專設守營權命悉由中將以制治焉其所以籍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者豈兵家策應而有常形哉如八面有警則八面正兵爲正遊兵爲奇如四面正向有警則出四面正兵夾擊豈非奇乎如四警有警則出四正兵夾擊豈非以觭正亦以爲奇乎是以活物隨形應變以勢非知道者其能然哉 慭於六十四卦也。八將爲一軍。有二十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爲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每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加遊兵一萬五百六十人共有三十萬九千七百六十人以前隊出攻前隊留守南一將變八陣東西四隅各變八陣遊兵一依中成分列隨機應變號令約束前後左右大小將士各司其局特八門中軍專設守營權命悉由大將以裁成焉 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爲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爲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爲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六華陣起於李靖外六軍一日前鋒一日後軍一日左虞候一日右虞候一日左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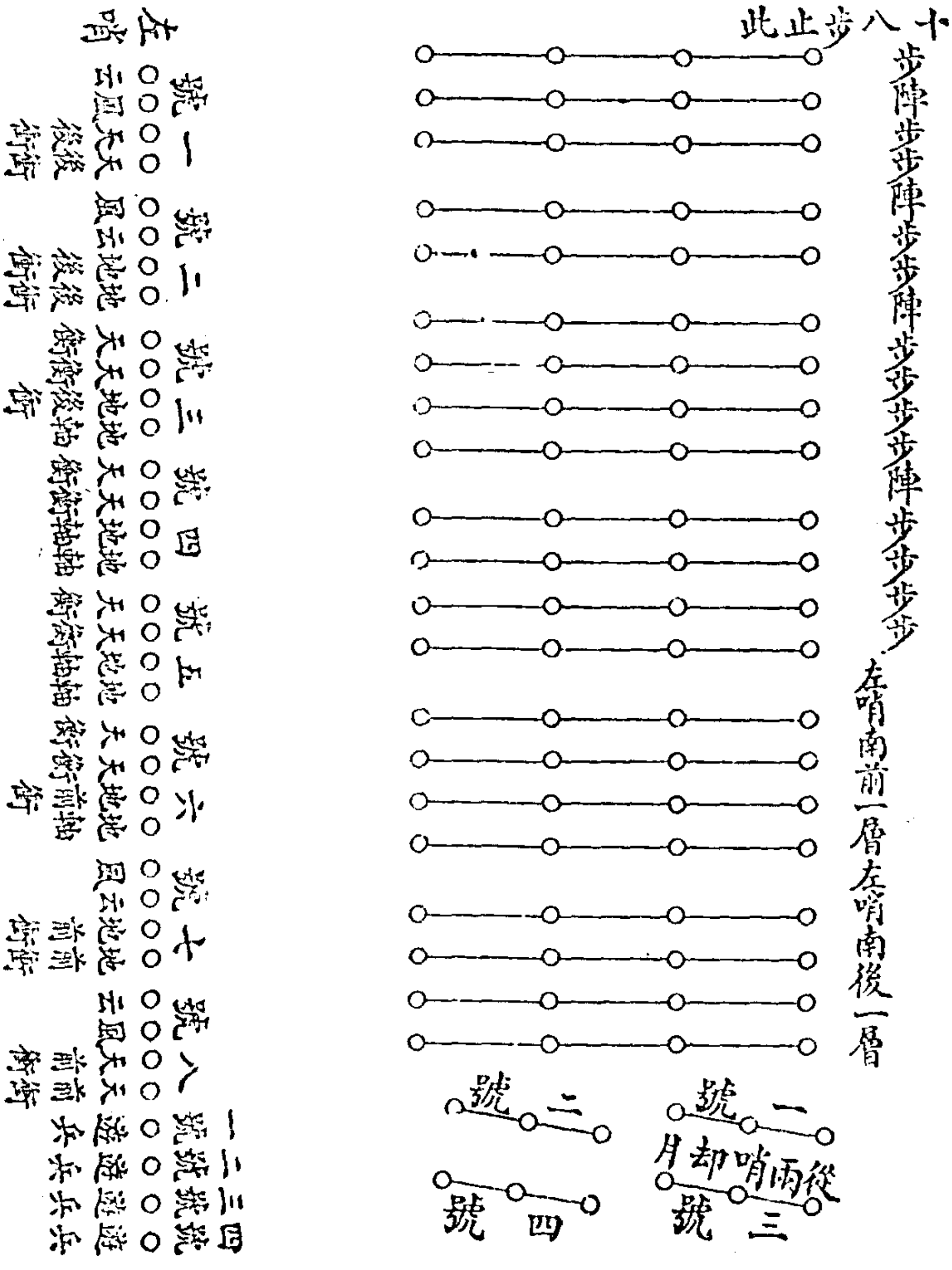
軍一日右廂軍環而圍之象六出華中軍爲奇外六軍爲正內分三道其隔落鈎連曲折相對與八陣者同但八陣者方陣也六華陣者圓陣也　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此言一面開方所用地步　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此言四方相離步則　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爲閏也。小成小將居之中成中將居之大成大將居之是謂握奇之說也或本握機　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地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舉號。每陣皆間隊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

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衡十六隊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直衝南前一面之法如遇左右後有警行陣始亦依前例定號以次壘衝衝則不雜亂而整矣）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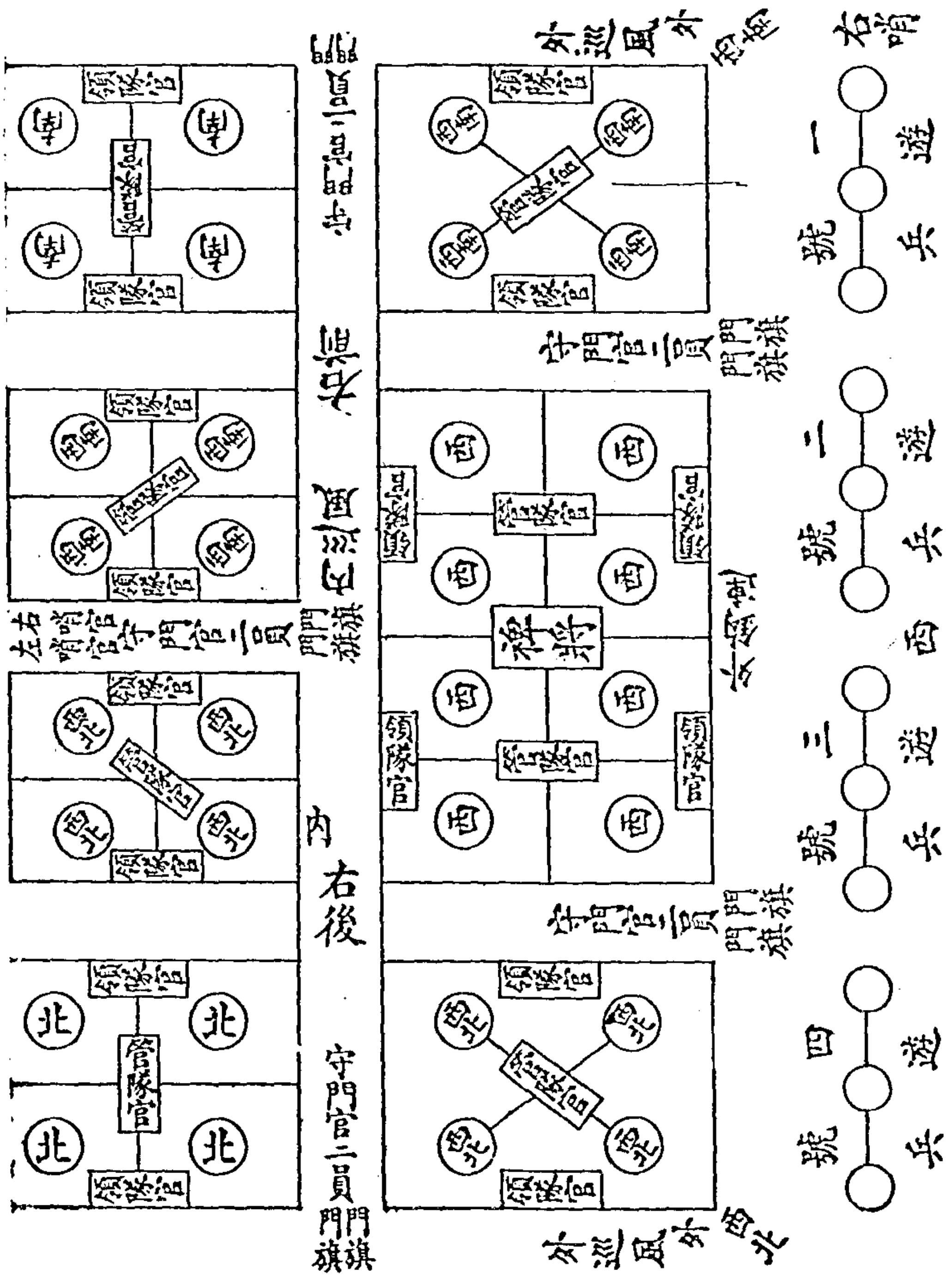
總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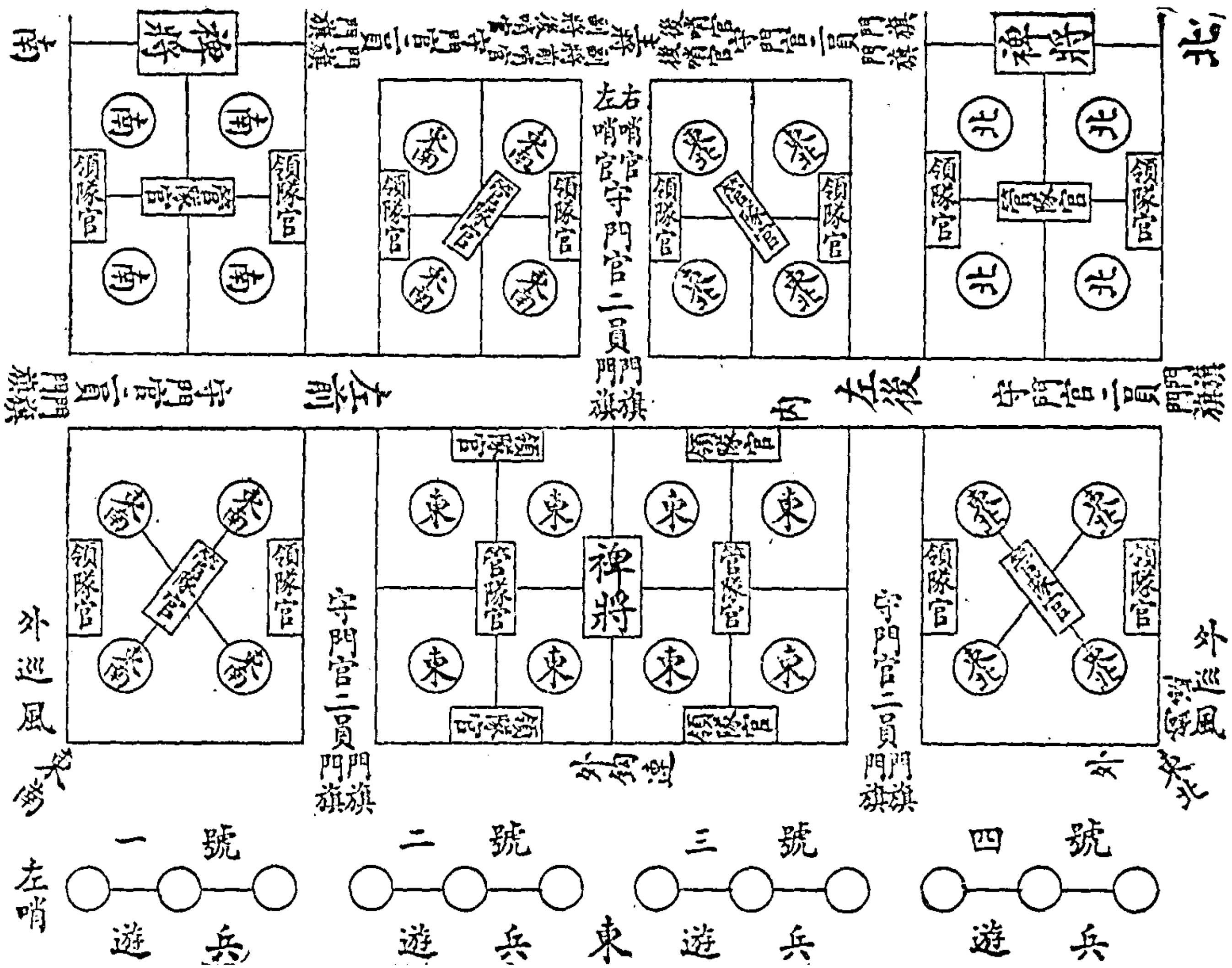
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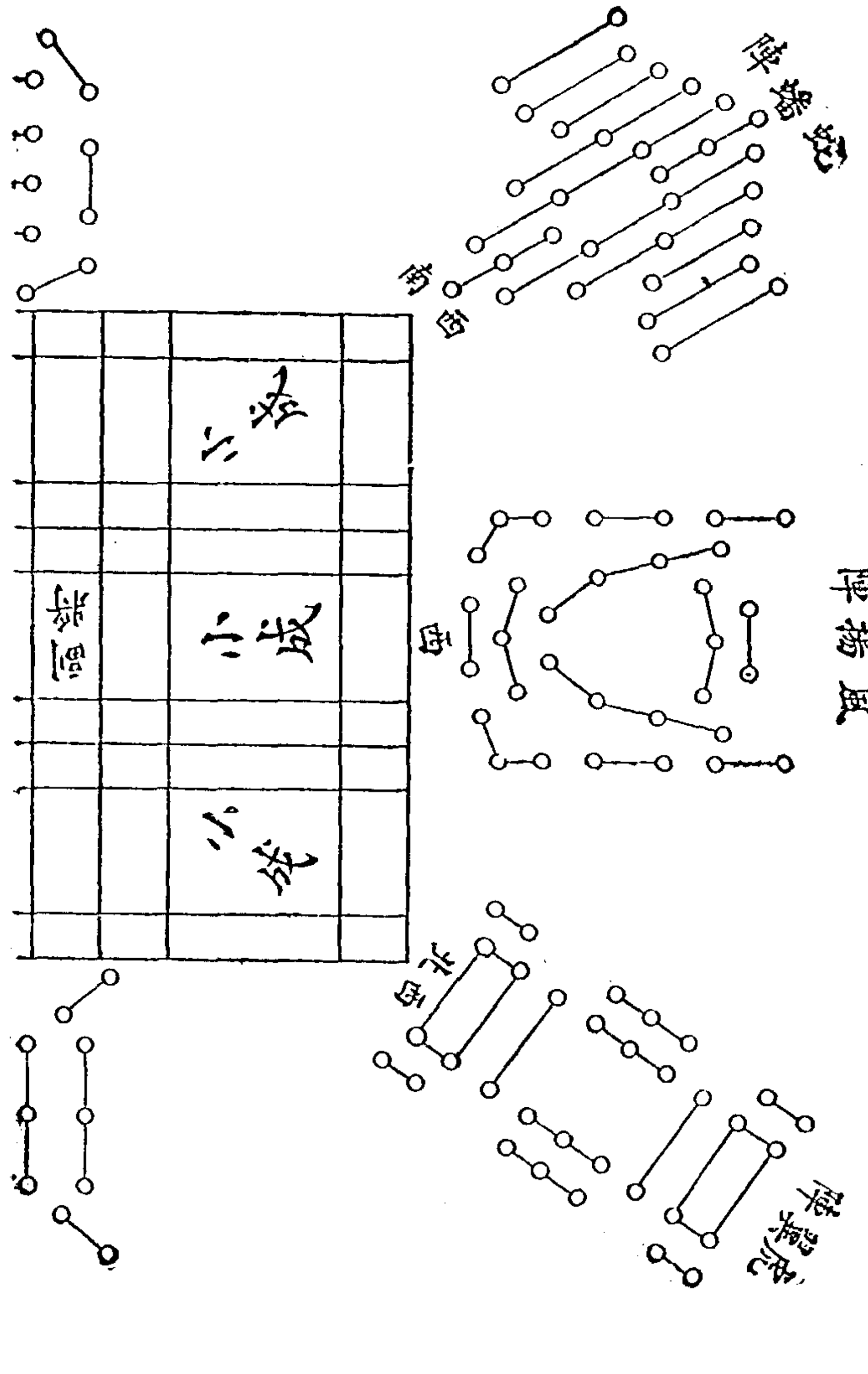
八陣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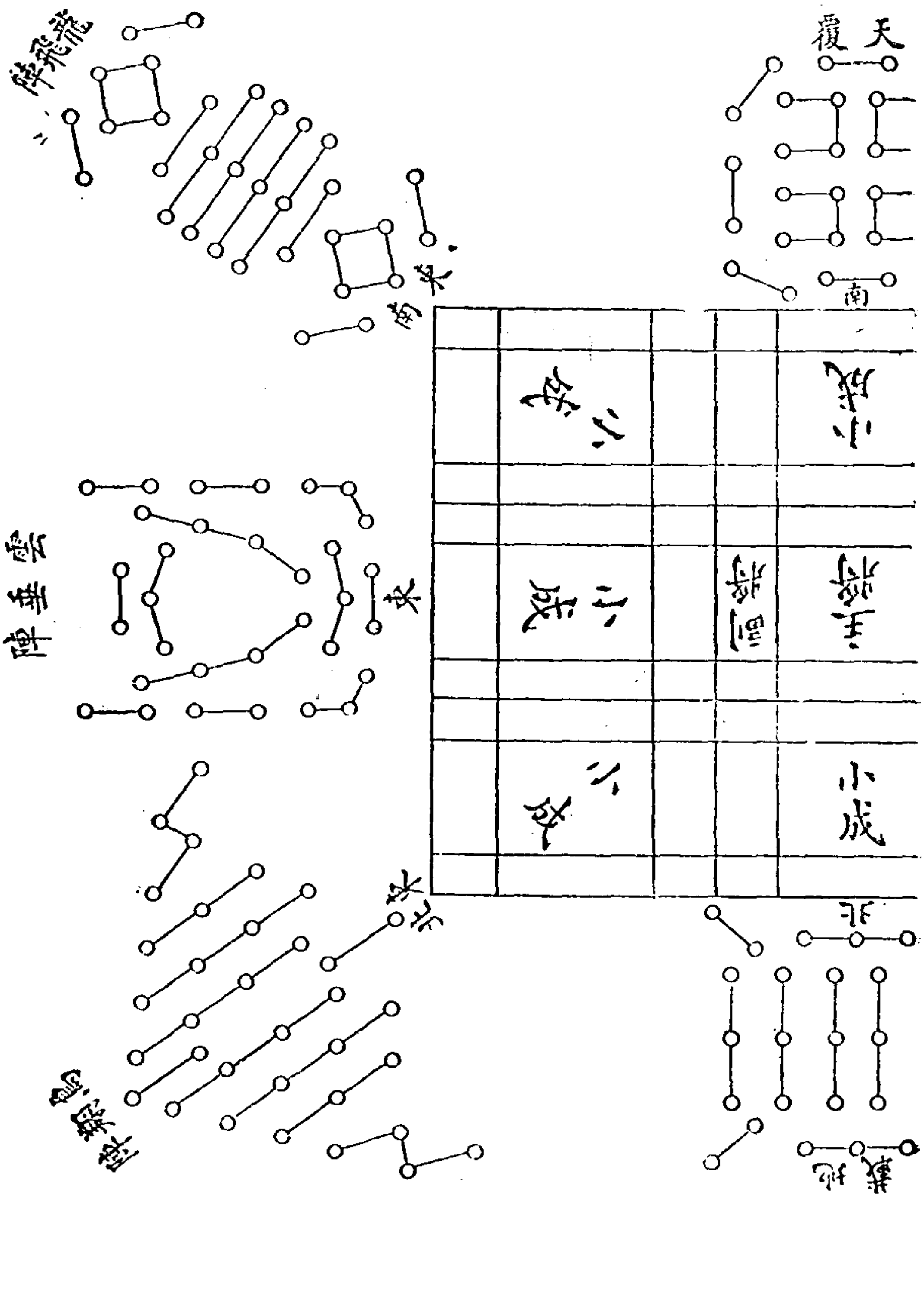
成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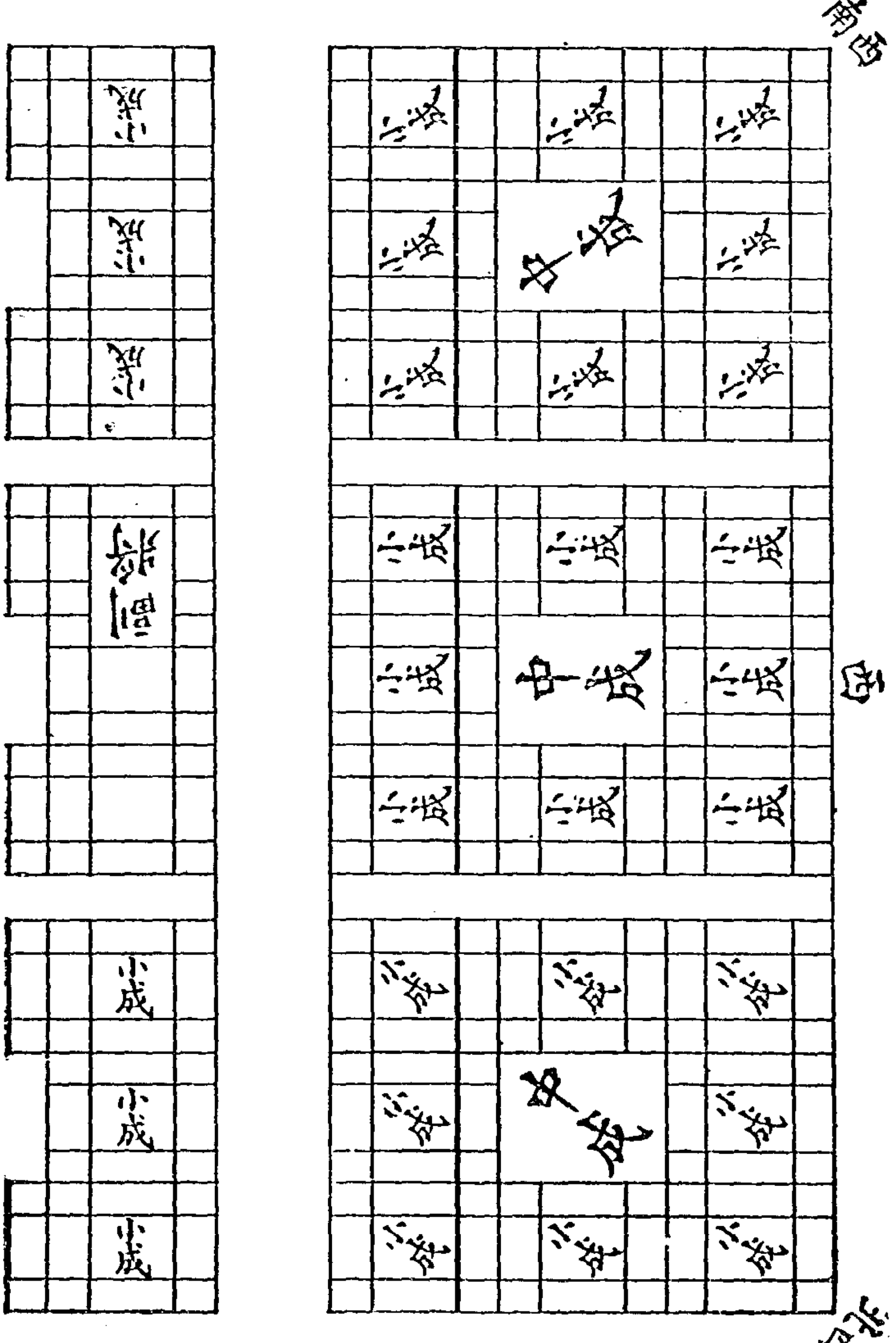
八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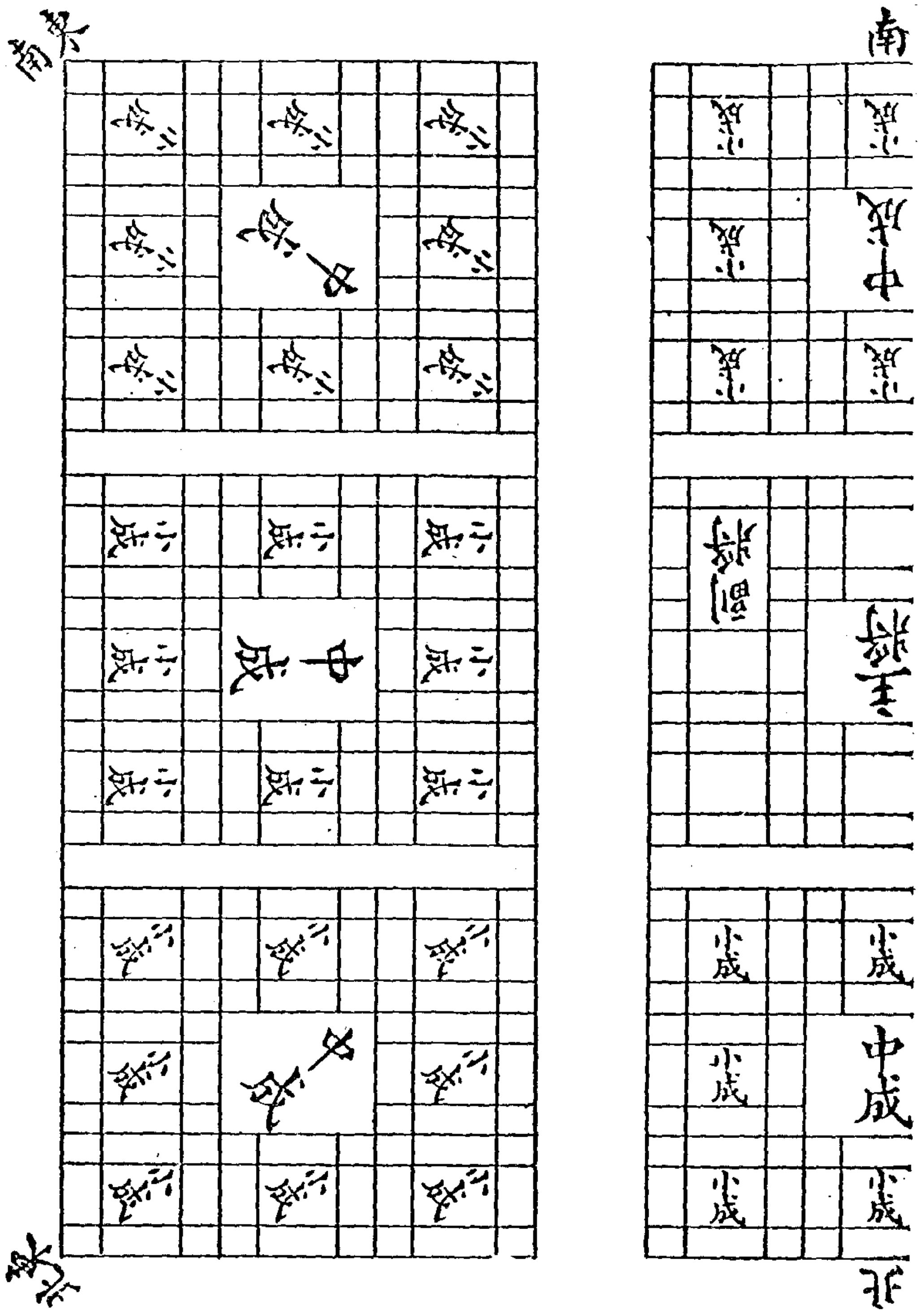
成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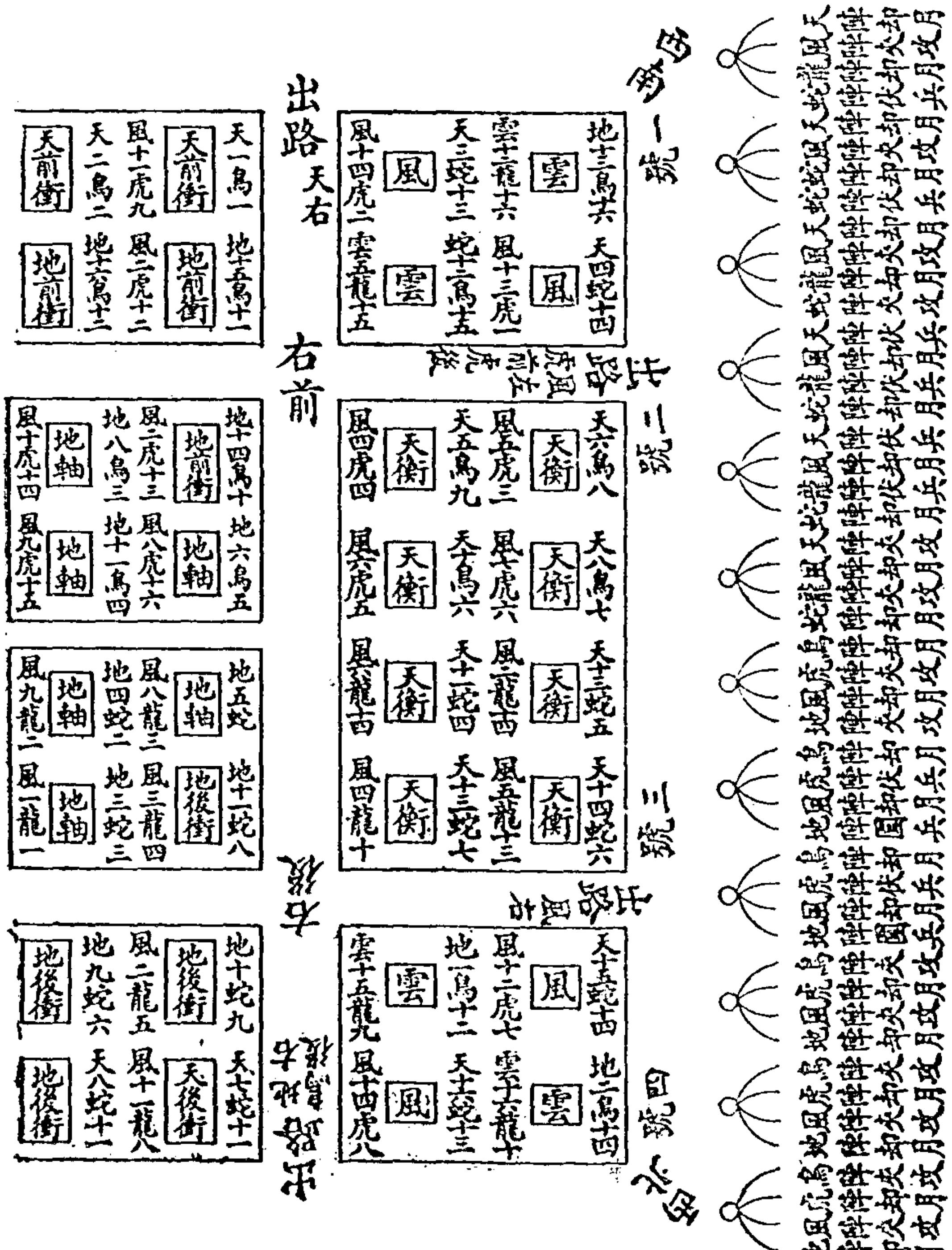
八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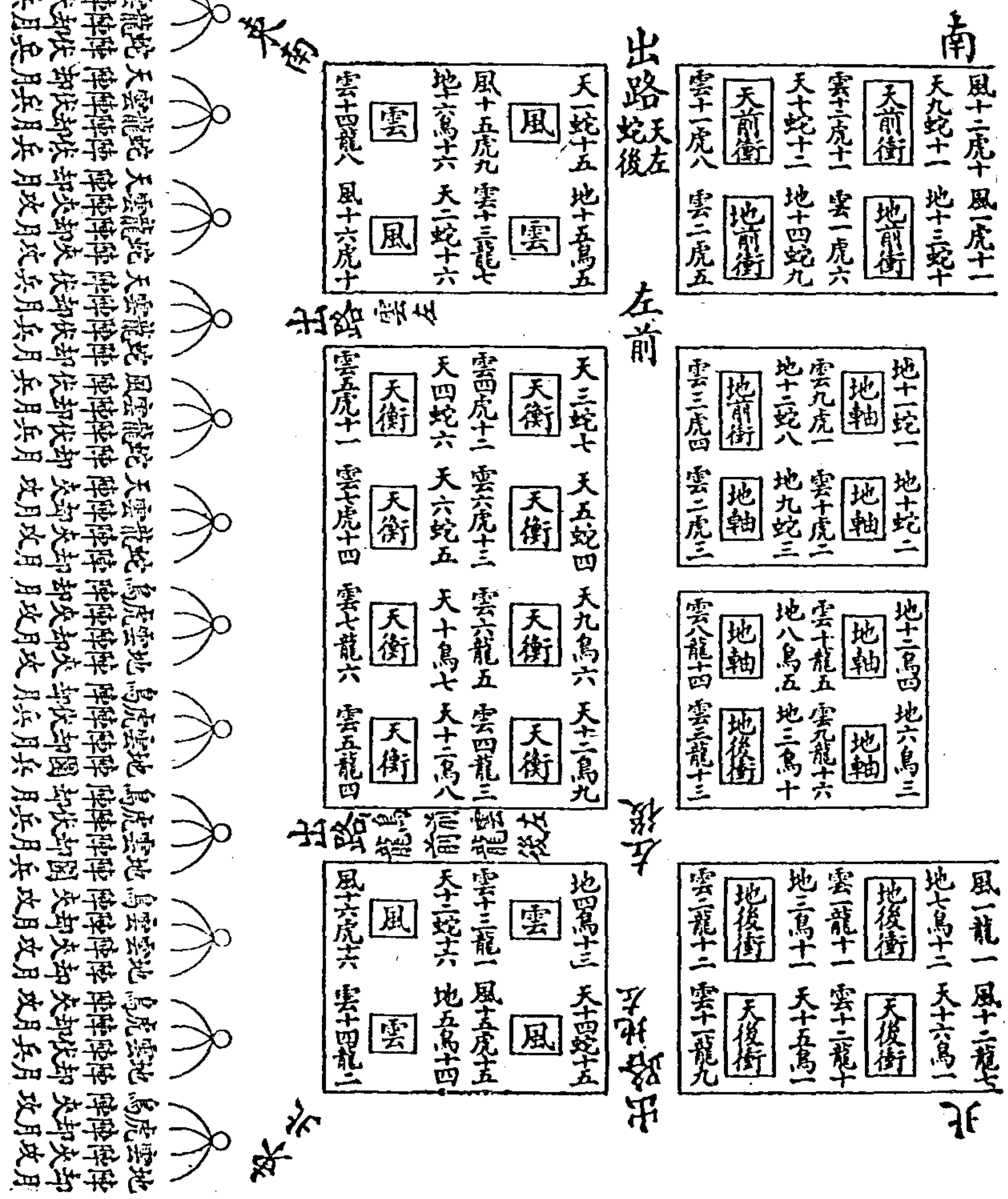
成之圖



八陣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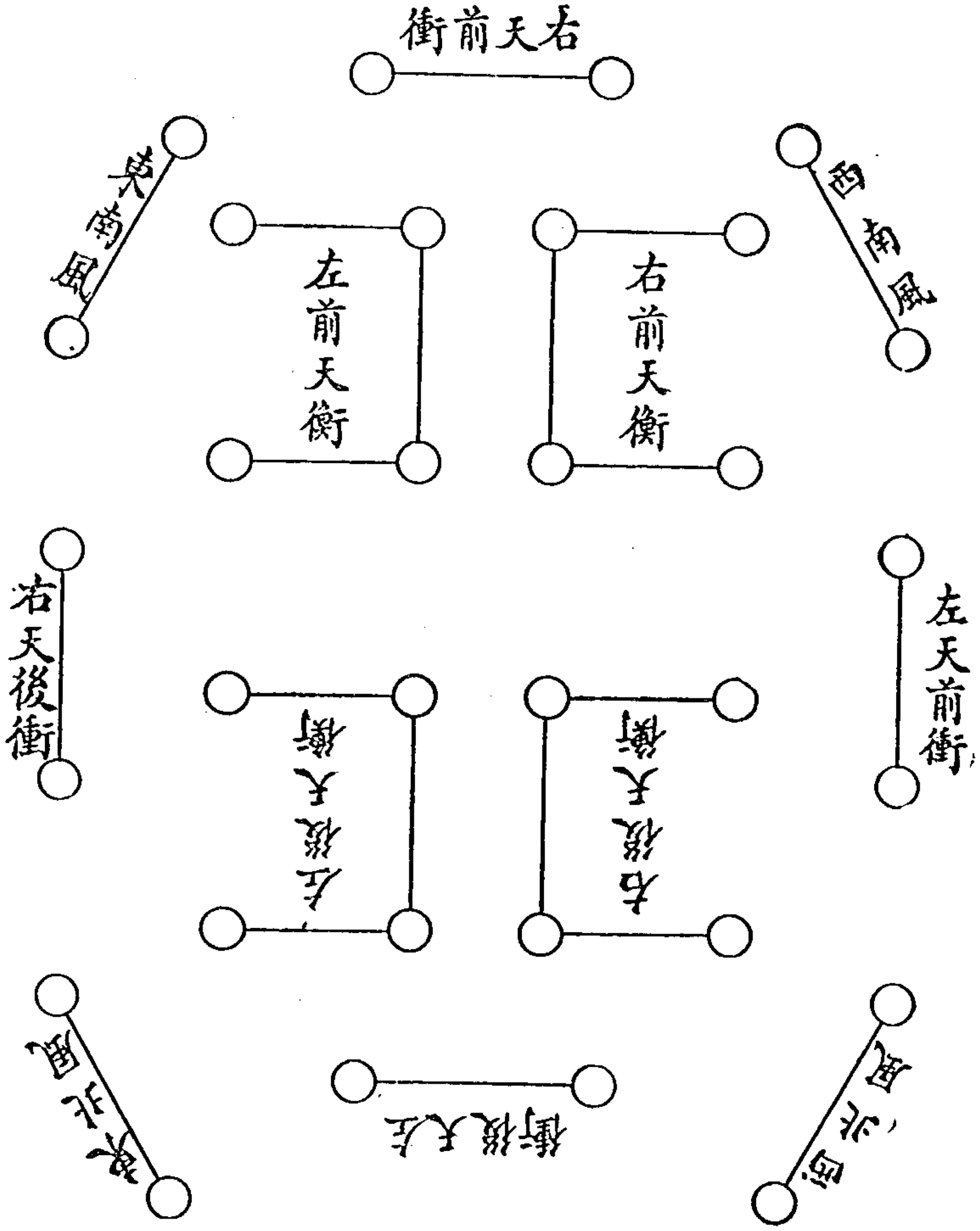


撥總圖



總圖如陰陽之互藏其宅。八陣分變。實淸濁之異其施。故天雲龍鳥四陣屬陽淸。而垣居東南。地風虎蛇四陣屬陰濁。而垣居西北。遊兵亦各以類相從。進退開闔。一陰一陽。不啻春秋之有分節。啓閉之有顯藏。然元氣未嘗不周流統貫於其中。是故大將者。馭衆行師之元氣也。智慮少滯則兵形無所主攝。運動失度。外邪得以乘隙而入。三軍之司命。無寄寓矣。可不愼歟。

天覆陣



八陣變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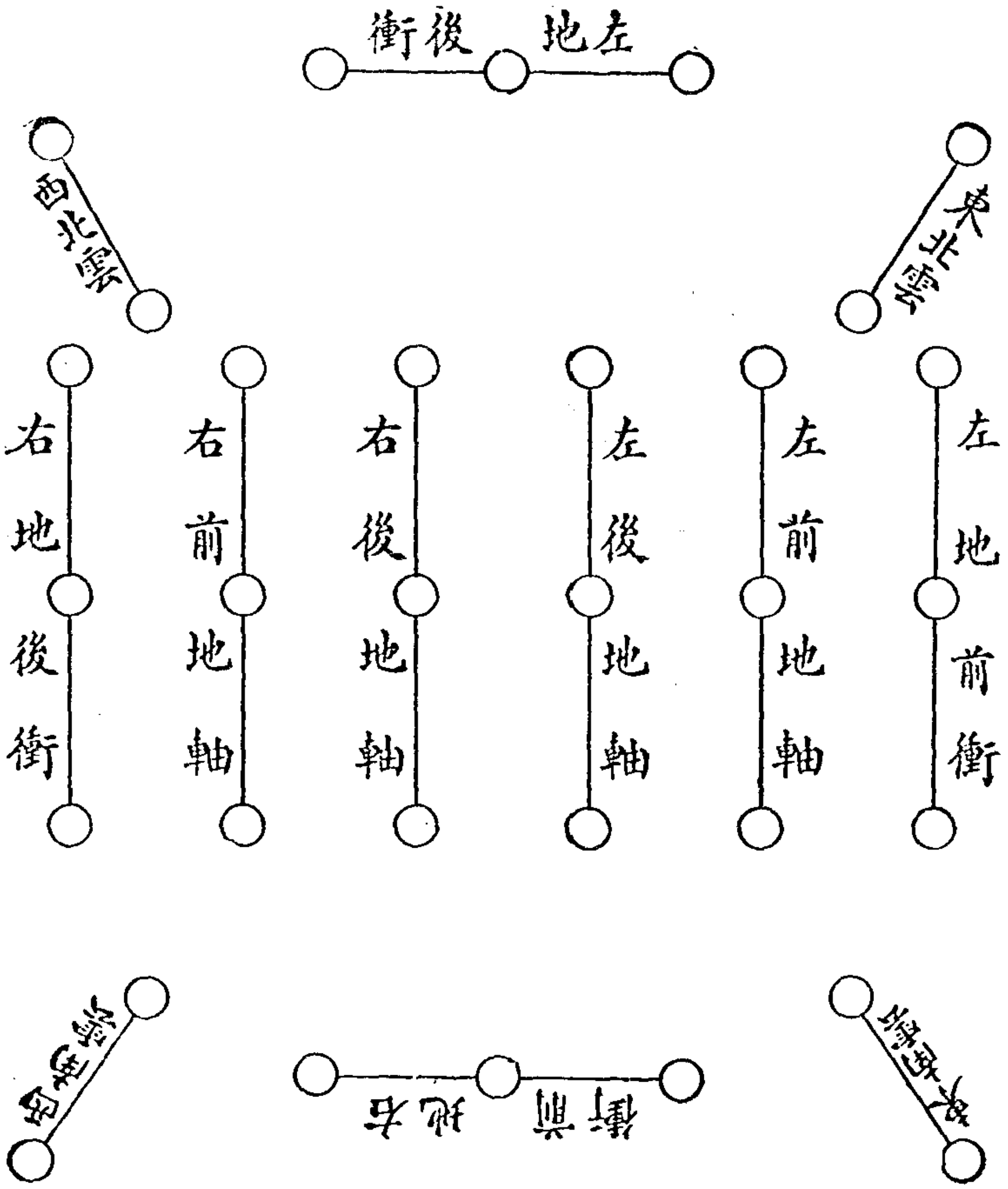
天覆陣贊

天陣十六　外方內圓　四爲風揚　其形象天
爲陣之主　爲兵之先　善用三軍　其形不偏

內外之分爲第一變。

外之分變爲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面之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衡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圓也。

地載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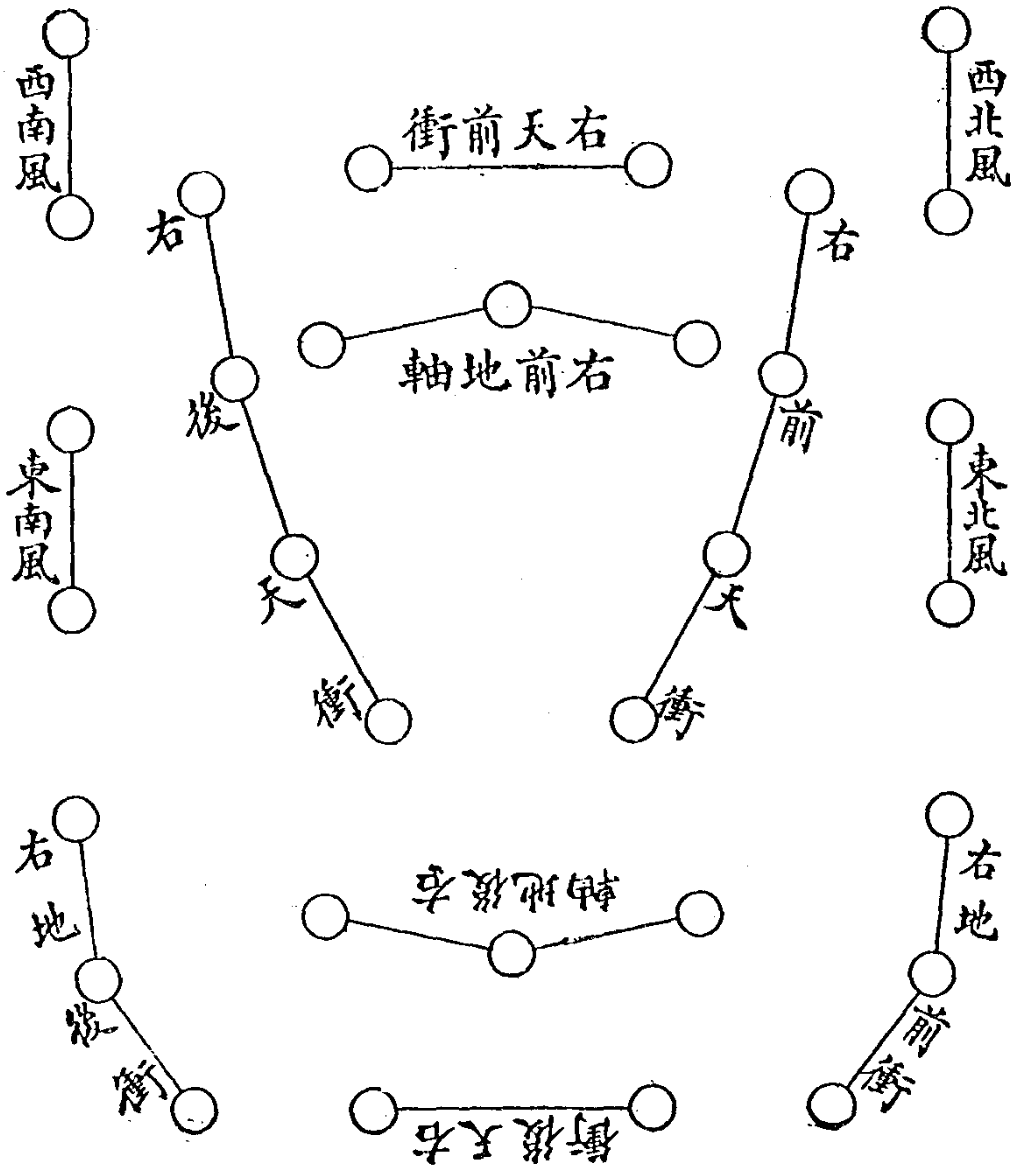
地載陣贊

地陣十二　其形正方　雲主四角　冲敵難當

其體莫測　動用無窮　獨立不可　配之於陽

內之分變爲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衡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衡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衡各三隊列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衡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衡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揚陣



風揚陣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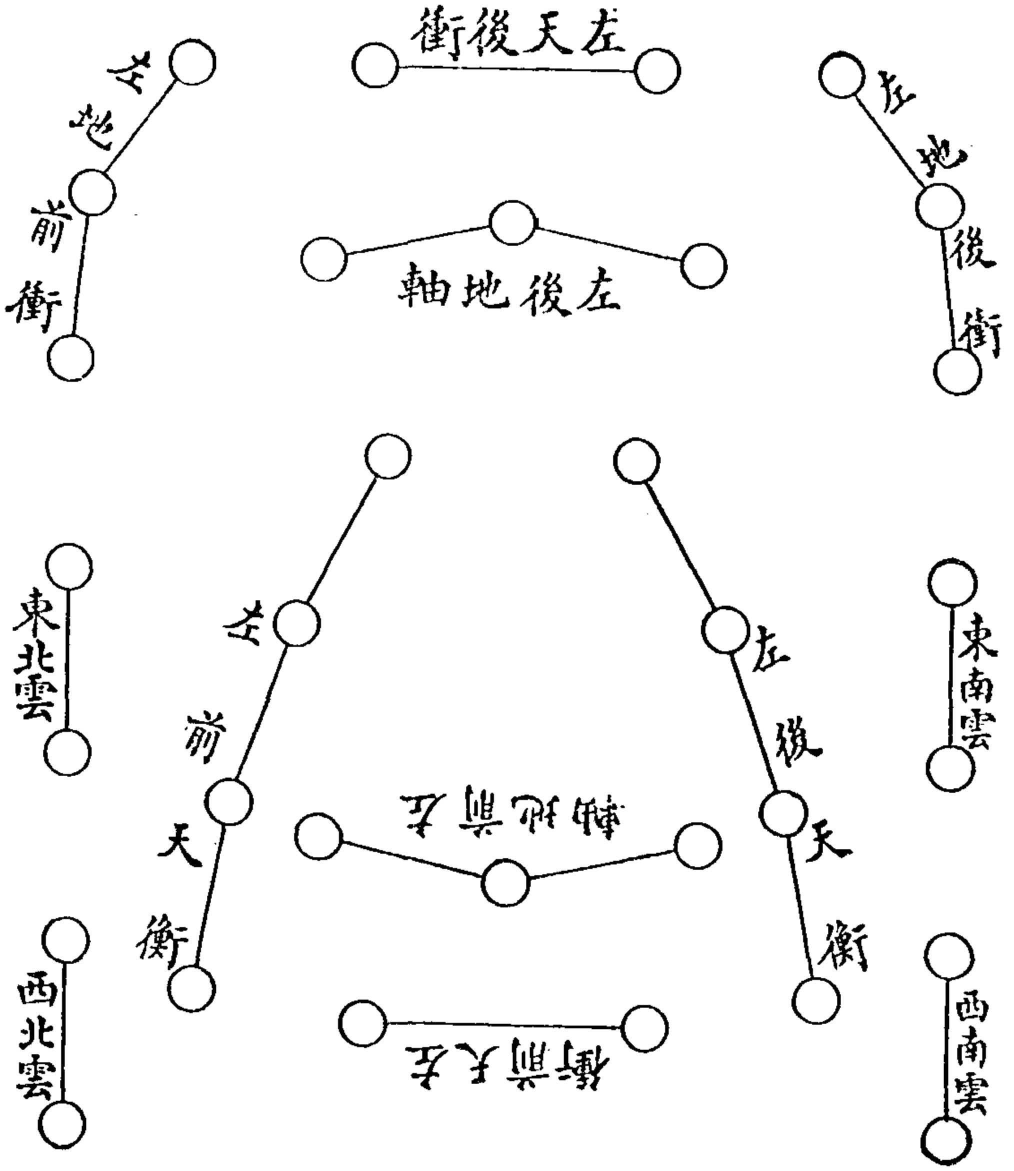
風無正形　附之於天　變而爲蛇　其意漸玄

風能鼓物　萬物撓焉　蛇能爲繞　三軍懼焉

左右之分爲第二變。

右之分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右一半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衝兩端。以後地軸二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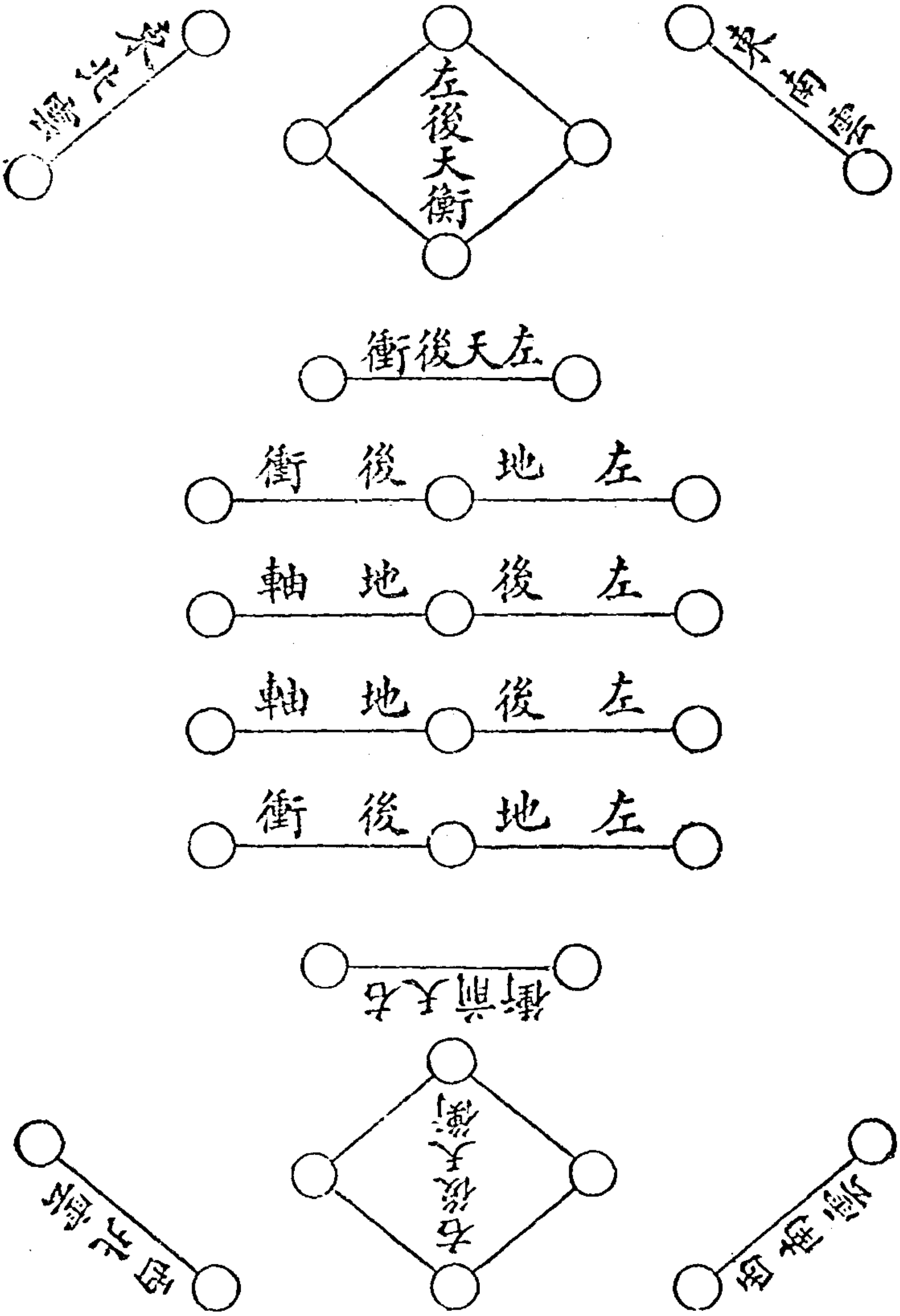


雲垂陣贊

雲附於地　始則無形　變爲翔鳥　其狀乃成
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　千變萬化　金革之聲

左之分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左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衡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衡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衡兩端。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龍飛陣



龍飛陣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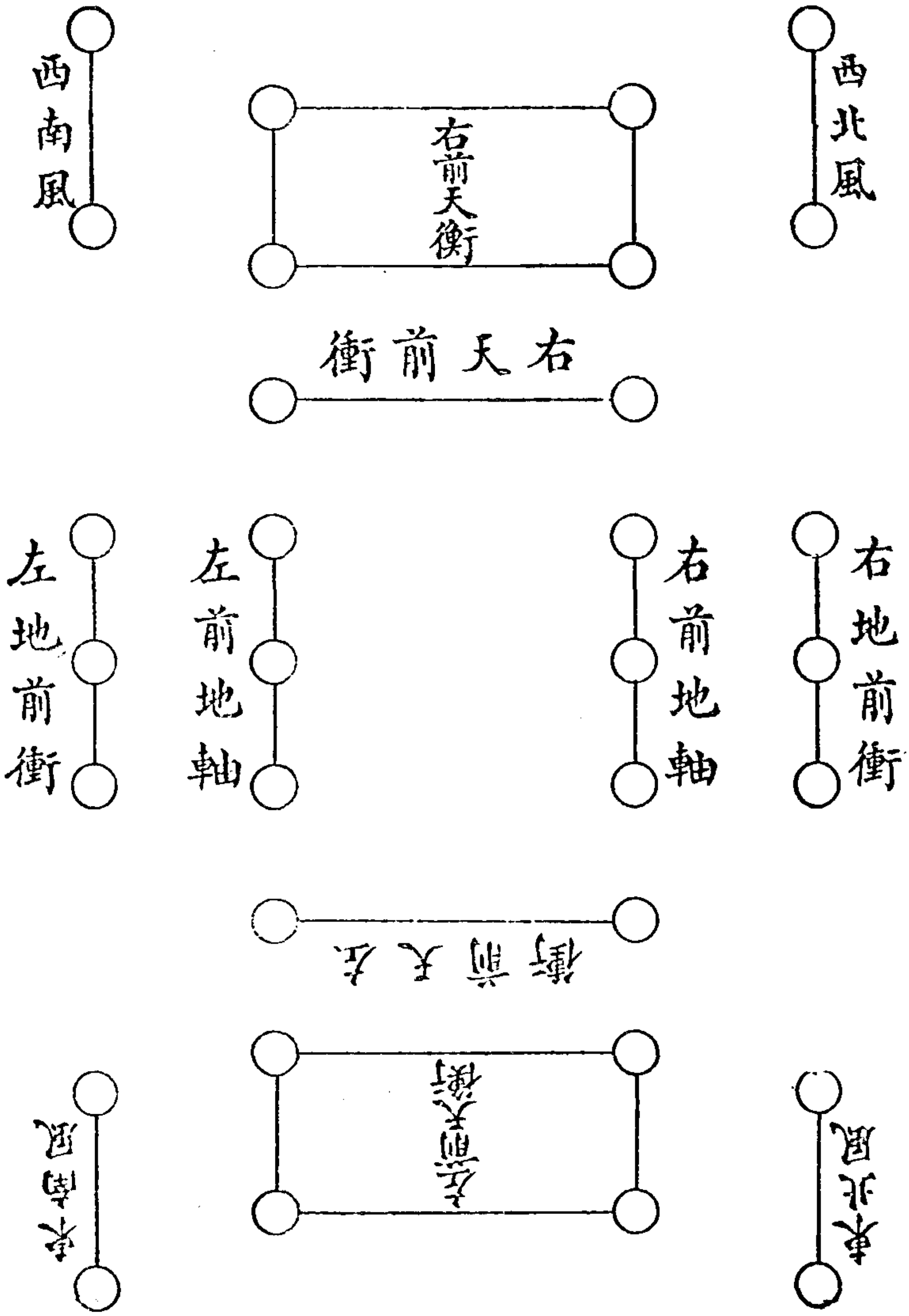
天地後衝　龍變其中　有爪有足　有背有胸

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　陣形赫然　象名爲龍

前後之分爲第三變。

後之分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爲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衝二維爲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也。

虎翼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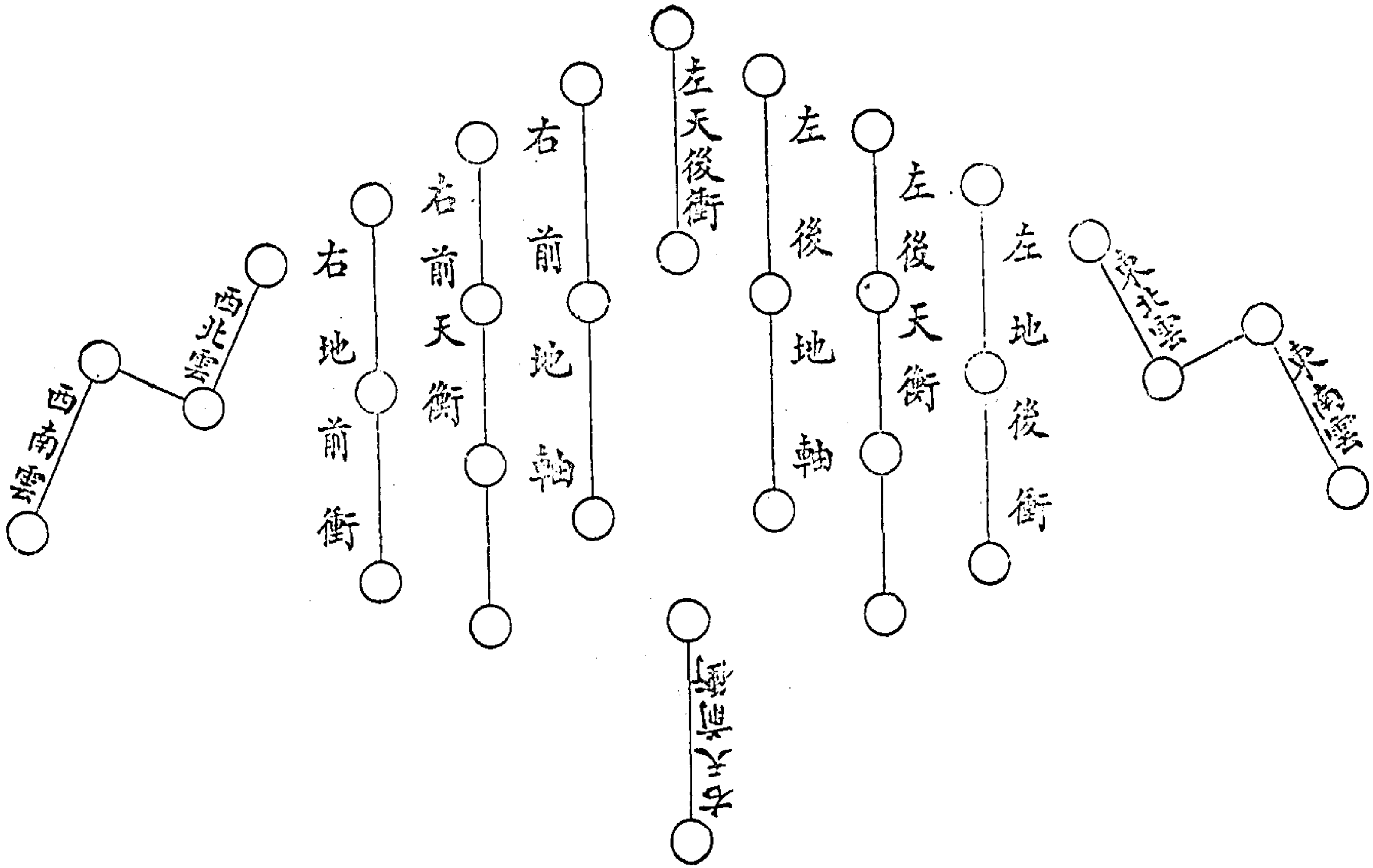


虎翼陣贊

天地前衝　變爲虎翼　伏虎將搏　盛其威力
淮陰用之　變爲無極　垓下之會　魯公莫測

前之分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爲前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爲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鳥翔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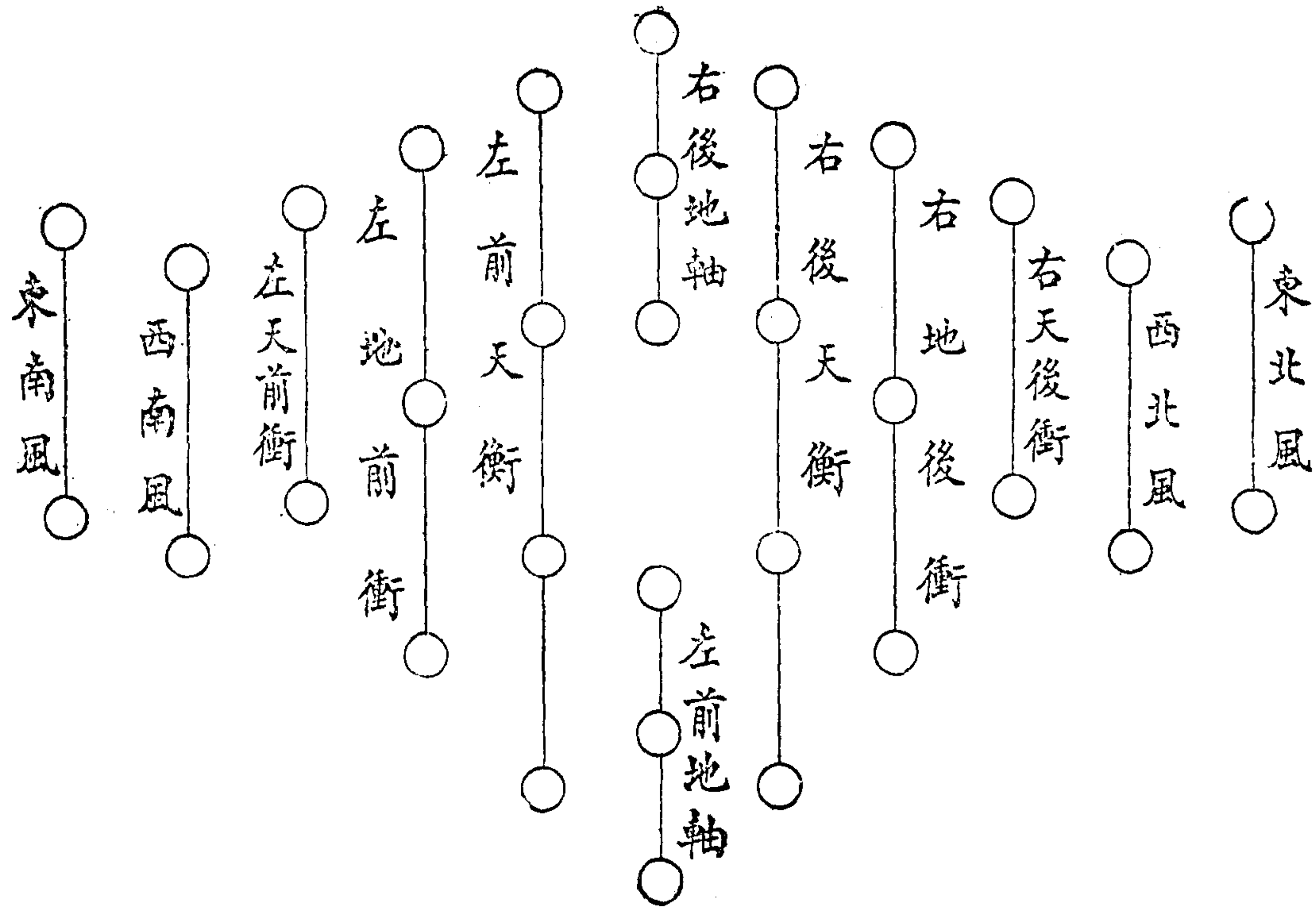


鳥翔陣贊

鷙鳥將搏　必先翱翔　勢凌霄漢　飛禽伏藏
審之而下　必有中傷　一夫突擊　三軍莫當

四隅之分爲第四變。

東北西南二隅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東北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爲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衝左。以左後天衝四隊列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軸左。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爲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左爲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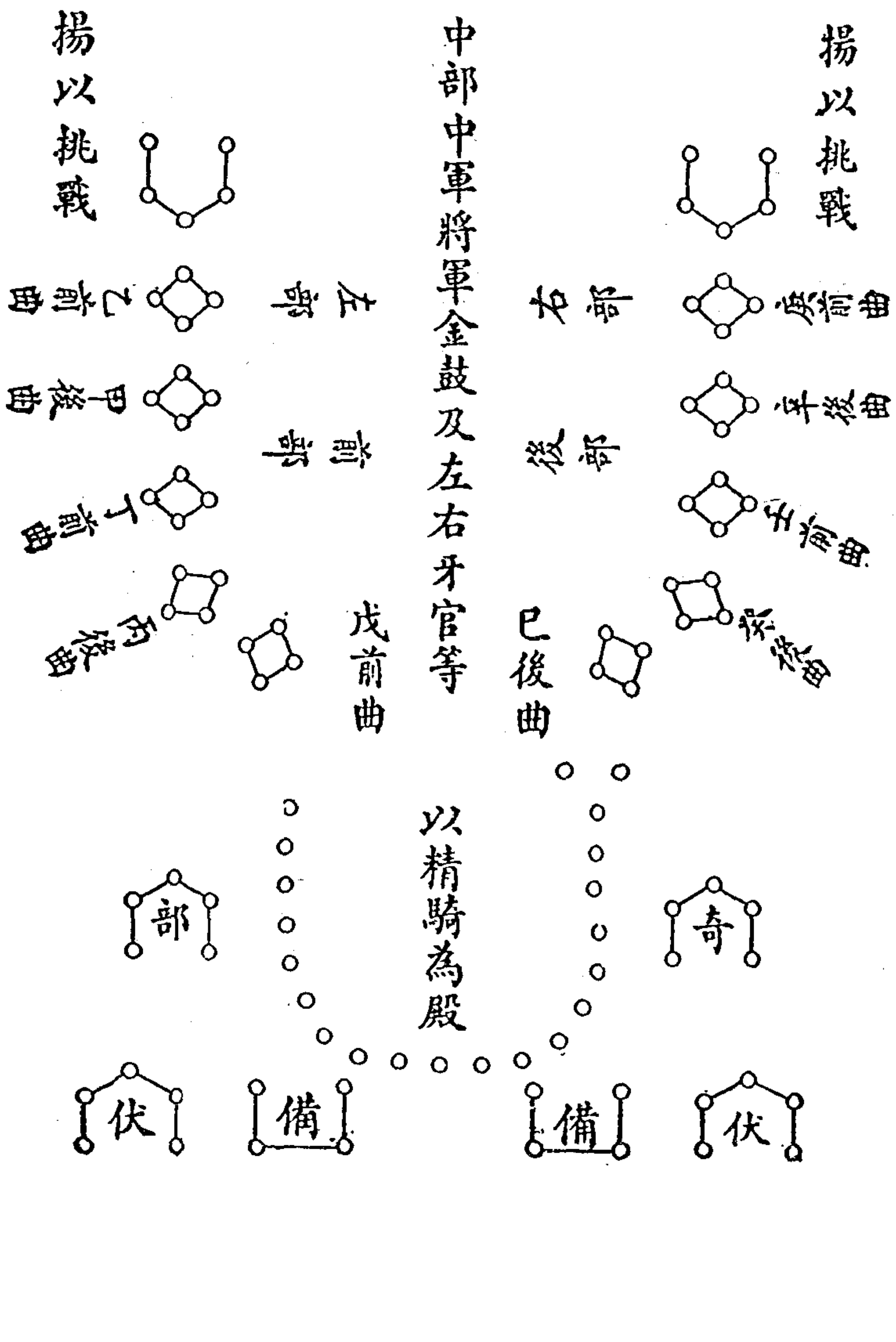

東南風
西南風
左天前衝
左地前衝
左前天衝
左前地軸
右後地軸
右後天衝
右地後衝
右天後衝
西北風
東北風

蛇蟠陣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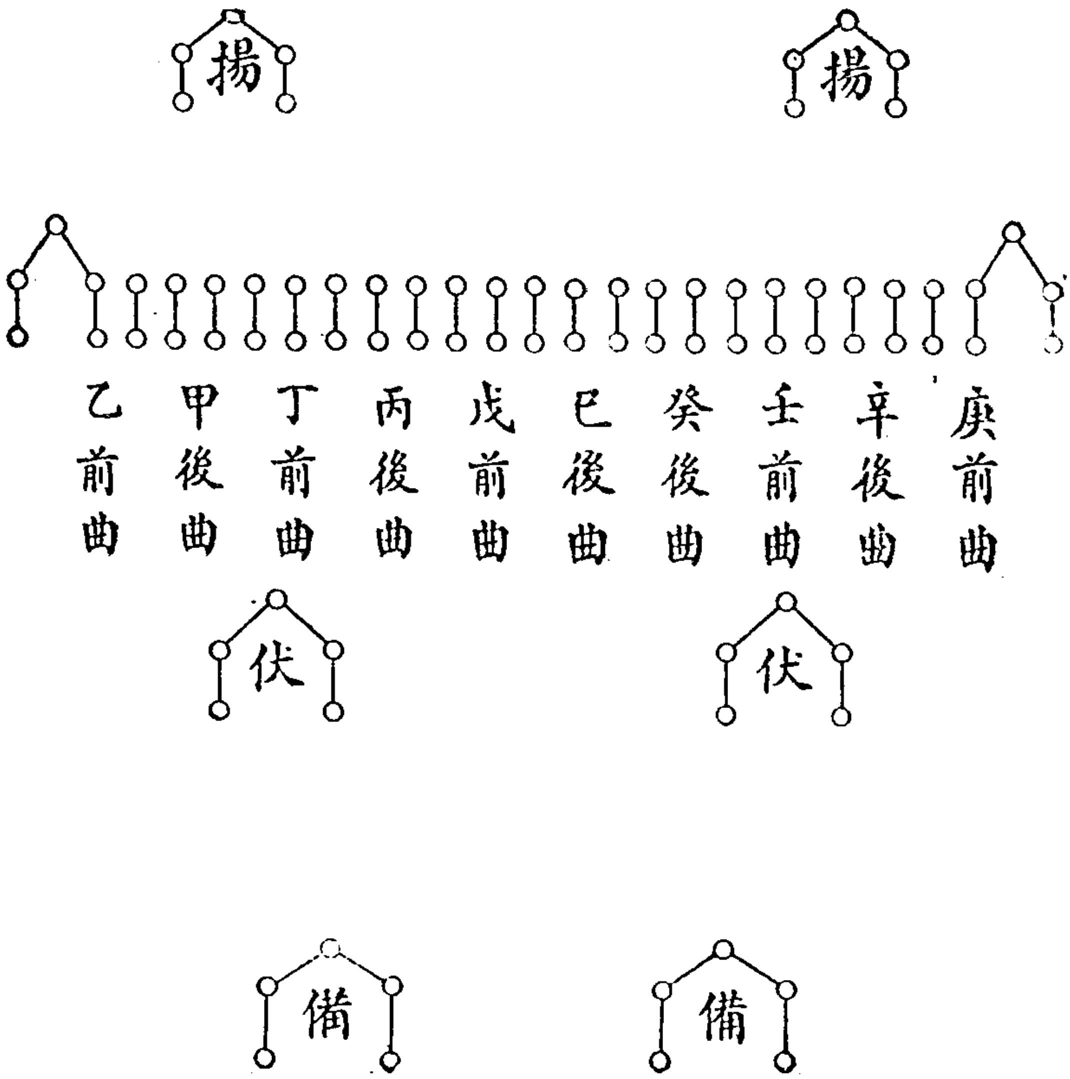
風爲蛇蟠　附天成形　勢能圍遶　性能屈伸
四奇之中　與虎爲隣　後變常山　首尾相因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爲首。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後爲尾。以右後天衡四隊列軸右。以右前天衡四隊列軸左。以右地後衡三隊列天衡右。以左地前衡三隊列天衡左。以右天後衡二隊列地衡右。以左天前衡二隊列地衡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衡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衡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常山蛇陣


揚以挑戰
中部中軍將軍金鼓及左右牙官等
揚以挑戰
庚前曲
右部
乙前曲
左部
辛後曲
甲後曲
後部
前部
壬前曲
丁前曲
癸後曲
丙後曲
己後曲
戊前曲
以精騎為殿
奇
部
伏
備
備
伏

常山蛇陣又圖



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居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撥陣而居。可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其揚奇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六鼓舉龍旗。則爲常山矣。

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回受敵。以爲必勝。儻若選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或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之破一處。卽敗。敗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畫成定制。各立陣名。部曲分鬪。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既就。請戰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然以中軍爲中黃陣次。有若前衝行衝。左突右擊。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推兇決勝。先鋒破敵。以二除中黃之外。餘十二陣以應十二辰。

太黑子　大赤午　破敵丑　左突寅　青蛇卯　推兇辰　前衝巳

先鋒未　左擊申　白雲酉　決勝戌　後衝亥

卷十一

別傳　張栻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蚤孤。從父玄依劉表。亮從玄來荊州。玄死。遂家於南陽隆中。幼與潁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遊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還。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稍長。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德公亦稱之爲臥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卽載送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及屯新野。徐庶見左將軍。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識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則不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

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由之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蠻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王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問亮以計。亮不對。他日獨與升高樓。撤梯而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荊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

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一日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群下推左將軍爲荊州牧。治公安。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往見之。亮以爲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既歸。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關羽等留守荊。璋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成都。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群才。凡劉璋

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氏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左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鎭守成都。足食足兵。左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蜀部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乃表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洪初爲李平功曹。及平遷犍爲守。洪已爲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洪猶在蜀郡也。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爲魏王。二十二年。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亮帥群下上左將軍爲漢中王。表聞漢帝。時孫權稱藩於操。遂襲殺關羽。取荊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寇氏之子。王至荊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忿爭。達叛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凶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是歲、冬、曹丕篡立。改元黃初。明年。傳聞漢帝被害。漢中王發喪制服。群下請稱尊號。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

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午。卽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天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嘆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帝不豫。二年春。召亮會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爲詔戒敕其子。且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得遺詔。太子卽位於成都。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發教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尚書鄧芝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

之。芝問誰。亮曰。卽使君也。白遣芝往。孫權悅。遍好如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抄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爲別駕。王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爲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聾。閉戶不出。及亮辟置。轝而致之。既至。力求去。亮於座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不方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微乃留。亮更薦爲諫議大夫。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闓。殺太守而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縣。牂牁太守朱褒。越雋縣王高定皆應闓。亮以新遭大喪。亦撫而未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歆等抵亮。諷使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略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春。始率衆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守。伉永昌太守。並封亭侯。進兵越嶲。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闓餘衆以拒。獲素爲縣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閒。問曰。此軍何如。獲

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戰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又蠻累有廢殺之罪。自知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紀綱粗定。蠻漢粗安。不亦可乎。迺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彝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候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奸。人懷自厲。疆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纘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和雍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

叅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雎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本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灾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兵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沉迷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張裔參軍蔣琬留統府事辟尹默來敏為軍祭酒霍弋姚伸等皆入幕府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椽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

琬等以爲不然。且誹謗先帝。訾毀衆臣。亮奏以爲亂政。廢爲庶人。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辨。深惟根本至計。臨發上疏云云。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運於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爲亮言叛人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群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不如從坦道平取爲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爲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眞都督關右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響震。群臣莫知計所出。魏主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爲亮言。攻心爲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爲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大爲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謖下獄。殺

以謝衆。爲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問亮天下未定。叡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不至重傷。貶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上疏自劾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軍。卹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纔五萬。或勸亮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爲室掾史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上疏云云。遂出散關。急攻陳倉。魏遣曹眞救陳倉。張郃繼之。會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退遁。遂拔二郡。蜀人皆以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

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幷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幷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衞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山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八年夏。魏使大司馬曹眞由斜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與眞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月餘。棧道斷絕。魏主

敕令眞等引師退。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曜、郭淮於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爲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以木牛流馬及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至北地石城應亮。魏曹眞有疾。魏主叡謂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敢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謂懿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陣。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衆彊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敗之。射死郃。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運不繼。平遣參軍報亮來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筆疏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

途廢從焉。乎子豐。時爲亮幕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乎嘗與亮書。勸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可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勸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敎軍事。文彩不豔。過於丁寧。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謝之。及顒死。爲之泣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於渭水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巾幗。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會秋。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

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禕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卽費禕也。初、琬爲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禕爲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群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獨命禕同載。衆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於營中。亮薨。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人往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北者。懿復引退不敢逼。儀得結陣去。入谷而後發哀。秦人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亮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侯。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亮爲相十四年。昭烈及後主卽位纔兩赦。或言大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

赦宥。何補於治。亮所廢李平。常冀得自補復。聞亮薨。策後人不能、發憤死。廖立亦垂涕嘆曰。吾終爲左衽矣。亮既沒。吏民歌思不忘。多請爲亮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以時節私祭之於道路。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等表曰。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與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蠻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爲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祀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從之。時亮薨一十有八年矣。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目。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丘井法。人莫曉也。亮駕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令黃忠爲後將軍。亮曰。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飛。親見其功。尙可喻旨。羽遙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頃之。策馬爲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沒。乃舉兵相圖以死。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曰。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

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袁曄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樊建稱之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

卷十二

詩

祠廟

謁諸葛廟　劉希夷

孤雲何其高。明月不可攀。灼灼抱此心。與世自涇渭。釋來從所歡。感亂亦歔欷。咨惟今之人。竊國未云恥。白首入吳市。秋風恐燕水。區區袁與曹。等是刺客耳。而我於其間。秉義不敢墜。哀音回衡飈。清義動幽邃。天心固難亮。吾獨信所履。溶溶日間雲。漠漠點寒砌。幾聽墮蒼瓦。澹薄公所憩。靜然相英姿。孤懷亦差慰。

武侯祠　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諸葛廟　杜甫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歘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三山林栗詩序云。侯祠舊在西山。歲久摧圮。永嘉王詹事帥夔日。移置陣磧。淳熙漕使張著庭重修。

武侯廟　　杜甫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武侯祠　　武少儀

執簡焚香入廟門。武侯神像儼如存。因機定蜀延衰漢。以計連吳振弱孫。欲盡智能傾寇盜。善持忠節輔庸昏。宣王請戰貽巾幗。始見才吞亦氣吞。

武侯祠　　楊汝士

古柏森然地。修嚴蜀相祠。一過榮異代。三顧盛當時。功德流何遠。馨香薦未衰。敬名探國志。飾像慰甿思。昔謁從征蓋。今聞擁信旗。固宜光寵下。有淚刻前碑。

武侯祠　　陳薦

建安綱紀如綫微。高光基業春冰危。姦豪拔劍將群盜。驅龍控虎爭雄雌。武侯當日臥南陽。韜稜晦角陰營爲。高吟梁甫比管樂。胸中造化無人知。東吳北魏至強大。不肯逆德爲其師。先主歘聞元直語。三往咨求當世宜。勤勤陳說扶漢室。忼慨感義許驅馳。一說孫權敗曹操。劉氏遂肇中興基。申明號令皷雷電。勗勵士卒獰蛟螭。分留猛將控荊渚。翼戴昭烈來坤維。獻皇遘害首勸進。應天嗣位開群疑。本謀憑藉蜀富庶。養威用作幷吞資。大勳未集昭烈崩。遵守顧命如周伊。均平賞罰重恩信。比屋道路皆熙熙。七擒孟獲除後患。至今南詔崇靈祠。東征直據五丈原。欲復咸鎬綏華夷。上承先帝創業意。下副四海蒼生思。推忠仗順氣百倍。俯視敵衆眞嬰兒。

流星落帳芒角惡。暴然不起軍如癡。仲達雖走禪終虜。人謀不可違天時。精魂埋沒已千歲。奈無英傑齊高規。朔方男子過廟下。秋天寥落霜風悲。林梢脫葉響颯颯。煙頭暮雨颺寒絲。妖狐惟兔穴壞壁。饑鴟餓鵲啼枯枝。樵兒敲斷段尹石。苔蘚爛斑裴相碑。手植勁柏尚蒼翠。疑有神靈潛護持。睟容昏剝堂廡陋。龍祠神廟窮珍奇。吾心切切慕風概。灑淚躑躅成此詩。

諸葛廟　竇叔向

永安宮外有祠堂。魚水恩深祚不長。角立一方初退舍。擬稱三漢更圖王。人同過隙無留影。石在窮沙尚啓行。歸蜀降吳竟何事。爲陵爲谷任蒼蒼。

武侯廟　柯　甲

長江一綫束巴山。不礙登高氣象寬。寺隱蟠龍松影亂。碑殘科斗蘚痕漫。十分瀲灩隨宜暖。一酌泓澄徹骨寒。欲雪孔明千古恨。令人勇跨玉驄鞍。

武侯廟　朱　煥

野性從來物外便。瘦筇拄到臥龍巔。下臨斗絕疑無地。峻極盤旋別有天。遠遠峯巒猶帶雪。蒼蒼竹柏幾經年。武侯向日三分國。大士今朝一派泉。休泥遺編論往事。且將此水滌眞田。淵源瑩潔惟方寸。世界收藏幾大千。

武侯廟　王十朋

臥龍起南陽。不爲鼎一足。託名蜀丞相。相漢非相蜀。

武侯祠　王十朋

八陣圖旁丞相祠。風雲慘淡會當時。功成豈止三分漢。才大非惟十倍丕。

渭上忽傳司馬走。蜀中長起臥龍思。我來再拜瞻遺像。淚滿襟如老杜詩。

武侯新祠　王十朋

山藏古寺柏青青。地重端因蜀相登。沙上不聞江轉石。人間幾見谷爲陵。龍蛇樹影搖千尺。玉雪花枝吐萬層。堪歎草廬誰復顧。淒然香火却依僧。

臥龍山武侯祠用前韻　王十朋

我輩逢山眼即青。臥龍頂上喜同登。圖留沙磧懷諸葛。詩誦江濱憶少陵。巫峽雲飛天一握。瞿唐魚化浪三層。藍輿又向人間去。回首林泉媿老僧。

臥龍山謁武侯祠次前韻　張震

勳業場中托汗青。詩書壇上復誰登。顧廬可是依玄德。一釣何妨屈子陵。力挽狂瀾休轉石。功虧累土不成層。乞年一吷三生夢。應愧多情碧眼僧。

臥龍山謁武侯祠次前韻　查籥

山巔祠貌儼丹青。千載懷人爲一登。隱隱故營連白帝。茫茫恨水向西陵。石根蘭芷香無價。雲頂松杉翠作層。人事天機古難料。詩成試語定中僧。

武侯祠

數椽寥落白雲封。古柏森森積翠濃。臣主羈孤終意氣。干戈經濟尙從容。邊關那得傳流馬。古廟猶疑隱臥龍。民力西南今更竭。經營何計步奇蹤。

謁武侯祠四首　吳之皞

奉命來西蜀。停車拜武侯。故山猶在望。千古若相求。魚水隆中意。風雲渭北愁。不知何感慨。淚與江東流。

又

出谷吟梁父。飄然仙子顏。一朝來白帝。六出到祁山。悠憒青成雪。腸迴泯水灣。蜀民常永歎。丞相不來還。

又

古今多將相。誰者是吾師。意氣如公旦。文章似楚辭。談兵無敵手。立政有奇思。何處求肝胆。風霜上古祠。

又

翠柏向陰陰。西風吹好音。依稀行役地。寥廓古賢心。戰伐事已往。英雄氣尙生。山川殊自好。感往意何深。

武侯祠　李仙品

五丈原荒未可尋。獨留遺廟倚江岑。由來西土嚴堪治。却怯南人縱亦禽。海內鼎分孤鵠逝。隆中雲臥一龍瞼。鞠躬死後猶餘恨。翠柏黃鸝自古今。

武侯祠　朱熹

空山臥龍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來愛佳名。小築倚幽壑。永念千載人。丹青豈今昨。英姿儼繪事。凜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拜武侯祠 有序　唐莊王

孔明佐昭烈復漢室。開誠心布公道。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曰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當百

世祀之可也。今城西臥龍岡。爲侯發迹之地。建祠肖貌。血食有年。暇日往謁祠下。諦其棟宇傾圮。心欲新之。既而遂形於夢寐。感悟之餘。乃命工重加脩葺。告成之日。敬潔醴牲奠焉。因贅一律。時正德丙寅秋吉也。

曉來床下拜遺風。新宇輝煌禮合崇。光嶽有靈頻我夢。山河無語肅神宮。桂漿鳴鼓喧瑤席。甲馬屯雲駐碧空。願得淯陽私舊澤。常教禾黍報年豐。

謁武侯祠　凝[illegible]（唐藩三城康穆王）

古柏年深翠色屯。龍岡迢遞接荊門。魏吳未滅星先隕。天地昭臨節尙存。二表已深爲國計。一心誠切報君恩。叢祠俯仰應增感。五丈原頭日易昏。

武侯祠　秋江叟（唐藩文城恭靖王）

炎鼎將移世運窮。先生何事老隆中。若教新野無徐庶。誰識南陽有臥龍。三顧草廬知節操。兩封師表見精忠。當時若遇初昇日。應使張韓立下風。

遊臥龍岡拜孔明祠　恒齋（唐藩蕩陰王）

臥龍岡下試重遊。步入祠堂謁武侯。碑上莓苔春雨足。草迷田野暮雲愁。鼎成炎漢三分國。力挽殘陽四十秋。垂世文章昭日月。出師二表見忠猷。

臥龍祠　陳珂

扶持漢室傾心力。成敗由天豈自由。伯業一匡眞不易。遺才三代向誰求。補天煉石功難悔。挽日麾戈志未酬。終古英靈含永恨。臨風有淚欲零眸。

武侯祠　曹璉

一帶長江遶故墟。孔明曾此結茅廬。韜光久負商伊志。枉顧頻勞漢冑車。
八陣圖成終不朽。三分國定欲何如。觀風偶過躬耕隴。慨想長吟恨有餘。

臥龍祠　　顧福

臥龍岡下野雲屯。長慨當年舊棘門。國據三分惟死誓。名高二表若生存。
曹瞞父子眞無道。漢室君臣自有恩。血食南陽千古祀。廟堂香火慘黃昏。

臥龍祠　　祁鳳

淯陽門外草蕭蕭。丞相祠堂路不遙。耕隱岡形迷故址。斷碑文字記前朝。
風雲尙想當年會。祭享猶勤此郡僚。禮樂未興征伐寢。英雄千載恨難消。

臥龍祠　　習韶

襄陽城下江水流。臥龍不起江雲愁。高歌梁父橫六合。白頭不見天涯秋。
夕陽茅屋都如水。怪見將軍吐虹氣。片言許國失英雄。魚水波濤坐中起。
炎精煜煜蜀天高。瀟洒萬里吹鴻毛。圖陳八陣垂宇宙。勛名誰復論蕭曹。
鼎湖龍去青山杳。星墜轅門蜀山曉。書圖空寫漢官儀。千載人間出師表。

題諸葛祠　　胡希顏

拂拂旌麾日正長。驅車特拜臥龍岡。敝廬陳迹生荒蘚。越世高風吹野棠。
忠節已昭蜀社稷。才名猶紀漢文章。也知千百年來後。尙有餘光射草堂。

臥龍岡謁武侯祠　　李翰

海嶽同雲起臥龍。出師二表見孤忠。長星忽爲營前殞。大業終隨再造功。
八陣有圖留漢沔。六韜無地斬奸雄。草廬遺址多年後。贏得知音作閟宫。

諸葛武侯廟　章孝標

木牛零落地圖殘。山姥燒錢古柏寒。七縱七擒何處在。茅花櫪葉蓋神壇。

諸葛祠次韻　張維

荊州初定更西屯。長憶當年入劍門。赫赫威聲曾顯著。堂堂遺像儼生存。
三分猶自摧強敵。兩表還將報國恩。漢業未與人去久。一天風日自朝昏。

拜諸葛武侯祠　彭澤

丞相祠堂盛楚西。千年香火重雕題。古湫雲暗神蛟宅。老木風生鐵馬嘶。
威到七擒無類緬。圖開八陣走鯨鯢。臥龍岡上高回首。陡覺江東鄰下低。

拜諸葛武侯祠　唐皋

誰復扶將漢業西。曹瞞墓石不堪題。草廬永固龍方臥。銅雀纔荒馬尙嘶。
巾幗有人空畏虎。郊原無地解封鯢。獨憐憤絕荀文若。祠下經過首合低。

拜諸葛武侯祠　王鴻儒

蒼烟喬木蔭西東。中有丹青一畝宮。師出當年威可想。名傳絕徼古誰同。
葛羅唐室誇文事。爨詆隋朝競武功。風俗變華知有事。遺容終古配猶龍。

拜諸葛武侯祠　毛澄

討賊心如逝水東。還將黜罰慮深宮。漢家天下誰當有。王佐規模自不同。
魏號縱尊非大義。益州雖小是全功。要知成敗難先睹。莫把三分吠伏龍。

拜諸葛武侯祠　秦金

天下奇才出統軍。陣圖龍虎際風雲。七回擒縱眞能事。一語輸降豈浪云。

恥共魏吳成鼎峙。忍聞南北竟瓜分。轅門昨夜瞻星隕。回首西山日已曛。

拜諸葛武侯祠　李充嗣

炎爐重嘘氣槩雄。池中雲雨化蛇龍。一行上表千行涕。三代遺才異代逢。營壘江頭還似舊。君臣地下定相從。錦官城外森森柏。猶肅風霜滅魏容。

拜諸葛武侯祠　汪玄錫

金湯遙逼灞陵東。禾黍離離滿故宮。銅雀臺中春正好。杜鵑聲裏恨誰同。圖開八陣無遺算。業正三分未竟功。地下主臣如覿面。雄飛還共鼎湖龍。

登五丈原謁武侯廟　何景明

風日高原暮。松杉古廟陰。三分扶漢業。萬里出師心。星落營空在。雲橫陣已沉。千秋一瞻眺。梁父為誰吟。

題武侯祠　王尙絅

龍臥南陽數代英。將軍何處早聞名。功成詎止三分策。師出誰知二表情。筆底天威操復縱。帳前生氣死猶驚。燕書故在閒相促。梁父吟成意未平。

謁諸葛武侯祠　蕭鳴鳳

氣聚崇岡紫翠深。百年懷抱此登臨。山連嵩岳來天地。名與人龍竝古今。瞿峽風雲時變現。中原牛馬幾銷沉。誰將淸世調元手。會取三分創業心。

過南陽謁忠武侯祠　賈　詠

大名宇宙垂芳久。忠武丹青照冊香。輔漢半殂天可吊。吞吳遺恨失堪傷。百年禮樂應誰待。三代人才信足當。兩地古祠多古柏。臥龍元自起南陽。

過拜武侯祠　牛鳳

孰讀雄文識指歸。忠臣肝膽照晴暉。益州名義一朝正。吳魏兵戈萬載非。天下奇才能見幾。雲中高鳥只孤飛。論功擬德伊周侶。成敗無勞作刺譏。

謁武侯祠　簡霄

草廬已定乾坤計。高臥寧爲逸豫謀。十倍才猷眞陋魏。三分事業足安劉。龍岡終古勳名在。魚水當年意氣投。大運終移難獨復。雲霄杳杳望伊周。

謁諸葛祠重有所感　劉漳

淸風千載謁茅廬。綠樹深深聽野烏。渭水有田當易魏。瞿塘列陣欲吞吳。英雄兩漢誰高下。籌策三分定有無。天意不然人可奈。至今遺恨噎眞儒。

謁先主廟 廟舊在永安宮南今移白帝城內　杜甫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淸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先主廟　岑參

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

先主廟　張儼

雄名垂竹帛。荒陵壓阡陌。終古更何聞。悲風入松柏。

先主廟　劉夢得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三忠祠　李夢陽

憶昔漢諸葛。龍起答三顧。志決竟星隕。嘔血爲軍務。鄂國與信國。屹屹兩玉柱。殺身不殺國。寃憤水東注。往事勒鍾鼎。新廟傍官路。慘慘冠劍立。凜凜生魂聚。翠旗晚明滅。往往鬼神駐。懷嘆各不申。翻然向烟霧。我征久奔迫。過此敢相屢。時來展肅謁。繫馬門前樹。香臺野蔌上。羅幔虫蟻蛀。烈士爲吞聲。淸風激頑懦。

題張翼德祠　張士懷

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讐。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間刁斗見銀鉤。空餘諸葛秦川表。左袒何人復爲劉。

圖像

題諸葛武侯臥龍岡三顧圖　解縉

百二山河龍彩滅。漢家蒿萊滿宮闕。中山帝子絕世賢。散盡旌旗計成拙。倉皇落日南陽低。抱膝窮簷聞馬嘶。陰陰桑樹轉疏影。何意忽感王孫知。

曹瞞欺孤如蜮鬼。豈料君臣得魚水。三回鞭轡入柴扉。主賓顏色皆英偉。開心見誠兩不疑。指掌經綸見尙遲。華容空令一兔走。榮水徒慙六出奇。堂堂雲長悲莫救。區區陸子能深計。相國空懷十倍才。孫曹弱子皆爲帝。王雙血寒鐵兜鍪。張郃魂御金僕姑。皇天竟失中流柱。江水空流八陣圖。雲龍風虎護儲胥。白日高懸照肝膽。徒令忠憤貫乾坤。每讀令人動悽慘。

南陽三顧圖　黎充輝

烏散巢成漢樹空。孫郞奇氣捲江東。英雄鼎足三分勢。祇在茅廬一語中。

題臥龍岡　李賢

漢家神器風波舟。奸雄環顧延欲流。斯時誰有臣扶具。南陽嘉遯阿衡儔。帝室之冑何英偉。草廬三顧驚神鬼。幡然感激釋耕法。一旦君臣若魚水。鼎分畢竟不能休。務償初志復神州。永安遺恨抱終古。出師二表俱嘉猷。此水祠堂宛如故。劍閣荒蕪流馬路。七擒南徼讐天威。八陣夔城訶神護。營中星隕渭濱秋。五丈原頭殺氣收。歸櫬猶能走仲達。運移漢祚終難留。英雄千載空惆悵。商周人物能多讓。世間成敗不足憑。臥龍遺址人爭訪。

南陽臥龍圖　羅倫

三分天下羽書馳。龍臥南陽未起時。海內風塵皆羿莽。眼中魚水是湯伊。未除漢賊身先死。便絕江流恨不移。曉霧一綃巾幗在。青山千古笑曹丕。

題諸葛武侯畫像　王柏

隆中高臥匪無情。鼎峙規模豈素心。自是將軍三顧晚。坐看世變轉移深。

題武侯像　陳淳

國勢三分陣磧空。却將輕素寫遺容。漢中晏駕英雄老。世上何人識臥龍。

武侯祠像　郝子玉

籌筆造仇事可哀。長星飛墮蜀山摧。三分豈是平生志。十倍寧論蓋世才。壞壁丹青仍白羽。斷碑文字只蒼苔。夜深老木風聲惡。尙想褒斜萬馬來。

武侯像　鄭元祐

魚水君臣百世師。風雲魚鳥識旌旗。三分天下何經意。恨未中原復本支。

題武侯畫像　顧祿

南陽隴上躬耕翁。磊落自是人中龍。抱膝長歌古梁父。眼空四海誰英雄。涿郡劉郎漢宗室。三謁殷勤訪籌策。君臣契合片言間。魚水相歡託交密。鄴中未易窺曹公。援兵先結孫江東。赤壁磯頭大風轉。舟師百萬烟塵空。天意由來助仁德。神謀亦豈非功力。蛟龍未必在池中。全蜀江山笑談得。尋常事業奚足言。出師誓欲淸中原。高光故物不忍棄。赤龍再使飛靑天。兩表忠言何歷歷。一點精誠貫天日。三代名臣訓誥文。又復從公手中出。七番擒縱鬼神驚。八陣風雲變化生。橫行萬里誰能敵。俯視群雄自可平。孰意皇天竟冥漠。五丈原頭將星落。素服空聞後主迎。黃泉不見英魂作。至今遺像傳人間。凝然不動如丘山。小儒再拜瞻圖畫。一曲長歌涕淚潸。

八陣

八陣圖　桓　溫

訪古識其眞。尋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八陣圖　杜　甫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圖詩。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子美死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眞書生習氣耶。

八陣　劉禹錫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鸛飛。波濤無動勢。鱗甲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八陣磧　蘇　軾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蕝。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奸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烟。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群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歇。唯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八陣磧　蘇　轍

漲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乘高望遺跡。磊磊六四數。遙指如布棊。就視不知處。世稱諸葛公。用衆有法度。區區落褒斜。軍旅無闊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除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惟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

八陣　　李與宗

江從岷來觸瞿唐。夏潦潰裂怒勢張。霜庯水落洲渚露。纍纍江石堆作行。半斜半直半疎密。方營周匝門東出。相傳呵護有鬼神。驚波不能移寸尺。想見當年諸葛公。綸巾羽扇揮愁風。令嚴部伍寂如水。出沒變化機無窮。乾坤不足當經理。寫留古法良岑趾。上灘下峽一千年。多少英雄測玄旨。小兒元子強多知。常山蛇勢吾能窺。竄上枋頭眞絕倒。空使虬髯論幽奇。斲輪不可傳其子。此公天機緘骨髓。奈何螟蝗生蝮蝎。炎劉巳灰吹不起。天教三馬食一槽。老馬蹄齧暫咆哮。渭陽巾幗勢將蹶。大星夜隕西軍號。嗚呼與衰盡天意。中原腥羶今六紀。炎午骨肉正相殘。欲拯塗炭嗟誰使。大官酣燕蒭豢餘。小官蹋踖塵埃裏。擧目厭厭九泉人。誰訪草廬談世事。向來韜略機莫投。而今投機大良籌。君不見峽山深深茅舍底。有人抱膝高聲謳。

陪安撫大卿登八陣臺覽觀諸葛公遺像偶成長句　　張纘

白帝城西魚復浦。十月江平見津滸。當年壘石紛成行。此地臥龍經講武。

轅門外建嚴中權。列陣相承存後伍。何人蛇勢識常山。未數魚麗矜鄭拒。懸知精神貫金石。尙想號令嚴鉦鼓。老兵料敵應疑生。川后澄波其敢侮。向令赤伏有餘符。下睨皇州直指取。云何遺跡司神明。獨斬豐功被寰宇。高城置酒共臨眺。往事與懷增歎撫。巍然王佐三代前。信矣名言炤千古。

舊經云。八陣圖銘石刻在磧中。今不復見。張季長詩。刻銘久伏水底碑。教戰時存山下鼓。自註云。有圖銘臣石今伏水底。又云。山下有石鼓。相傳爲武侯教戰之音也。

彌牟鎭八陣圖詩　王剛中

我稽八陣圖。規模載方册。謁來鎭西蜀。夔門觀壘石。賦詩百數字。字字究來歷。進涉漢川西。彌牟鎭之北。平原列堆阜。灘石同一式。細思作者意。孔明有深策。高岸或爲谷。灘石存遺跡。江海變桑田。平原猶可覓。故今兩處存。千載必一得。再歌遂成篇。應有智者識。

灘石八陣圖行　王剛中

我生孔明後。相望九百載。我想孔明賢。巍然伊呂配。奇謀勇略號雄師。大節英風葢當代。木牛流馬何足言。八陣遺蹤千古在。我行巳度瞿唐門。長灘石壘差參分。洪纖高下尺寸等。猶有當年節制存。四頭八尾觸處首。敵衝中央兩皆救。握奇如樞運無窮。七縱七擒仍敢攻。規模黃帝巳垂文。後來得者惟將軍。唐宗李靖拾遺意。樂舞旛表徒繽紛。長江之上石蟠結。江波洶湧石不滅。使君何事遽剗除。中夜風雷吼天闕。明朝依舊石縱橫。神

物護持人始驚。向來守蜀用此法。誰知石壘眞金城。嗟乎孔明遇不遇。遇則劉公恢大度。國險地狹民力微。法出萬全勢未具。嗟乎孔明以此用於吳。長江內固魏可圖。嗟乎孔明以此用於魏。掃平三分歸一隻。祗應所遇勢不同。勢既不同功亦異。嗟乎孔明之心如石堅。欲扶大廈持危顚。事之不就則天耳。安肯俯首從曹未。嗟乎孔明如生石不老。後世用兵無草草。忽然變作六花看。便失本原難按考。請觀壘石韜機籌。江流東去自悠悠。英豪得此石外指。長與君王靖邊壘。

臣埜李詵謁丞相祠登開濟堂俯八陣圖覩新帥張卿與侍郎林公舊題倡和皆慨想當時英烈嘆歸久之惟瀼東流嚙城入江且爲民病願以不能轉者一轉茲水輒借韻賦之

人言忠孝不磨滅。神物護持存水滸。千年陵谷幾變遷。此石不移自章武。本由黃帝古兵法。六十四以八爲伍。鬚孫且懼生達走。賊操遊魂何敢拒。刻銘沙伏水底碑。敎戰石存山下鼓。一片丹心天地間。萬世聞風猶禦侮。我來起敬凜如生。再拜一言公必取。瀼流東截陣圖前。寖墮城壁頹民宇。能安拳石止波流。願回瀼患思民撫。常使夔人知感公。踏磧年年弔千古。

八陣圖　陳謙

武侯陣法洞萬古。所至壘石傳岷嶓。意令他時人共識。不輕蜀血丹秦戈。沔陽舊壘已荒草。道元往記空摩娑。廣都鄉名至今在。鄉老相戒不敢磨。八八成行被隆上。雨陣二首形無頗。乾坤門戶取法象。未顯奇正相交加。

惟有江旋魚復浦。因水成勢雄平沙。前方壁門儼營制。後如偃月不可侳。七八爲經分戟立。九六爲緯摽鱗差。妙哉隆中先天學。陣規八卦森包羅。六十四陣極卦變。縱橫百出無贅牙。更參禮經得深旨。畫前丘井分八家。及其變動不可常。玄前八佾舞象儀。四頭八尾法制定。四正四奇合變多。紛紛紜紜未易亂。渾渾沌沌誰能遮。晉家將軍最倔強。到此驚見常山蛇。旣識端中相應法。何爲征伐復成訛。乃知天玄與地祕。奇才不出空咨嗟。緬懷牧郊鈎潰客。止齊步伐聲無譁。陰經軍志八爲用。指麾昧爽趨朝歌。春秋荒亂乘懈乖。猶有魚麗參鸛鵝。欃槍何事風霾急。紛披誰恤孤船髽。長平埋肉滿山谷。昆陽積骸如亂麻。自注孫經雜水陣。華容道上霄焚葭。茍無法制驅市人。參內偃首胡足呀。鴟梟宇令此荒廢。直到分鼎成山河。雜瞬未盡星斗泣。節制惜不開中華。觸之可勝不可敗。侮亡取亂明義峨。英雄相待得英衞。翻爲圓陣錯六花。功成演作破陣樂。八舞校隊猶餘葩。貞觀以來遂絕筆。潼關散卒奔濤斜。古人紙上已糟粕。矧乃沙石喧江沲。天公幸自惜人命。約束須湧嚴誰何。捐圖尋跡望千載。蒿雲畫鎖高嵯峨。

八陣懷古　　　　吳　寬

遺壘不可鼓。神謀亦壯哉。誰言愧將略。敵自服奇才。狐鼠悲吳魏。風雲護草萊。彌年還廟貌。長嘯使人哀。

武侯八陣圖　一在夔府　　　　曹學佺

鼎足三分事已成。圖開八陣舊知名。喧隱峽浪終難破。錯落江沙若不明。

人日尚傳來踏磧。將星遙映在行營。至今千載無人識。獨有桓溫鑒別精。

一在新都彌牟鎮　曹學佺

廣漢南來近蜀都。江城辨色已馳驅。曉雲不散彌牟鎮。春草橫生八陣圖。自媿書生行部日。得知丞相苦心無。由來沃野稱千里。處處桑麻望不孤。

卷十二

詩

遺蹟

詠懷古迹二首　　杜甫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諸葛武侯草廬　　馮志

臥龍人去遠。此地尚名岡。身應營星隕。心期國祚長。老臣猶有像。炎漢已無光。所幸遺民在。憑君一勸耕。

拜武侯草廬　　葉桂章

隆中人去已千秋。祠宇依然枕碧流。使節臨風還命駕。攜朋落日更登樓。秦關數出星先墮。漢業三分志未酬。獨取英雄走司馬。却憐成敗繫炎劉。

拜武侯草廬　　劉相

此地當年隱臥龍。蒼蒼老檜尚凌空。自言管樂堪前並。信視曹吳亦下風。三顧屈身勤帝胄。一心許國失奸雄。登臨幾度追遺跡。千載令人景慕同。

謁諸葛草廬　　樊繼祖

仰止久懷龍臥處。秋風長嘆草廬深。陣排雲鳥吞吳魏。氣塞河山壯古今。誓表光昭青史上。忠魂飄渺白雲岑。將星一殞漢祚去。休把興亡論亮心。

武侯書堂　陸游

沔陽道中草離離。臥龍老矣空遺祠。當時典午稱猾賊。氣喪不敢當王師。定軍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祀丞相墓。松柏想像梁父吟。尙憶幡然答三顧。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葢有餘。世上俗人寧辨此。高臺當日讀何書。

書臺　宋京

君不見孔明書臺遺廟旁。古書不見臺荒涼。臥龍未起蜀天遠。茅廬日日空南陽。赤符光寒白水涸。秣陵王氣猶能作。璋若嬰兒操虎狼。脫去荊州殊不惡。十倍奇才安用書。此臺昔時知有無。蜀人思君識故處。未若江水存兵圖。黃冠所居門第改。祇有功名今尙在。安得臺邊見古人。秋草重生類書帶。

南陽道中　許渾

月斜孤館傍村行。野店高低帶古城。籬上曉花齋後落。井邊秋葉社前生。饑烏索哺隨雛叫。乳牸慵歸望犢鳴。荒草連天風動地。不知誰學武侯耕。

南陽　胡曾

世亂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主不自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

次南陽　陳去非

今日東北雲。景象何佳哉。我馬且勿驅。當有急雨來。春寒欺客子。滿意旗

下杯。百年耳頻熱。萬事首不回。臥龍今何之。有塚已半摧。空餘喬木地。薄暮鴉徘徊。懷古視落日。愧我非長才。却憑破鞍去。風林生七哀。

隆中

蘇軾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隆中十詠

王鐩

一脈深情起臥龍。獨憐未遂濟時功。古今多少英雄淚。盡在先生此井中。
六角井

錦官城外柏森森。幾度會歌杜父吟。今日亭前見顏色。風霜不改歲寒心。
古柏亭

春色離離鎖暮烟。英雄一去幾千年。自從伊尹耕莘後。只有隆中一片田。
躬耕田

寂寂雲巖草樹深。不求聞達自長吟。先生一去無遺響。尚有誰知晏子心。
梁父吟

慨想先生抱膝時。滿懷幽思有誰知。于今一片蒼苔石。勝似襄陽墮淚碑。
抱膝石

洞門風雨水深寒。天巧潛通石眼寬。說與世間剛不信。臥龍猶在此中蟠。
老龍洞

黃水溪流若掌平。一泓放出水雲清。有人覩物思玄德。曾向小虹橋上行。

小虹橋

一曲溪流幾許深。三分事業已消沉。水光依舊清如鏡。照見武侯忠義心。

半月溪

萬疊雲深掃不開。半星無處着塵埃。就中結箇茆菴了。只許清風明月來。

野雲菴

蜀主虛勞枉顧心。中原未復大星沉。老夫記得少陵語。常使英雄淚滿襟。

武侯祠

諸葛村　揭傒斯

炎精厭東都。臥龍起南陽。漢業入三顧。蜀日宣重光。豈伊三川阻。況在兵力強。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大運有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千萬師。聲威搖八荒。大星隕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漢賊分。安有終不亡。桓桓蕭將軍。雙旌出永昌。下馬城南祠。爲我酹一觴。

九日登臥龍岡　唐憲王

淯水東流去渺茫。一灣迴遶臥龍岡。霜飛平野楓林赤。日暎疎籬菊蕊黃。智略未應儔管樂。英雄必竟服關張。臨風不用論成敗。二表忠肝萬古香。

春日遊臥龍岡有感　唐藩承休王

連雲芳草柳絲絲。一上崇岡嘆黍離。野鳥似吞亡國恨。江流不斷後人思。三分割據才非短。一木難支廈已隳。遺烈猶存增感慨。仰高三復少陵詩。

遊臥龍岡　唐莊王

獨上龍岡曙靄收。千章翠柏撼清秋。豫山雲與嵩山接。淯水波通漢水流。三顧當時成底事。千年遺迹使人愁。先生滿抱匡時策。其奈英雄不自由。

臥龍岡　陳正倫

玄德從茲起臥龍。草廬千古記遺蹤。君臣一語交投厚。宇宙三分割據雄。古木雲霞蒼蘚合。斷碑風雨碧苔封。登臨景仰清名舊。感激徒傷鼎峙功。

臥龍岡　高信

公自琅邪臥此岡。不求聞達祇韜光。夷吾比處才偏富。梁父吟時恨更長。一徑苔封三顧轍。滿林烟鎖幾圍墻。君臣際遇餘千載。遺跡鍾靈在異鄉。

秋日遊臥龍岡　楊應奎

臥龍出處等非熊。軍務勞神自鞠躬。羽扇綸巾談笑裏。謀王圖霸指揮中。鳥啼花落人何在。野曠山空誰爲雄。勝蹟最宜絃管弄。不堪岡勢起長風。

望臥龍岡　陳洪謨

臥龍人去幾千載。岡阜巋然眼界中。半畝青松巢水鶴。一簾斜日貫晴虹。湯文若遇心期在。管樂何人自比同。雨表精誠眞不昧。可憐天運忌成功。

登臥龍樓　李重

臥龍岡上野雲橫。宇宙千秋煥大名。遠近桑田迷世代。低昂草樹點山形。出師久擬殲吳魏。走敵眞堪笑死生。此日登臨同弔古。不勝回首夕陽情。

登樓　陶欽夔

高樓縹緲接仙岑。秋日登臨思不禁。蜀漢望迷王氣歇。草廬名在將星沉。紫山影落龐公宅。碧水秋明徐庶心。勝地移從漫惆悵。隔村梁父正哀吟。

題籌筆驛　杜牧

三吳列婺女。九錫欺孤兒。霸王業未半。本朝心是誰。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毫釐。寂嘿經千慮。分明渾一期。川流縈智慮。山聳助扶持。慷慨匡時略。從容問罪師。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義懸無敵。鳴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豈復慮能支。子夜星纔落。鴻毛鼎便移。郵亭世自換。白日事長垂。何處躬耕者。猶題殄瘁詩。

題籌筆驛　羅隱

拋擲南陽爲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惟餘巖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

題籌筆驛　薛逢

天地三分魏蜀吳。武侯倔起贊訏謨。身依豪傑傾心術。目斷雲山演陣圖。赤伏運衰功莫就。皇綱力振命先徂。出師表上留遺恨。猶自千年激壯夫。

籌筆驛　李商隱

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眞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籌筆驛　殷潛之

江東矜割據。鄴下奪孤嫠。霸略非匡漢。宏圖欲佐誰。奏書辭後主。仗劍出

全師。重襲褒斜路。懸開反正旗。欲將苞有截。必使舉無遺。沈慮經謀際。揮毫決勝時。圓瓠當分畫。前箸比操持。山秀扶英氣。川流入妙思。算成功在彀。運去事終虧。命屈天方厭。人亡國自隨。艱難推舊姓。開創極初基。總歎曾過地。寧探作教資。若歸新曆數。誰復顧衰危。報德兼明道。長留識者知。

朝天嶺因懷孔明從此出師次訥菴年丈　　任甲第

朝天嶺上翠霞稠。多少關山自壠頭。九折險途雲外度。一江湍水硤中流。金城在昔稱天府。劍閣凌空障益州。却憶漢師虛六出。至今烟雨使人愁。

大相公嶺

九折刺史坂。七擒丞相橋。沉黎漢原古。巖道蜀關遙。策馬氷槽滑。乘樏雪瀞消。我行再經此。感慨一長謠。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武侯所從出師也　　蘇　軾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撾。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卷沙。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髽。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烟霞。往事逐雲散。故山依渭斜。客來空吊古。清淚落悲笳。

登博望山亭次韻　　童承叙

臺艮亭高當古驛。短垣疎牖坐來清。濃烟密竹斜穿逕。落日層岡曲抱城。客裏雲霄勞騁望。病中嵩洛愧經行。臥龍寂寞丘原在。惟有春農帶雨耕。

瀘水　胡曾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烟高。誓將雄略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諸葛鹽井　蘇軾

自注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每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

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取嫌未多。井上無閑綆。

五丈原　胡曾

蜀相西驅十萬來。秋風原下久徘徊。長星不為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

五丈原　李東陽

五丈原頭動地鼓。魏人畏蜀如畏虎。揮戈指天天宇漏。將星墮空化為土。鍊石心勞竟何補。侯歸上天多舊伍。羽為前驅飛後拒。忠魂不逐降王車。長衞英孫朝烈祖。

五丈原　羅汝敬

五丈原頭吊武侯。野蒿叢棘滿山丘。中原無復三分勢。聚石空餘八陣謀。不有忠誠干日月。安能香火祀春秋。天何弗永炎劉祚。空使英靈萬古愁。

白帝城懷古　杜應芳

空城久寂寞。吊古幾踟躕。躍馬雄稱帝。揮蛇識泣姁。連營三義重。托幼一忠孤。惟有年年柏。常號夜夜烏。

晚過白帝城　范　徠

早繞巫山翠雲堆。暮馳夔門之西白帝臺。青絲黃勒絡頭角。一息百里飛塵埃。眼底乾坤眞駒隙。古來廢興渾博奕。叱雷叱電坂下雄。驅山塞海秦世隔。豈獨公孫躍馬曹。睥睨井底龍豹韜。赤水一出心徒勞。只餘千山萬水中。猿度絕壁鳥橫空。野花嬌樹春風紅。皓魄弄影青娥宮。雙崖三峽鎖天鑰。踞江覽領相巃嵸。扞關之陽侯。翻浪還鬭攻。虎鬚龍脊兩潭怒奔騰耳側隨轉蓬。搜奇吊勝莫能至。欲登突兀縱遠視。漏聲已催玉箭高。報語行人馬如駛。人行馬駛難暫停。鞭梢隱地掣流星。褰帷半開山色冥。風物須臾移幻形。留蹟依稀夢寐經。脫言英雄戰場在。魚復永安只名改。鼎足三分漢祚新。風雲會合瞻丰采。天生臥龍伊傅儔。草廬應運權相投。縱橫宇宙歸正統。將帥復有關張侯。連吳伐魏王師震。百牢關外無血刃。蔚山龍洞銀漢洗。偃戈扶犂青野潤。憑高題咏後來人。誰蹤陽春白雪塵。飄零子美瞿塘日。咳吐宮商意獨眞。祗今長歌短調存。遏雲走石織天孫。澄珠光涵混茫接。風雅不絕標崑崙。崑崙迢遞爭孕秀。白鹽赤甲空馳驟。羽扇崢嶸八陣傳。草堂感慨千篇就。我今所思一二賢。征途回首輿蹁躚。夜闌秉燭聊書案。文章勳業俱茫然。年不可復壯。時不可復悞。間關皮骨已二毛。明朝猶走川西路。

夔州歌　杜　甫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古柏行　　杜甫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工。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古柏　　李商隱

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閟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燕雨。枝折海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曆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爲問昭融。

古柏　　陸龜蒙

密葉四時同一色。高枝千歲對孤峯。此中疑有精靈在。爲見盤根似臥龍。

題古柏　　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旁枝。駢肖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攢柯垂陰。分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色天風。蒼蒼冷冷。會到靈山。老柏縱橫。亦有大者。莫之與京。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爲禎。斯廟斯柏。實播芳馨。

懷古

諸葛武侯　　貢師泰

劍江流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曾歸後主。大星先已墮前軍。
南陽祠廟荒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

武侯　　吳澄

含嘯沔陽春。孫曹不敢臣。若無三顧主。何地着斯人。

武侯　　尹仲明

建安天下如潰瓜。一榻之外非吾家。黃屋飄颻定何許。龍爲魚兮鼠爲虎。
老瞞詐力敢欺天。朶頤半鼎方垂涎。紫髯將軍一攘臂。控荆引越三千里。
慷慨山東大耳兒。南飛烏鵲棲無枝。草廬一語君臣契。目中久矣無吳魏。
堂堂大義凜不磨。靈關劍閣爭嵯峨。昨夜西南一星落。六尺之孤竟誰托。
渭水旌旗歸故都。江上空存八陣圖。抱膝長吟出師表。古柏蒼松爲誰老。

武侯　　陳剛中

當塗哮吼健於虎。卯金一脈如寒土。民間只有大耳兒。眞是高光宗社主。
南陽笑脫青蒭衣。出試烏林萬火炬。永安受遺輔太子。漢賊未除忠膽苦。
峩眉山高錦江寒。白旄一麾招搖怒。出師兩紙流涕書。三代而下無此語。
中營若不墜長星。何必逆雛釁征鼓。定知成事繼蒼姬。禮樂光華耀千古。

諸葛武侯　　憲宗皇帝御製

漢家神器逼姦雄。帝胄恢弘起臥龍。不是營星中道隕。定教吳魏盡朝宗。

諸葛武侯有序　仝　前

孔明值漢室板蕩。隱於南陽。司馬徽謂劉先主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諸葛孔明俊傑也。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信其言。枉駕三顧。與論天下事。十去七八。惟巴蜀用武之地。今得之可以鼎足三分。後果如其言。孔明身爲將相。竭力盡忠。死而後已。自漢以來一人。豈不信哉。

勸君屈己結孫吳。畫策常排八陣圖。忠力儘能恢漢室。老天無意復東都。

感懷　李　白

漢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極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爲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感懷　楊　基

鄧禹南陽來。杖策歸光武。孔明臥隆中。不即事先主。英雄各有見。何必問出處。孫曹與更始。未可同日語。向非昭烈賢。三顧猶未許。君子當識時。守身如處女。

宿夔門懷孔明子美　張佳胤

艤舟下席楚雲生。落日青霜白帝城。踏蹟難忘諸葛陣。野田曾爲杜陵耕。

休言天地終陳迹。爭使江山借重名。事業文章看二子。風流無限古今情。

詠史　周曇

豫州軍敗信全窮。徐庶推能薦臥龍。不是卑詞三訪謁。誰令玄德主巴邛。
一家區宇忽三分。齷齪車書曷足論。定有伊姜爲佐輔。忍教鴻雁各乾坤。

詠史　李華

蜀主相諸葛。功高名亦尊。驅馳千萬衆。怒目瞰中原。曹伯任公孫。國亡身不存。社宮久蕪沒。白雁猶飛翻。勿言君臣合。可以濟黎元。爲蜀諒不易。如曹難復論。

讀出師表　沈周

兩篇忠告慷慨辭。字字中間有涕洟。天下二歸心屬呂。隆中三顧道存伊。
老臣虛己六未解。晡子輪才十倍之。講論堂堂誠激烈。孤忠瘏瘏力驅馳。
轉征南北思何遠。愴及桓靈語更危。開濟莫酬徒有策。英雄先死却無時。
天荒大野星俄隕。水嚙空江石不移。不朽文章千載事。後人能鑒乃能悲。

梁父吟　劉因

功名且就漢庭多。畢竟曹瞞果我何。汶上千年英氣在。有人梁父正高歌。

書漢丞相諸葛武侯傳後　趙孟若

寰海生民等釜魚。先生高臥意何如。當時不是劉玄德。三顧何因出草廬。
魚水相歡分最深。肯因生死負初心。鞠躬盡力王師老。一片忠忱貫古今。
街亭忽遽兵初敗。箕谷倉皇戰亦休。漢解巴亡天莫助。千年掩卷淚如流。

當時三顧起隆中。自許匡時志略同。萬古君臣一魚水，死生不變見英雄。

蜀城懷古　劉希夷

蜀土澆水竹。吳天積風霜，窮覽遍表裏。氣色何蒼蒼。舊國有年代，青樓思豔粧，古人無歲月。白骨宜丘荒，寂歷彈琴地，幽流讀書堂。玄龜埋卜室，采鳳滅祠場，陣圖一一在，柏樹雙雙行，鬼神淸漢廟，烏雀參秦倉。歎世已多感。懷心益自傷，賴蒙靈丘境，時當明月光，

南陽東七里爲臥龍岡諸葛忠武侯草廬在焉遺像藹然慨題二十韻　黃景昉

恭謁淸高像，裏南兩度看。風雲緣傳築。溪壑異巖灘。莫辨烏誰止。總知龍所蟠。墓猶連古冶。居頗負崇巒。三顧思疇昔。六飛扈永安。桓靈身痛恨，荊益事艱難，火適逢薪盡，棋無奈子單。開誠庸褘琬，益智寫申韓。鼎足基粗定，秤心嘔易乾，才高兵厭詭。國小政懲寬。忽忽歌梁父。森森樹錦官。悲來原五丈。望去嶺千盤。未少棲眞谷，何勞拜將壇，蛤蛙銅鑄鼓。牛馬木傳餐。膝可終朝抱，書惟大略觀，佳兒生太慧，嫫媖德相歡，誰令馳驅許，居然涕淚端。微衷天日鑒，往蹟雪霜漙，曲筆癡陳壽，甘心帝魏瞞。忍窺祠下井。嗚咽至今寒。

卷十四

賦

八陣臺賦幷序

劉望之

余與客登夔子城，望八陣圖，感忠武侯之行事，恨世議者之弗獲於斯也。作賦以悲之。其詞曰：

靄孤臺之巋然，臨千步之沙場。石離離其班班，紛棲鴈之未翔。山暝黑而更惡，水雖波而不揚。澹徙倚其不去，含鬱訏之內傷。是何以使之然哉？客或告之：在漢之亡，有人超然，臥鄧南陽，甚似阿衡。樂未渠央，感大耳之至意，姑黽俛而徂征。又佀子房，初未意隆準之老也，及其既作，亦不能已。手胼足胝，夙夜赤子。忽一龍與一蛇，蓋亦未可以優劣計。大兵初來，雷電下空，瑋孱小兒，孰嬰我鋒。駐師江郊，坐向必東，蒐我卒乘，取彼凶殘。中原有狐，憑陵宮墻。我不往取，高帝在天。衆謂卯金之不可相，而況天子之賢也。運去道窮，嘔血繼之。非公實愚，愚者不知。自古聖賢，亦行其義，道之不濟，已知之矣。相夫子之所立，固已無窮而不貲。彼丕操父子，烏雀犬彘之竊食，雖甚饜而不害其驚疑。愍世俗之陰陋，徒顧瞻而涕洟。請舉酒以酹公，混一笑於江湄。

述賢亭賦幷序

闕　苑

黃星既殞，火井重炎。孔明志在電掃荆揚，席卷許洛，布四頭八尾於平沙

之上。乃昔人臨流感嘆之所。余慕其風烈而述其德業。因名斯亭曰述賢。考其陣法。則方以八環一而爲九。馬隆遵之以破賊。圓以六包一而爲七。李靖遵之以平虜。蓋戰守處畫。部伍節制。所重者勝。所忽者敗。所以觀宏規者仰服。指奇蹤者稱美也。且益州分應井絡。僻在坤維。而武侯以區區之蜀。莅政至公。董武立信。貫許國之精誠。伸命世之勇略。令施竹帛。不纘而溫。律嚴斧鉞。不寒而慄。方其鷹揚上國。虎視中原。驍將聞風而奪心。壯士望塵而破胆。擁精銳之衆者。堅壁受辱。稱骨鯁之臣者。仗節包羞。玩敵於股掌之上。措勝於談笑之間。比昔賢則過之。責斯人而備矣。余搆亭於此。俾其登之者。識常山蛇勢。知天下奇才。壯雄圖之不朽。想英風而猶在。嗚呼。天假其年。則禮樂攸興。天命有歸。則智力無用。大筆方籌。長星遽墜。陵谷已遷。尙有典刑。蠻戎雖化。不忘武備。況今夏賊干常。遂竊位號。晉豫遺民。阻聲教之施。漢唐故地。暌正朔之奉。而受鉞登壇。專長城之寄者。節制可忽耶。祕殿筆閣。當方面之權者。勤勞可繼耶。今步遊躡上。鑒前追往。作古賦以述其始終。使夔人歲時歌之。不無感慨焉。雖然。孔明方躬耕之時。處布衣之賤。倘不遇三顧之主。安能縱七擒之會。噫。自古英雄之士。時命不遇。其名湮滅而無聞者。惜哉。賦曰。

鼎分率土。姦賊陸梁。孔明布石於平沙之上。高步於大江之傍。志馳許洛。欲掃荊揚。按其宇九宮之法。本河圖八卦之祥。縱橫魚貫。曲折鴈行。雖云蛇勢。實曰龍驤。其始也。荷寫誠於傾蓋。遂感激而褰裳。應雲龍之隱隱。信

魚水之泮泮。其終也。酬三顧而不爽。縱七擒之所長。資一時之談笑。播千載而芬芳。況夫才兼管樂。政黜申商。蜀則冬日。魏則秋霜。蜀民暖於布帛。魏人困於豺狼。於是弁聲東下。響應西方。折曹氏之牙角。挫仲達之鋒鋩。至今秦隴耻其巾幗。梁益詠乎甘棠。論高節則勝棲岩之入夢。鄙負鼎之干湯。推治體則蕭何爲政之咳唾。子產遺愛之粃糠。量行事則用兵如晉文之示信。教民如周誥之成章。觀施設則肩輿羽扇。以節金鼓。木牛流馬。以代梯航。遵節制則馬隆以八陣用於晉。李靖以六花顯於唐。宜其斬王雙而走郭淮。殺張郃而辱宣王。吁哉。飲渭之龍。隨天數而已沒。吞吳之蛇。如蕢氣而難藏。所以餘威遠振。遺跡尤彰。忠義撫劍而嘆息。英雄沾襟而感傷。戎蠻懷德而縞素。士民追昔而蒸嘗。余徘徊灘上。不見鵝鸛奕奕。龜蛇央央。但覺雙魂失宅。三甲負芒。瞿唐風急。起彼聲之鳴咽。巫峽雨散。連天際以淒涼。縱使秦雲變色。魯日迴光。竟與草木同朽。皆無益於興亡。宣和二年十月十五日魏陵閣苑述。

八陣圖賦

楊維禎

遐哉邈乎。蠶叢故墟。劍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強淵狺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衝宅兮。風雲

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能柔於能剛。喩以常山之蛇勢兮。會未測其洋。巴之水兮。猕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礔礰。彼貧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魂石。非神物之陰衞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貌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算不出於八奇。賊之望而走兮。甘巾幗之受雌。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兮。肆獯鬻之赫伐。逮尙父之六弢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兮。軼軒皇與天姥。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造。歘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天兮。掩炎精之皓皓。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沂錦江。山川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釃吾觴。招謫仙兮呼子長。訪魚復之砂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渡瀘賦

何景明

晨瞻崇丘。鬱乎相袤。扃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日。江深夕流。蓋將濟於瀘水。傍人告予以理舟。沿洪波以直度。迎迴飈於上游。顧中原而緬邈。文西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勤。懷古人而增憂。想夫漢炎既燼。蜀都始家。區土未闢。士馬不加。深入五溪。橫制三巴。冒險逼塞。柔邇來遐。收先髳以帶甲。率庸盧而習戎。捷吳權之堅銳。摧魏懿之精華。今其斷岸遺律。寂寥水涯。苦霧縈石。悲風振沙。音塵淪絕。古今長嗟。歎餘風兮莫覯。幸故址兮重

過。西望開創之基。形勢蒼蒼。襟夔府而控荆門。峙巫峽而流瞿唐。簡書零落。陣圖縱橫。煙磧下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猶憤。魚鳥畏而將翔。功雖殞而譽遠。身既沒而國亡。南瞻祠廟。巍兮惝宏。松柏蔭戶。丹青閟宮。垣罥林蔓。堦卷寒蓬。亦徒嘻吁父老。涕淚英雄而已。嗚呼。當其長嘯之後。三顧之餘。氣感雲龍。恩同水魚。念季葉之否運。思中興之遠謨。偉雄並乎三分。恥偏安乎一隅。何途違其懿志。竟弗騁其長驅。吾哀斯人。遭時不淑。宜三代以翱翔。胡群奸而馳逐。匆功業兮難成。且年歲兮易促。嗟哉天道。高不可摩。得志者寡。失志恒多。苟道之不行。雖孔孟其如何。泛泛吾舟。載揚其波。檥彼清潯。陟彼中阿。無人可邀。聊獨行歌。歌曰。朔風起兮瀘水寒。扣檝中流兮懷昔賢。遇匪其時艮獨艱。嗟嗟遇匪其時兮艮獨艱。

八陣圖磧賦 并序

羅士琥

八陣圖有三。永嘉薛氏云。一在魚復。一在廣都。一在沔陽。成都記以爲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然則在魚復者。其方陣法歟。風后遠矣。馬隆之贊。獨孤及之記。韜鈐裂素。筆墨畦徑間爾。磊磊落落。晶晶熒熒。長留水滴。千載如新。其諸葛公魚復之所陳歟。篝燈賦之。

客有揮奇肱。馳桂軸。鞭素鸞。御黃鵠。出牂牁。踰瓦屋。策青兕。邁黃竹。訪雪外之蓬姿。超雲間之滴博。探玉斧之界畫。翱金精於寥廓。千里一息。忽經魚復。於是俯鱉令之幽居。尋孔明之遺躅。但見渺瀰漫之平灘。列參差之

低玉。或週迴而維衞。或拱揖而倚伏。或軒豁而欲馳。或蹙狄而如簇。謂其爲遼海神鞭之斥麾也。庚稽山之馬羈也。神禹鑿餘之所飛。媧皇補天之所遺也。又謂其與水火土同時而生根先天氣之希夷也。何啻陘淜屏。如萬騎之西來。激射蕩潏。飛流漰沫。亘古今而莫之移也。俯而睨。仰而思。已去而復顧。盤辟而委蛇。曰。噫嘻。我始知之矣。風雲慘淡。豪傑經綸。蟄其猶龍者。隆中之所蘊。神其妙用者。八陣之所陳。攬其薇壁門兮重開。倚却月兮連環。天衡十六兮據兩端。地軸十二兮居中閒。風八陣兮附天而前擁。雲八陣兮附地而後環。天地之前衡。一變而爲虎踞。其附天之風。亦再變而爲蛇蟠。天地之後衡。一變而爲龍驟。其附地之雲。亦再變而爲鳥翔。於是七八爲經。九六爲緯。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而成八陣。磐磐有中權後勁輕重之別。有先陰後陽剛柔之節。以實擊虛兮明彼此。以先奪後兮定主客。我簡而敵常繁。我閑而敵常迫。以正合兮以奇勝。乘陰陽兮論生尅。門具將發。游軍補闕。合之則一。散之則八。握機之妙。在指掌屈伸之列。凡其銅鼓震而獦獠之頭開。木牛騰而闘隴之魄摧。孟獲之所謂天威。司馬之所謂奇才。皆此圖之土苴塵埃也。彼有方圓牝牡。衝方車輪。罘罝鴈行。四頭八尾。托名於八卦。倚重於武侯者。特劍首之一吷而已。得其徼而遺其微。舍棟梁而拾節梲也。雖然。斯義也。風后握之。佐軒轅。擒蚩尤。而爲萬古兵家之師。馬隆識之。作鹿箱車。破樹機能。而成涼州一戰之奇。何曠世之良材。竟不卒其所施。會出師之未既。遽殞星之流輝。

淒涼平梁父之吟。際會平風雲之期。幡然於三顧之餘。夫豈不知炎德之微。而猶區區此圖之爲邪。人亡事往。名留蹟遺。桓宣武見之。僅識其常山一節之勢。杜工部過之。激而爲江流不轉之詩。豈武侯忠赤貫此諸石。陽侯川后者。爲之阿護。遺千古無窮之悲也。蓋公之所可能者人。公之所不可能者天。天運不復扶漢祚之衰。是以天戈不能回漢日之西。未可以成敗利鈍。而隨聲於黃口之嗤嗤也。觀畢。又從而爲之歌曰。伯仲間兮呂伊。失蕭曹兮定指麾。才十倍兮曹丕。遺巾幗兮懿惝而見揮。操如鼠兮睨隣雞。公如龍兮入天飛。八陣圖兮雲栖。尚見公兮杜德機。圖不盡兮柏十圍。後千載兮依依。微斯人兮。吾誰與歸。

記

古柏記

田 況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柏。年祀寖遠。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足異者。杜甫嘗作歌。段文昌亦作文。摹狀瓌奇。人多諳誦。故老相傳及記事者云。自唐季凋瘁。歷王孟二僞國。蠹槁尤甚。然以祠中樹。無敢伐剪者。皇朝乾德丁卯歲仲夏。枯柯復生。日益敷茂。觀者歎聳。以謂榮枯之變。應時治亂。武侯光靈。如有意於茲者。誠爲異哉。因命工圖寫。備述本末。以貽好德者。

八陣圖集記

趙 忭

八陣圖。諸葛武侯作。在府城北七十里新都彌牟鎮。有廟存焉。趙清獻公

集記曰。武侯於八陣鄉。以二爲隆基。凡一百三十所。蓋左右六十四。前二。每基下五六寸。皆江石也。耆老相傳。其石蓋六數。武侯於此。敎戰陣出入之法。舊記謂四面開四門。起六十四魁。應六十四卦。八八爲行。周回四百七十一步。所謂六十四魁。但得其半耳。王恭簡公續記曰。眉州賢良王當嘗論八陣法。刻石廟下。論云。八陣之法。四奇四正。基部壁立。其體皆方。奇正相生。風旋日暈。其用皆圓。蓋方利於正。方其體則其勢固密。故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此所以爲不可犯也。圓利於動。圓其用則其勢健決。故其動如雷。其疾如風。侵掠如火。此所以爲不可禦也。其體雖方而圓在其中。其用雖圓而方在其內。此所以爲不可測也。奇正相循。出入往來。如環之無端。體用迭作。合散變化。如神之不窮。圓之爲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雖五旅之師。師如一身。如木百圍。根株相連。各有體統。友禦相屬。各有條理。雖五師之軍。軍如一本。故其法曰。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圓之爲利。其來久矣。圓之爲用。務以分其勢而散其兵。疑其心而亂其目。勢分則陣薄。兵散則氣怯。心疑則易却。目亂則易眩。圓之爲用。以將雜卒。卒恃其將。以強雜弱。弱恃其強。將卒相恃。理必俱勝。強弱相恃。勢不偏敗。突出爭先。鷹揚免脫。不可拒也。併力盡怒。齊勇如一。不可遏也。其氣益銳。則其節益險。如驚湍巨浪。不可涉也。如層崖峻谷。不可越也。使敵得之。如蟲之著網。魚之在笱。虎之陷穽。是以其將可却。其兵可殺。其重不可脫。八陣之法也。營室之法。四奇四正。屯亦如之。戰陣之法。

左旋右轉。教亦如之。教之有法。必欲其誠。蓋誠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故前後相屬。首尾相接。如得於天。如出於地。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入於神也。教之爲法。築土爲壇。其形皆圓。其數皆八。壇之高下。與人相稱。壇之闊狹。與陣相稱。奇旋向左。正旋向右。旋向左者。攻在外也。旋向右者。攻在內也。或旋向左。或旋向右。便其用也。或攻在內。或攻在外。系其例也。教之爲法。在家則依比閭族黨之儀。在軍則依伍兩卒旅之法。使之更相親視。有無相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自此以上。皆文官主之。教之忠厚。教之正信。教之孝友睦婣。教之禮義廉恥。自此以上。皆武官主之。教之出入變化。教之射御擊刺。教之先登啓行。教之破陣刲將。在家書其美惡。而辨其賢愚。在軍記其勇怯。而別其利鈍。歲終則以功行差次而進退之。使之剛而不暴。勇而知義。入則可與同其安。出則可與共其危。故可生可死。而不可使犯非義者。八陣之法也。常山蛇陣。安則靜。靜則直。觸之則動。動則圓。孫武常山蛇陣。杜牧以爲八陣勢。取桓溫說也。傳謂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演孫武法也。八陣取諸八卦。欲包并八荒也。旌旄旗幟。各從其方之色。欲別其屬也。四維從其二方之色。惟西南獨從土色。依其相生之數。則上實居北也。八卦變而爲六十四象。四陣散而爲六十四隊。今成都東南隅。號曰棋盤市。此舊八陣營也。故知其在陣則方。城北彌牟鎮。地名八陣。見存土堆六十四。此教閱之所也。故知其在陣則圓。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非有此道。不能用也。或謂取遁之八卦。非也。此術也。非孔明之事也。夔州亦

有八陣石壘在江濤中。而彌牟八陣在平地。其法一也。疑孔明遠慮。亦杜元凱襄陽刻碑之意云。今按八陣。謂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者是也。天取其覆。地取其載。風雲取其變化。龍虎取其動靜。鳥蛇取其相應。風生於地而虎從之。雲騰於天而龍從之。鳥爲動物。必翔於天。蛇爲蟄物。必蟠於地。蓋有同位相生之義焉。八陣論謂彌牟見存土堆六十四。考之舊圖經。謂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一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棋盤市今無其迹。彌牟鎮土堆尚存。凡一百二十有七。與淸獻集記又不同。蓋恐崩摧之故。然其布位。參差不齊。不可強曉。茲兼圖於左。以俟知者。

八陣圖記

劉　昉

魚復陣磧。創自武侯。江流莫移。若有神之。雖經毀改。幾失其眞。稽之圖經。訪諸故老。而遺迹隱然。尙可見也。顧將堙沒。余心是悼。亟令軍士裒石增累。悉還其舊。方圓曲直。縱橫廣狹之。不敢少加損焉。尙慮它時復罹。前戹。刊圖於石。用示後人。界垣之內。縮而計之。以丈爲分。其外圖山川城郭之勢。而不計以度。且命作侯祠於城上。以俯臨之。夔人歲以人日。傾城徙市。縱遊八陣之間。謂之踏磧。是役告成。適當是日。賓僚咸集。酎酒陳詞以落之。昔侯嘗擒孟獲。獲觀營陣。心不服曰。若秖如是。固易勝耳。逮至七縱七擒。然後以爲天威。及司馬仲達觀其軍壘。則嘆服曰。天下奇才也。桓溫過此。雖能知其爲常山之蛇勢。蓋亦未究其妙。然能知與否。在孔明初何損

益。余非能知之者。姑修故壘。以俟來哲云。紹興戊辰正月丙寅瀏陽劉昉書。

萬里橋記

劉光祖

諸葛孔明用蜀。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於可復。夫歷周秦兩漢千有餘年。孔明乃以蜀偪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學探伊傅而迹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迹亦粗耳。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閒。人事更幾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蓋受孔明之任以來。由蜀走闕道亦如之。其於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道德勳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鎭蜀也。始至謁古栢祠。卽命葺之。明年。作祠廟于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曰。諸葛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今其遺跡所存尙多。而萬里橋者。適偪吳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之。猶陋弗稱。則命增爲石魚。釃水爲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眈眈。屋成繩繩。巖巖翼翼。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偪吳之志。亦未嘗一日不在於中原也乎。光祖忝

公元僚。公命光祖爲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萬世。若曰橋美名。公又與之爲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新都縣八陣圖記

楊　愼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鎭。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于萬全。非借一于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儳。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于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殞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與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愼嘗

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没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

銘

武侯八陣圖銘并序　　劉隅

鳱芁六合之間。或峻壁巍峯。時而崩摧。長濤巨浸。時而斯竭。亦或有磐石涓泉。終古不可夷而絕者。此固神理氣化之能。然非至人。莫能前識焉。蜀諸葛武侯八陣圖有三。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其一在夔之魚復沙上。即此是也。數千年餘。渦迴浪湧。每夏秋之交。日星爲之瞑晦。蛟龍爲之駭匿。大地羣壑。爲之震搖。而壘壘之石。曾無損移。顧不異甚矣哉。庚寅春正之日翌日。艤舟浦次。登觀奇蹟。徐步而周望。乃略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微。武侯神識之遠也。蓋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岸。岸有土壤。易崩。故江漲則益趨之。唯浦石離離。隆然介其中。盤錯鬱結甚固。浦之下。則東以瞿唐。鎮以灧澦。江流扼於吭隘。漫渙而回延匯數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漩緩歇薄之會。而盤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剗。灧澦不拔。則石無可轉之期。唯諸葛公智炳物始。機測化終。爰

演兵圖。於此靈渚。擇坦極險。層至靜於至動。使夫扶漢討賊之志。忠貞雄武之槩。昭垂萬世。與天地江山俱敝爾。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廡。以俟觀者。銘曰。

岷嶓黑水。實唯梁州。乾關重險。坤垠上游。烈烈武侯。炎精是爐。靈威大暢。于梁之區。粵古軒皇。風牧執象。摧妖殛兇。兵陣是創。姜望佐周。留侯授沛。不有神契。孰開草昧。惟公獨生。在漢季業。龍姿騰厲。以翌昭烈。奇機在握。聖明同揆。雷躍其行。嶽峙其壘。眘此魚復。緜延斯千。瞿唐下扼。灔澦擁前。江濤排天。此無衝激。終古不移。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訓貔虎。蛇鳥舒蟠。風雲飛怒。式法太乙。體喩常山。分合游翼。奇正循環。蹙吳吞魏。皇漢是衍。頻頻其裹。如石不轉。業虧鼎足。運丁星隕。唯此無疆。與天地準。我銘非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紀。玄理可尋。

卷十五

碑記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莛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

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群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主以西南奧區寢亂。餘烈罷耘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材。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濟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脩謁。有儀可像。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尙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仁之嘆。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尙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譴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

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沉沉。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峯。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繄乎爲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慈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由是衆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支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變。眞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墅。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委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世。實念大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胥宇南陽。堅臥待主。三顧禎覡。群雄粗定。必也箠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

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魂。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付託。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荐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頤其原。夫民視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諭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正元十四年記。

重修先主武侯廟記

任　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有能仗義而行。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於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已者。非以義勝故歟。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冑之英。負非常之略。崎嶇奔走。經理四方。遂有蜀漢。蓋將憑藉高祖與王之地。建立本基。以紹復漢家大業。當是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高遠英特。駸駸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於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區宇。不負其

君付托之意。可謂社稷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於運數。屈於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於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所。丘阜巋然。山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西偏少南。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墻。率皆頹圮。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九月。蜀當謀帥。上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置四川使。出鎮成都。臨遣甚寵。粵明年夏四月。公始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若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度。以是歲十月己巳。經始落成。于明年三月己丑。雖號爲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雘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於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用工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八。爲錢無慮二百萬。木章竹箇。取於津步。商旅之征。勞與費。民不知焉。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書其事。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爲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爲。非深於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今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懍然。一以宗王爲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

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爲牧守之所當先也。鎭蜀未幾，威德旒聞，蠻夏寧謐。視忠武不愧，異時志得道行，其助恢漢業，與三代之禮樂不難矣。公名剛中，鄱陽人，開豁邁往，而克勤庶事，綜練周密，治蜀之政，百廢具舉。不獨新此廟之可書也。紹興三十年記。

忠武侯祠堂記　張震

漢昭烈以區區一隅，當天下三分之一。特有忠武侯而已。自操敗赤壁，昭烈始收江南，以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及昭烈入蜀，侯鎭荆州，率張飛、趙雲、泝江而上，與昭烈會，以成平蜀之功。其後永安受遺，歲往反在則瞿塘控扼經營之地。侯豈時有意於此哉。今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臥龍屯營，廼不復見。按晉永平中，臥龍始以山名。唐夔州治白帝，侯廟在西郊。杜少陵所謂臥龍無首封江濆者也。不知自何時併爲寺，寺故有祠，又不知自何時已失之矣。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之，顧人獨不然。予是以有感焉。蓋天下之才，不乏其卓然特立於功名之會者，固有知矣。至責以大人之事，則懍然如恐不及，惟所志狹，所施陋矣。三國鼎立爭天下，漢號最弱。昭烈戰每不勝，而四海之義皆歸之。吳孫氏以江東伯，人材視漢魏爲多。其取江陵，破猇亭，功最俊偉。然知權其與而忘用之敵，謀蜀則巧，謀魏何拙也。關羽在荆州，攻曹仁於樊，吳操議徙都避之。此何與吳事，而權寧屈於魏，請取羽自效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用師於吳，兵敗身困，摧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讐吳當益甚，而若直置不問，此豈恕

然眞忘吳者哉。顧所讐者大。魏竊神器而竊取之。其罪與吳孰重。使蜀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或者持刺虎之術。乘吳後。是代魏受禍也。嗚呼。侯經營天下之略。其規摹意度。與吳相絕如此邪。世徒知周瑜呂蒙陸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儷。而侯不過拒司馬懿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爲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蓋不與也。此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強用力所能致乎。三國距今向千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類能言之。而吳人於數君子。未始有奉常者。侯於蜀廼特厚。蓋自當時固有巷祭野祀者矣。朝議以禮不聽。卒不能禁。廼聽立廟沔陽。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侯故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予始命臥龍寺僧慧璉。爲侯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思。而紀其大略。使復有文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爲然。隆興甲申日南至。右承議郎克敷文閣待制知夔州軍州提舉學士兼管內勸農事充夔州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安撫司事賜紫金魚袋張震謹記。

諸葛武侯廟記

張栻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爲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皇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折。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

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明所能逆覩。誦其所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竟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奮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日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爲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會無纖毫姑息之意。顧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發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若侯者。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者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上。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經石鼓山之左。會于湘江。則其廟食於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萬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刑獄鄭君思泰。知衡州趙君。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

書俾栻爲記。栻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彩猶存。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思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爲有益。蓋非淺也。惟栻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胷中所存萬一。則愧且懼焉。

移建武侯祠記　　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圖經者略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載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于茲乎。十朋從事之初。謁焉。裴回四顧。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它事未遑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螘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樓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屛宮之北。有水曰清瀼。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東過灩澦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群峯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爲節度推官宅。徙于它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爲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於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于左右。故祠以婦配。非禮也。別爲室以奉之。書史傳于

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論。書少陵詩于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紀之。詞曰。

白鹽峙天兮灧澦屹江。風雲慘澹兮翔翔臥龍。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雲爲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闕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合于圖兮自今始。事祀不絕兮有如此水。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王　謙

有至大至剛之氣。然後能行至公至正之道。是氣也。蘊於天地未分之前。散於天地既分之後。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誠天地之正氣也。古人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遇患難不爲屈。臨死生不少變者。何。善養此氣故也。孔子而下。惟孟子爲善養。孟子而下。其諸葛忠武侯乎。漢自桓靈失德。曹氏竊命。一時智臣謀士。悉爲之用。獨武侯高臥草廬。不求聞達。若將終身焉。及感昭烈三顧之恩。奮然起應。雲龍風虎。千載一時。振墜緒於一隅斗絕之地。奪遺黎於群盜垂涎之口。武侯果何所也哉。所見者至公至正之道。行之果處之當。不容一毫私僞雜乎其間。非胸中剛大之氣。培養有素。疇克爾邪。已而長驅祁山。有飲馬河洛之志。不幸天不祚漢。大廈方隆而梁木告摧。則君子當歸之天。而亦不敢以成敗例論之也。向使昭烈武侯不死。則復漢祚而成王業。可翹足而待矣。嘗謂出師二表。見武侯所以告後主。

一本於正。殊非刻挾陰謀之說，信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昔人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非過論也。宋鉅儒作史編書昭烈爲僭，武侯爲寇，嗚呼。昭烈帝室冑也。武侯王者佐也，孰爲僭，孰爲寇。善讀者能自知。奚喋喋爲哉。距南陽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岡曰臥龍。俗以爲武侯隱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祀焉。歷幾歲月。棟宇傾撓危基頹圮。鞠爲瓦礫。榛莽丘墟。良可痛悼。大德戊戌監郡奉直公馬哈馬拜謁竟顧謂左右曰。武侯漢之賢相。正義明道。誠有功於後世。若視廟貌久毀。祭血久乾。漫不加省。守此土者。能無愧乎。退與少府朝列李君源。貳政武略程公國倫。總判承務公忽辛。暨幕府高翊輩同其議。遂庀徒藏事。一易而新之。命典史李從善董役立象儀于中。以雲長翼德從祀。綸巾羽扇。其容肅然。足以起四方觀者之敬。庚子春。功已告成。禮請解梁太虛觀道士張志和主住持事。又劃旁近田貳百畝有奇。以爲歲時香火之具。嗚呼。若數公者。可謂敬於事神矣。神既能敬。一日。遣兵曹掾劉熙來速文。愚曰。武侯大節。陳壽且不能悉。況碌碌者哉。牢讓不可。因掇民謠作迎送神辭以遺。俾歌以侑神。其辭曰。侯之來兮颷馭雲車。其冠峩峩兮其纓于于。肴在俎兮酒在壺。禮雖不足兮敬有餘。侯之去兮何方。溪風清冷兮山月蒼涼。望之不見兮我涕滂。澤在人心兮。終千古而不忘。

勅賜南陽諸葛書院碑　程鉅夫

皇帝即位之四年。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顒言。臣幸待罪周行。在帝

左右崇智。下無以仰答聖明。有能推尊聖人之道。表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敷弘治化者。此眞臣人之職。而上之所宜聞也。臣謹按南陽城西七里。有岡阜隆然隱起。曰臥龍岡。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祠之。巫覡雜揉。薦獻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老長伏謁祠下。顧瞻徘徊。愾然興懷。謂守史烜曰。孔明三代而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建廟學而尊祀之。況其所游處者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是以建廟學足矣。遂諉烜。烜下邑主簿趙守訓董其役。迺合僚吏祿入之羸以備傭。相山之有良木堅石。而隸於官者。以具材審制席地之輿。記官養士之宜。上省以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卽工大修侯祠而加廣焉。祠之東爲孔子廟。廟之後爲學。凡堂序門廡庖湢庫庾肆業之齋。庋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以間計。祠十有二。廟學四十有六。端莊廣直。不務修麗。皇慶元年秋落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籍于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額。麗牲之碑。惟陛下幸焉。卽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孟等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之門。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學爲侯作也。宜以講堂爲靜成之堂。東序爲明志之齋。西序爲廣才之齋。閣所以叢群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名之曰諸葛書院。制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賡書之。翰林學士承旨鉅夫爲碑文書篆。并以付賡臣鉅夫。竊謂周道既衰。孔

子作春秋而萬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竊。群雄起而爭之。春秋幾廢。先主揭大義。發大號。再造劉氏。侯首稱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間關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煥然復明。至今三尺童子。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於祀爲宜。祀於其居爲尤宜。嗚呼。我朝聖祖神孫。武定文承。薄海內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以建。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誇前人聳後觀哉。所以教天下知爲君臣之道也。烜世有勳伐。今守饒州。守訓供奉翰林云。詩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既邈。王霸迭作。迺修春秋。褒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迹舜禹。厥德既衰。冠屨易處。不有先主。孰扶大綱。不有武侯。春秋以亡。河漢之間。南陽之郭。盤盤臥龍。惟侯之宅。山縈川絡。霧矯霞舒。俯想君王。顧彼草廬。惟侯之學。伯仲伊呂。惟侯之志。光武漢祖。躬耕之憂。廊廟之蹈。義信志詘。四海其悼。廟學之設。惟侯之思。天子之錫。惟我之儀。高山景行。君子所履。詞臣作詩。永作臣軌。仁宗皇帝在位十年。禮文具治。昔未遑者。彌綸大備。煥乎燦然。見諸事爲。則設科舉以登俊良。聘巖穴以崇隱逸。百司胥史。補之以儒。豈徒然哉。蓋將丕變天下之俗。承承繼繼。貽謀億萬維年。淵哉旨也。時之臣隣。莫不仰副聖明。佐興致治。故汴省平章臣瑋。行部南陽。謁漢諸葛忠武侯遺廟。壯侯之烈。曉有司、創書院。以栽育人材爲請。集賢大學士臣顥以聞。命中書平章臣孟。定其堂序宜名。學士承旨臣鉅夫文其事書

篆。并以付學士承旨康。嗚呼盛哉。陛下於一書院之切如此。有司奉揚之道。當何如哉。閱六七年。改猶未入刻。至元洊紀之六年。春二月。山長臣巖壽。白之府臣知府事脫脫。同知府事錄資判官雅納忒識禮推官矩。知事郁。提控案牘璟。僉曰。茲制敕也。稽閣又可如是邪。戒縣臣達魯花赤咎失蠻。縣尹仲謙。主簿元禎。典幕克明弗旬。巳劖之石矣。倡與修廢。顧不偉歟。而今而後。學之師生。對越斯碑。歌頌恩澤。以明聖人之心爲體。行聖人之道爲用。正人綱。識時措。尊教報本。何但作章句腐儒而巳哉。布衣臣懿稽首書。

敕賜諸葛書院增修學宮記　張繼祖

至元巳丑冬。諸葛書院山長洛川員時達過許昌。寻僑居草堂。揖曰。走承乏是役。臥龍祠下。以奉香火。敬其故。即忠武隱居之地。鄉人立祠。血食有年。大德戊戌。尹是府者。亦嘗葺之。以關張配享。比舊改觀。延祐二年。聖天子御極。開廣人文。風勵名教。近臣奏請創起孔明書院。制下中書翰林。詳定學制。仍以孔子殿曰大成。閣曰崇文。取侯之遺訓。講室曰靜成。東西兩序曰明志曰廣才。雄敞壯麗。大其故制。名之曰敕賜諸葛書院。撥田奉祭。廩給師生。設山長主之。迄今易四十星霜。風雨震陵。瓦木腐落。走歷三換歲華。戰懼無補。坐視就荒。其責愈重。乃積其田租。欲經營之。會知府事朝請莊公下車。以新養學士爲急務。乃曰。忠武侯故祠。朝廷立爲書院。俾其祀無終窮。優禮古之元勳。其亦隆矣。弗增葺之。無以副上崇儒重道之美

意也。山長汝其職勿怠。于是掄材鳩匠。廢者撤而新之。無者補而完之。如大成殿堂閣門廡。悉輪奐焉。聖哲儀像剝落。復設色焉。飭其牌扁。繪其祠壁。新其井亭。與夫祠之額。以及兩廊。繚其周垣。製祭器如香鼎罇罍爵玷籩豆之屬。百件有畸。凡五蘗六供卓。皆朱髹之。起東西齋各三楹。增琰琬及侯之嗣瞻二將子祠。下標著十將名額。皆前無而今始有之。弗紀歲月。無以示將來。然增葺皆知府公志。走代其勞。請予文其事。刊諸石以示悠久。不亦宜乎。予聞其言義之。竊謂侯之名氏。因書院而始著。侯之勳業。依吾夫子而益彰。而侯之盛心。千載之下。獨廣漢南軒先生知其然。摭其本末爲之傳。而後見侯平生大節。佐昭烈與復漢祚。剗除逆黨。以定中原。噫嘻。朱子有云。天運竟不回。王圖不偏昌。惜哉。侯之忠誠。貫乎日月。志節勵乎名教。歷千古而不磨。信矣。綸巾羽扇。儼然如生。奚啻篡逆仲達之知畏。亦豈踈壽之管見。能窺其髣髴也。子之新其學宮。遇賢尹相。與有成功。與其曠者。烏可同日語哉。遂書以激後之君子。

卷十六

碑記

重脩諸葛武侯祠記

王　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臥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故即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狹。乃下有司充廣之。又即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日亦就頹毁。前之爲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蔽風雨。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況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三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爲大門。以時啓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祠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衞南陽中護衞具焉。正倫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跽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嘆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不爲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至是正倫來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爲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

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光武明章。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秉禮義。狥名節。綱常之際。截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爲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逮華歆之志得。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知有非之者。雖吳國多才。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規。獨武侯奮勵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爲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懍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爲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禮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視教焉。蓋宜矣。然今之爲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尙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蓋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尙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爲監察御史。至今官。能持大體。以恭約愼靜之名。宜今之所立。有過人者。故爲文俾刻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記　楊士奇

綱常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四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續。亘萬載猶一日。不以前而豐。不以後而

啻。不有聖賢以扶持之。則人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耜於莘野以佐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鈎具於渭濱以相之。宇宙爲之一新。綱常爲之一振。拔生民於塗炭之中。登之於春臺之上。聳殷周維新之氣象。與唐虞比隆者。伊呂之力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隱於隆中。躬耕畎畝。謳歌梁父。有伊呂之志操。人莫之知也。惟司馬德操知之。惟徐庶知之。以之薦於先主。遂枉駕三顧於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謀嘉猷。足以破操之鬼蜮。擣權之鴟張。吹爐炎精之煨燼。俾之再熾於西南。厥後身都將相。鞠躬盡瘁。直欲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何渭上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隕。覩出師二表。則公志操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七縱之奇。八陣籌畫之妙。爲公能事者。知公之膚者也。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岡焉曰臥龍。有菴焉曰諸葛。有井焉、蓋公嘗汲而飲者也。有祀焉、邦人尸祝公之處也。歲久傾圮。鞠爲荆棘。建安陳侯悌。以甲辰名進士爲臺御史。奉簡命來守是邦。顧瞻曰嘻。勸節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爲鼎創倡。寅寀及屬。暨衛之武勳。相與和之。又俾郡之都紀。募緣於富室以助之。費既足矣。乃鳩材於川。輦石于山。陶甓于野。庀工傭役。中屹祠堂。傍翼兩廡。環以崇墉。蔽以修門。塑公像于中。凡鐘鼓几俎籩豆罍爵奉祭之需。靡不畢備。祠既落成。徵予紀其顚末刻之石。庶幾嗣而奉祀於斯者。得有考焉。嗟夫。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世之人。惟其皆有是綱常之理。故皆有是好德之心。惟其皆有是好德之心。故

樂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和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銘曰。成湯肇殷。伊起有莘。武王造周。呂奮渭濱。聖臣何心。孚乃一德。用扶天綱。用立人極。湯誓泰誓。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丁漢之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靖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既衰。吹之弗曄。師進于渭。星隕于營。混一之志。濆于垂成。有子曰瞻。死忠于國。先志之承。不匱之錫。臥龍之岡。實公舊廬。昔有祠宇。久焉榛蕪。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構之塗之。丹雘如故。乃潔罇罍。乃聲笙鏞。乃饎乃饔。乃享新宮。惟祀之崇。惟忠之勸。春蘭秋菊。終古盥薦。

重脩諸葛武侯祠堂記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欲為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偶合幸中。而疵纇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于一人。不能逃千萬人之目。誑于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而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于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爲之勢。帝胄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于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墮其志。累蹶累進。至于斃而後已焉。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

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彊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讋伏之耳。彼苟或者。以溝瀆之經爲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爲正。南陽府城西五里臥龍岡。爲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卽今鄧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陳悌。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爲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頹圮過半。弘治乙卯。河南參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馬輿。下知縣李遍。鳩工市材。復爲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後爲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爲堂六楹。曰臥龍祠。之左爲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於戊午夏四月。成于秋八月。又歸其故田肆頃以供祀事。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搆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于此者。亦可以監矣。君比以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爲之役云。

助修武侯祠宇記

葉桂章

嘉靖乙酉年仲冬。予奉簡命使唐府之南陽。暇日得晉拜武侯祠於臥龍岡。岡在郡城西南可七里許。叢竹蕭蕭。古樹森映。祠之前有孟陽溪。橫亘而東。未百步爲石梁。梁內爲正門。門內爲坊。坊入爲殿宇。肖侯貌其中。後豎碑亭。刻侯前後出師二表。岡脊爲八角亭。圖以八陣。卽草廬舊址也。舊覆之草。列縣歲入葺之。今且易以瓦矣。而草尙存。其愛禮之意邪。直上數步爲岡。原豎客亭三間。以資游息。最上丘爲樓居。四面洞開。一望千里。遠山長江。舉目無際。兩傍前後。皆爲裙房。以居道衆。崇祀事焉。地勢四面稍下。惟中岡龍起。故曰隆中。蓋南陽偉觀也。第時久未葺。率多草莽。其坊亦坍塌。唐甓墝垝坫鏝朽照堊之屬。亦皆有缺。豈作者遠而繼者疎邪。余方縱觀。病無以爲與理也。於是乃捐厥廩餼。圖惟聿新。因謀之南陽邑侯賈君。東陽君慨然曰。有司之責。而須執事。吾顏且汗矣。梓材丹雘。圖維其終。垂紹將來。當昭其始。執事尙識之。庶風來者。夫是役也。前人創之。大規弘制。所少者潤色焉耳。余安能爲役哉。譬厥三軍。餽以簞食。若爲高山。覆之一簣。余安能爲役哉。然善歌之人。人繼其聲。故犒師足全魯。偃息可以藩魏。其聲使然也。後之人同聲者。豈少也哉。余於是日。卽北上抵葉。別駕李公原任聞之。尤樂爲助。吾喜是役之有成也。乃援筆書之。以付賈侯。經營規畫。二君子有焉。是日同遊者。郡守宋公德威。鄧州守余君懋賢。州判金君信臣。並書此諗之。有樂助焉者。當俟訖工。書之碑陰。

重修忠武侯祠記

陳鳳

嘉靖十有五年二月。南陽太守四明居公。諱偉。字文卿。尊奉天命。肇禋祀。以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基迹隆中。感會魚水。中與炎祚。實維王佐。臥龍有祠。歷世崇尚。廬井依然。一維厥舊。熙朝有尊。厥有恒祀。儒臣撰策。郡守從事。亦孔之厚。自楊公以來。已十餘年。不復繕治。墻屋傾圮。丹碧漫漶。日就圮廢。豈所以欽賢承德意。維昔鄉先生。沒於社則祭。畏壘之民。猶虔俎豆。矧如忠武侯伊呂之亞。百代一人。而使其祠。久舊弗治。不知其可。爾乃飭庀五材。勤茲百堵。繕故爲新。增陋爲美。頹朽悉易。加以宏麗。棟宇侔雲漢。光采照天地。言言炳炳。過者起敬。一年再至。躬進牲帛。以稱朝廷崇古尚賢之懿。再踰年。遠遷秩憲司以去。其佐鳳乃採公言。是用作頌。刻之石。著厥終始。以詔來裔。其辭曰。當塗與讖。赤銳弗光。桓桓帝胄。奮志騰驤。陽爻既極。乃戰于野。栖栖襄漢。誰與佐者。睠茲南陽。高臥維龍。抱膝長嘯。時乎不逢。泥蟠天飛。感厥三顧。跨有梁益。承天之序。草廬碩畫。無言弗讐。受遺作輔。志復神州。大廈靡支。玄象示變。惜也未止。志士攸嘆。昭烈明府。出牧此邦。有惠有威。時雨時暘。有嚴閟宮。龍岡之上。往廢斯飭。赫矣宏敞。尊德上賢。明祀敬共。肅肅其敬。穆穆其容。君侯來思。雙旌五馬。從以賓佐。魚魚雅雅。君今去我。風軌則存。思君明惠。望君車塵。龍崗蜿蜒。環以淯水。告成有碑。於千萬祀。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記

張時徹

天下莫大於義。而強有力不與焉。智計不與焉。昔漢鼎之播也。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擅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以據江左。矜尙智力。競求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吳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與。間關困踣。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之土也。當是時。敢有言相輔以圖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之夫。承三顧之勤。乃遽許以馳驅。非徒以堂堂帝室之胄。足以聲大義於天下耶。已而雲雨既得。謀成掌中。光啓雄國。上延絕緒。發獻帝之喪。討曹瞞之逆。義檄四馳。荆楚響應。直欲首吞鄗鎬。尾控伊洛。然後兼吳會而蕩楚越。侯之言。蓋略酬矣。即其所自。設施拳拳。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爲務。故其言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如侯之心事者乎。故雖中道云亡。漢紐不續。跨有荆益。僅成鼎峙之勢。駑駕成車。未收混一之功。而仲達生走。平立死悲。後之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智計彊有力者、而有是乎。以今觀之。張弛協於人情。綜核周於庶政。斬將覆軍。發無虛舉。築室反耕。動有成算。八陣之圖不刊。流馬之運非古。則侯蓋非無智計者。故道化行於域中。風聲振於徼外。而頌功德稱神明。巷祭而野祝者。環梁益皆是也。語所謂生而正直。則死而爲神。其然乎。其然乎。成都故有專祠。既以合祠於昭烈而廢檗谷。王公曰。侯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庸已諸。昔孔發如仁之嘆。詩詠勿剪之思。古今人情。要豈相遠哉。今夫釋老之宮。鬼伯之構。環城以內外。矗

如也。而獨於侯斬之。豈所以彰哲軌而翼休風乎。是實在予。其何敢後。乃請於蜀王。闢浣溪之隙地而祠焉。而余實來代公。遂述而碑之。乃其行業之懿。則裴晉公之記詳矣。碑葢以昭蜀王尙德之美。與王公興廢之績云。辭曰。

嗟忠武侯。曷躬畊南陽乎。曷龍潛于野。弗騰弗驤乎。曷四海鼎沸。如蜩如螗乎。曷不吳不魏。枕高岡乎。曷草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曷舉世皆霸。獨以王乎。曷親吳讐魏。曷短曷長乎。曷戎車薦駕。亶勗勦乎。曷三分鼎立。戰玄黃乎。曷信義既布。漢炎弗煞乎。曷將星告殞。中道崩徂乎。曷大志弗煞。以莫不傷乎。曷廟貌尸祝。墟落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曷鳴鍾吹竽。鼓堂堂乎。曷踐爾籩豆。奠椒漿乎。曷衣裳楚楚。以翺以翔乎。曷降鑒我民。四國于匡乎。

修諸葛井祠記

楊名

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深二丈。口徑尺許。精巧堅固。非俗工所能爲。以創自諸葛忠武侯。故託之名。然侯之爲此也。自有深意。或曰蜀都上應井絡。且當岷峨之勝。故設此井以通王氣。審如是。則侯爲漢之心。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侯本草茅一介之士。窮臥隆中。寄志甚高。而託言甚近。時未有能知者。唯昭烈因徐庶之薦。往造其廬。問以事勢。數語契合。魚水斯投。乃賊之不亡。而漢之不帝。惴惴旦夕。是故智之所及。力之所能。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欲以人勝天。以神設教。如

臨邛火井。其勢漸微。闞而噓之。使之復盛。由玆而觀。則修井通氣。亦事之所必有者。侯之報漢。何其忠且切哉。顧歲久井且湮沒。匪但疎遠。卽鄉里之人。詢厥所在。皆茫然莫能對。殊可慨矣。今年春。蘗谷王公以大中丞拊循我蜀。其治雖因時損益。而其意則多述侯之舊。大抵開誠心。布公道。以身許國。以德飭政。所以爲之主本者。遠相符合故也。考古脩廢。偶及此井遂命有司。大加葺治。井上覆以方亭。口口設旱碾以利民用。井南設屏門一。內建正廳三楹。以祀侯像。左右爲廂各二。門戶區別。皆前此所未有者。工已。名適以訪醫入省成都。知郡大夫馬君。過予而告以其事。且屬爲之記。余自有知以來。嚮慕往哲。每讀史傳至伊呂。大致必掩卷嘆仰。若難乎其繼。至漢而得侯。又復暢然以喜也。由是而益究心焉。乃知古今人所以爲學。與夫學之所以爲用。判乎其不相若。而不覺泫然以悲。夫身有出處。道分體用。固理勢所不能免。然自宋儒。始諄諄言之。漢以上。則不必然也。伊呂余無庸論。卽論忠武侯。方其躬耕南陽。與廣元公威輩。何所優劣。及嘗三顧而後出。出而經略中原。謀猷舉動。必中機宜。雖其時尚紛爭。未暇於制禮作樂。與復古道。其以安危爲已任。親賢遠姦。信賞必罰。事先大義。言合衆心。規模之弘。非兩都將相可望。至於用兵如神。十發九中。張韓鄧馬。未許比倫。其學之爲用。果何如哉。陳壽薛俞輩。固不足道。宋儒評品。亦未超然。乃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其甚者。謂眞以管樂自許。嘗爲後主寫申韓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遂斷然以其學爲駁雜。嗚

呼。出處有光。體用無缺。侯眞秦漢以上之醇儒也。而宋儒之論乃如是。不知彼所謂學。又果何物也哉。識者謂舉宋儒以秉鈞當軸。未必於事有濟。要未可不謂之知言也。乃如木牛流馬。八陣七縱之事。特侯緒餘。往往奇之。大加稱賞。見豹一斑。恐非定論矣。唯傳侯者云。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茲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伊呂。禮樂有興。與三代遺才之嘆。庶於評侯爲正。而拘士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蘗谷公葺理斯井。亦勿翦召棠。不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賢者所遺。萬世不泯。而因小求大。必有以侯爲之師者。風教所係。豈小小耶。若以爲奇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之同德矣。余明非知人。直陳所見。附於記井之末。雖不及見侯。尙幸見蘗谷公而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哉。

重建諸葛亭記

兪大猷

昔諸葛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其所居之岡曰臥龍。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桂林郡有峻山。古名臥龍。後人以其名之相合。結亭其巓。塑先生之像而時祀之。是先生因山而得祀也。然先生爲天下後世仰止無已者。其何以得之哉。陳承祚謂先生理民之幹優于將略。是未足以知先生之大。爲足服先生之心哉。猷謂先生爲相亦優。爲將亦優。但此二者。可以一人而並優。不可以一人而並任。可並優者。人之才也。不可並任者。勢不行也。相居閫內。秉樞持衡。若國難方殷。大憝未殄。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皆將取足於民。理民無方。則財用不給。爲相臣者。豈容一日使居外

哉、將治閫外。張軍宿野。常如見敵。援桴而鼓、呼吸存亡、賞罰不當、則兵不服。號令不申。則兵不齊。節制不明。則不能決勝。爲將臣者。豈遑一日使居內哉。故蕭何爲相。韓信爲將而漢興。魏徵爲相。李靖爲將而唐興。將相不相越以相侵。乃能相資以相成。若一人之身。將相之事兼理。形疲神困。兩不得成。此不可謂其才之不並優。實其勢之不可以並行耳。噫。先生之慮。非不及此。先生獨苦之心。誰則知之。方漢末擾亂。宗廟傾危。先生生逢其適。進欲龍驤虎視。振長策而淸宇內。上無可同量之主。下無可同事之人。乃退而龍潛虎伏。高臥南陽。夫南陽北逼中原。南連荊襄。天下之大逼都也。先生卜隱。何取於此。不過欲居此逼都。博求至人。共成初志。求君得君。劉玄德公。既有帝王之量。又爲中山靖王之後。是可與有爲矣。苟得其人焉。如韓信如李靖。先生爲相以成之可也。苟得其人焉。如蕭何如魏徵。先生爲將以輔之亦可也。而皆不可得。雖幸有關張二人。足稱名將。乃驅馳未久。相繼淪沒。君子謂關張沒而蜀之事已去。眞確論也。天竟何如。無意於漢。劉玄德公。隨亦沒矣。先生之志。不亦孤乎。中夜思維。託孤受遺。言猶在耳。漢室存亡。寄吾一身。舉目彷徨。無可共圖。或出或入。或將或相。攬機總握。甚非先生之所樂爲也。楊顒氏以先生不知位分之體。失爲家主之法。先生亦竟無辭以對。但先生自知一日不任相事。則軍需必窮、而國政先墜。一日不任將事。則士心必離、而敵國益橫。不得已而並任之。至於功業陵遲。所志不竟。自當付之於天。非人智力所能爭也。其在先生。淡薄則

冰玉共潔。寧靜則山岳同體。忠貞則霜雪爭嚴。精誠則金石可貫。存亡不易其心。終始不異其志。論者以三代而下人才。唯先生一人。豈欺我哉。使幸而生於三代多才之時。豈不能建周公作樂制禮之業。立太公啓代開國之勳。唯不幸而生於季世乏才之日。反不能成蕭、魏、韓、李、諸人之事。重使千古英雄。墮淚於無情之地。興嗟於感憤之際。其心已不能堪。不知先生當日。身處其厄。將何以爲心哉。雖然。炎漢江山。在當時不能光復。先生固不無遺恨。然天下名山。有稱名偶合者。後世之人。且以屬之先生。得與北方堯山舜廟相悠久。亦可自信而自慰矣乎。亭宇歲久將傾。代巡白野朱公感慕先生之風。議重建之。臬司諸公。咸以其司多得此山之勝。而又有先生之像在其上。遂舉行之。藩司諸公。從而力贊之。不踰月而工竣。偉然西粤會城一大觀也。命欽記之。欽因論先生之大以告同志。

重修昭烈帝諸葛丞相廟碑文

梁士濟

維皇明奄有四海。通關梁不異遠方。西蜀僻在坤維。如宇下瞿塘走楚。劍閣通秦。周道踧踧也。崇禎十有一年。余奉天子命。來巡捫參歷井。造于蜀都。於是察吏既竣。乃求古先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而禮謁之。乃暨藩臬諸司牧伯令尹。謁漢昭烈皇帝君臣之祠而瞻拜焉。禮既成。楝桷几筵。殊有生氣。徘徊顧瞻。作而歎曰。夫草廬三顧。誼隆於聘莘。永安受遺。忠符於桐墓。考載籍尚嘉之矣。不踐斯土也。安知古先哲人經綸之有本。用意之洪閎乎。皇漢在建安之末。四分五裂矣。世皆以三分鼎足。爲諸葛公之

本謀也。察其地形。險阻不足以自完。先哲之謀。應不如是。故自金牛啓道。據之者顚。憑之者蹙。是不一姓矣。昭烈以興復漢業。首事西南。其三顧咨詢。必有祕畫。善乎草廬之初計議也。曰益州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故史稱收功實者。常於西北。禹興於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自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蓋昭烈君臣。亦猶是志也。觀其紹統之後。今年出斜谷。明年出祁山。迄中營星隕無休歇。而先主以日不暇給之年。尙窺吳幸三峽。其不爲險阻以自雄亦明矣。故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斯則眷眷籌算。皆出蜀漢還定三秦之祖武乎。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心而天下可得。蜀山川險峻。民生其間。多雄傑武健之氣。可以大義服而不可以私惠懷。武侯專國十二年。賞罰平明。斗石以上必親。而赦令不妄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其歿也。雖投荒罪廢之豪。猶掩泣追慕。而受遺輔導之際。袁宏所謂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當之無愧色。視狼跋疐胡。復子明辟之擾擾。殆超而上之。推其本則澹泊寧靜一脈。信於君而孚於民乎。初余讀漢事至孟獲之七擒七縱。私心竊怪多材多藝。武侯之好奇也。今歷其地形。方知蜀西南邊徼多反側。不震以天威。則反側不消。諸蠻之反側不消。而有事中原。則邊民必睥睨其後。師出在外而蠻叛於中。首尾不相救。險道也。故渡瀘深入。南方已定。總爲獎帥三軍。戡定中原。計治遠先自近。治外先自內。王道施爲之次第。洞焉觀火。蕩蕩平平。有何奇術哉。朱考亭曰。三國之與蜀爲正。其

志在興復也。王仲淹曰。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夫孔明不死。則漢祚必復。漢祚可復。則中原無典午之篡弒。世界猶天冠地履之世界也。亂臣賊子不得污天位。則戎狄何緣躡蹈乘釁。五胡何得迭擾。而致河洛爲墟。神州陸沉。且三百餘年哉。此殆天地值板蕩之運。而不繫於炎祚之既熸。王氣之遠蜀也。聖賢不能違天。夫既不能爭禮樂干戈於世運。又何能爭絕續於赤精之既竭哉。去蜀漢之與已千餘年。而西土思慕如初。君臣將相。合祠以報功德。維風教所從來久遠矣。余與督撫傅公。共事是邦。交相警也。日幾幾乎澹寧遺韵。而平明廣大之體。步步趨趨。蘄毋或踰之。法古無過。先民是程。斯廟之所以重修乎。既落成。新廟奕奕。萬民和悅。迺論次其造邦始事之訏謨而勒石焉。俾前哲心法與廟貌。俱炳凜凜生氣。正人心而齊光日月。比壽乾坤。是亦我後之人。少抒對揚乎。徯斯之役。以屬華陽毛令。而毋曰有事爲榮也。請進而賦小雅之高山景行。

卷十七

評論

習鑿齒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蘇軾

東坡蘇氏軾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

楊時

龜山楊氏時曰。或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羅大經

廬陵羅氏大經曰。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

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殺之不怨。利之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予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

程顥

河南程氏顥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與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文中子謂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武侯。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武侯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去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幷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程明道曰。諸葛武侯近王佐之才。或問武侯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

不能有爲於天下。曰。武侯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與蜀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安子順

安子順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朱黼

朱黼曰。時亮懸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衆。乘氣而扞禦之。猶狼狽如許。況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於中原。威略震乎遠邇。屯田積聚。軍旅雜於居民而莫之間。使不死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也。

朱黼曰。孔明高臥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

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爲一己之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爲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爲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爲貳。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爲貪。昭烈令輔後帝。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偪。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爲不義以利其身乎。

胡一桂

雙湖胡氏一桂曰。葢嘗論之。昭烈帝以神明之胄。又得衆賢戮力以爲之佐。方孔明躬畊隴畝。抱膝長吟。自比管樂。實天下第一流。乃爲帝所有。他如關雲長、張翼德爲爪牙。法孝直爲謀主。許文休、糜子仲、簡憲和、爲賓友。蔣公琰負社稷之器。馬孟起兼文武之資。黃漢升勇冠三軍。龐士元冠冕南州。董幼宰、黃公衡、李王方、吳壹、費觀、彭永年、劉子初之徒。咸擢顯要。盡其器能。宜可以復漢祚。吊遺黎。然卒局於一隅之蜀而不能取中原塊土

者。何哉。陳同父嘗謂孔明隆中之約。謂吳可以爲援而不可圖。奈何自吳取荊州之後。蜀不能無忘情於吳。吳襲關羽。定荊州。蜀讐吳者愈深。維陵之師。急於報怨。反貽白帝之辱。小不忍以亂大謀。蜀蓋失於此矣。尚能弁力以取魏哉。後主禪才雖中下。建興之初。猶能委任賢相亮撫百姓。約官職。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科教詳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彊不陵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征西郡。屯漢中。攻祁山。出散關。拔武都、陰平。已而休士息民。治兵講武。木牛流馬之作。八陣圖之制。咸得精要。三年而後用之。於是約吳大舉。軍於渭南。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司馬懿固拒不戰。而孔明病且卒矣。魏將鍾會、鄧艾長驅入寇。帝出降而漢始亡。（癸未至洛陽受魏封安樂公。）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見孔明之有子。成都之降。子死於父。又信昭烈之有孫。（帝用譙周策降艾。皇子北地王諶怒曰。若勢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不納。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數千百載之下。讀史至此。猶使人懍懍有生氣耳。

朱熹

晦翁朱氏熹曰。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詐空手之謂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也。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

朱晦翁曰。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將堅踊躍。不寐而行師。

此其敗。不待至泒水而決矣。

朱晦翁曰。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

朱晦翁曰。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日之事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與。

朱晦翁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張栻

南軒張氏栻曰。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汙下。故兩生卻。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王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攛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

張南軒曰。予既作侯傳。新安朱元晦以爲不當抹去管樂自許事。又謂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業。未免雜霸。予曰。否否。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瘁。斃而後已。成敗利鈍。豈能逆覩。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使當齊桓時必能尊王服周。當燕昭時必能奉天討罪。而必不止爲二子之事。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徐及攻討。軍旅將發。惓惓內憂。拜表納忠。專以宮中府中爲言。親賢遠小。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殊非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管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微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闇而不章。幸雜見他傳。及裴松之所註。因裒而集之。刪其妄者。不敢飾辭以添其實。庶幾讀者得侯之心。近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豈所謂名正而言順乎。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武侯輔之。漢統尙未墜也。盡後主末年始係魏。而魏亦亡矣。

張南軒曰。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爲貴。而競於末圖。秦以勢力得天下。然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簒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閒關百折。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貳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戎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胄三顧其廬。然後起而從之。則其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會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之所可及。至讀其將歿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爲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矣。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可謂大丈夫。若侯者。名爲大丈夫非邪。侯既歿。蜀人追思之。時節祭于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侯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

胡寅

致堂胡氏寅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畊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可謂誤矣。

胡致堂曰。世之論將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閒。司馬仲達奸雄善兵。懾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幗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嘆。向使孔明未死。豈但擒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繫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反覆觀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奪雄伯於俄傾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于天下矣。

胡致堂曰。玄德客寓荆州。又値蕩折。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荆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荆益。孔明已欲跨而有

之。會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荆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胡致堂曰。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昭烈之世數。而諸葛公去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昭烈爲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耶。若秦始皇明爲呂不韋之子。瑯琊王睿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係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獎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私論。斯言當矣。孔明何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敵於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爲急。曹操下荆州。所得者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敵於操。殆謂是耶。

胡致堂曰。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國疑。彼雍闓、孟獲。乃於益州境內。爲此不軌。若稍加寬宥。則用兵之始。何以讋

其餘而圖其後乎。故七縱七擒。非特示威於孟獲也。而其所以復中原。清漢賊者。皆以此威爲之兆矣。

胡致堂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羣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于臨終正言之。冀亮德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弘廣。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至病亡。子孫滿前。啼嬰弟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僞。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胡致堂曰。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爲人多暇日。則出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子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況于下乎。周公、孔孟。當何如哉。故陶士行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尙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年。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

胡致堂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愼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

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胡致堂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禽叡而截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何以僥倖爲。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又曰。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臥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羣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己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尹起莘

遂昌尹氏起莘曰。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爲歎憤。苟有一夫唱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況於堂堂帝室之胄。英明蓋世者乎。丕既簒位。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

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末甚明。況諸

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胄。對權稱之。亮固非妄言者也。是以張松之說劉璋。且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符堅答符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豈非漢之遺祚。然亦爲中國所弃。然則昭烈之爲漢裔。顯顯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卽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卽位于鄗。晉元卽位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中。最其大者。予故歷考顛末。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朱子秉筆之志暴白於天下云。

尹逡昌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蘄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稿死岩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昭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慙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己甚明。謂枉己下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昔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

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又曰。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間關跋涉。左右昭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土。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淸。固當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戴少望

戴氏少望曰。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有英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世人之所難全也。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漢末之季。羣雄角力。曹操雄據中原。號令諸侯。孫氏籍父兄遺基。割據江左。先主區區敗亡奔走之餘。起亮於草廬之中。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帶寫誠。陳力就列。仗順收兵。因權略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而當強敵。處僻陋而起雄圖。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繫命於己。非有英雄豪傑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爲己任。以生民塗炭爲己責。南擒孟獲而不誅。志在於綏南蠻也。西拔祁山而不貪。志在于混寰區也。至于爲政公平。用法羽允。李嚴。廖立之徒。雖被罪罰而無所歸怨。身死之日。氓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祀之。詩之甘棠。殆不過是。非有仁人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己之遇。勵匪躬之節。受遺詔。輔幼主。精誠貫乎金石。大義感于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下輯睦。人無間言。鞠躬盡力。以死勤事。非有忠臣義士之節而能然乎。夫漢

之李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而無是才。曹操司馬懿。有是才無是心而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管樂。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毅能強燕而不克終。較之于亮。孰爲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爲王佐之才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使亮際漢與之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功業。豈止是耶。善觀人者。論其才之高下。德之厚薄。不計其功之成否。則于孔明。豈可少貶云。嗚呼賢哉。

葉平岩

葉平岩曰。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有攻劉璋之事。何耶。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爲有義。吾竊以爲不然。昭烈之取劉璋。正爲義也。方董卓之亂。雄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爲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偃然有不臣之心。造乘輿。斷劍閣。遣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自規便利。圖竊神器。此蓋漢之奸賊。二袁董卓輩爾。及璋以孳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羣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與耶。故昭烈之舉。上以攄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奸。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故曰。取劉璋者。正所以爲義也。

陸九淵

象山陸氏九淵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

吳澄

臨川吳氏澄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爲韓報讎。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出陣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荊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吳臨川曰。淵明千載士也。有華焉。有實焉。其實也。事業不及試。其華也。文章猶有傳。其華可與王風楚騷相上下。究其實。當與子房。孔明相後先。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亮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

識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係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許衡

許衡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眞。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歸之于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鈍也。

卷十八

評論

宋濂

宋潛溪濂曰。凡兵之爲道。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山絕谷。視生處高。孔明五丈原之屯。高平廣大。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譎語以安其下。若果曰無事。何爲受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哉。

宋潛溪曰。夫延之謀。特欲僥倖於楙之不敢抗。然熟思度之。使楙不即棄城而走。或塞險出奇以挫其銳。或堅壁清野以拒其師。則延軍深入。進退路窮。豈不坐受敗滅也哉。故亮以爲危計。其不用之是矣。

方孝孺

方正學孝孺曰。孔明以布衣至于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己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不知其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于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求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于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

子之用心也遠而期待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己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孔明之爲相。欿然虛己以求聞己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

方正學曰。司馬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

劉焌

劉仁齋焌曰。愚按先儒之說。謂孔明左右昭烈。爲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爲主。例書入寇。壽固萬世之罪人也。而司馬公亦因而書之。何哉。今依朱子綱目。以昭烈紹漢之統。故於孔明興師。則改書伐魏。而魏兵犯境。則改書入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僞之辨自明矣。

丁奉

丁南湖奉曰。龐統之見擢。有四美存焉。昭烈急於用賢。故魯肅雖敵國之臣。亦惟其言之是聽。是美在昭烈也。魯肅以人才爲恤。而不以敵國爲嫌。是美在魯肅也。孔明薦引後進。而同升諸公。是美在孔明也。龐統不負所舉。乃忠言妙算以取益州。而輔成漢業。是美在龐統也。按統爲德公之從

子。爲孔明司馬徽之娟朋。性好獎進士類。蓋南州之冠冕。而荀彧之比配云。

羅從彥

羅豫章從彥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孔明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孔明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茅坤

茅鹿門坤曰。國讎必報。國恥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爲弔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有爲復讎刷恥出者。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祁山。明年出五丈原。蓋其勢有不容已者。讀出師前表。賢邪臧否。見孔明識治道之大規模。讀出師後表。偏安兩立。見孔明識立國之大本。比之宴安江左者。豈足以知孔明之事哉。

袁宏

袁了凡宏曰。大哉先主之君臣。非三代以下可望也。彼憑几之遺命。涕泣之披對。豈猶有不盡諒者耶。蓋先主知祖之讎當復。而不復知有其子。孔明知君之嗣當輔。而不復知有其躬。夫先主有堯舜之心之大焉。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晚近何足以知之。

袁了凡曰。諺云。虬驤層霄。不繼豢龍之轡。鳳鳴瑤林。不屈伶倫之籠。其諸葛孔明乎。當張昭薦於孫權。亮不就。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余以權之雄略。豈其不能盡亮。正亮不樂爲權盡耳。方龍臥南陽時。廼心帝室之胄久矣。視仲謀席餘威。據江東。蓋盜而竊者。而足枉孔明乎。曹操亦遣人招之。亮陳不願仕。操謝之曰。義不使高士辱於污朝也。蓋庶幾知孔明心矣。而不殺何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之名。故殺禰衡。借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路粹。若殺孔明而口實於天下士。操所不敢也。及辟司馬懿不就。則使人刺之劫之矣。操知孔明不得而用。又不得而殺。懿則可以富貴動。威武屈也。又自度能用懿而不能用孔明。故能容孔明之辭徵。而不能容懿之索價也。

袁了凡曰。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親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日。費禕繼之。常以朝晡視事。其間接納賓客。盡人之歡。夫以材則優劣分。以時則盛衰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治。何哉。孔明當其創。而文禕嘗其成也。故孔明之勞。蕭何之規。而文偉之逸。曹參之守也。雖然。孔明之治蜀也。田野闢。蓄積饒。其帥師也。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則勤之故也。禕卒以歡飲沉醉。遇害於降人。蓋闊防檢而忽細微。所謂禍成於此。而兆見於彼也。

袁了凡曰。孔明有王佐才。而隴首抒志。廼自比於管樂。亮觀化洞微。逆自涯其所至也。鼎殊天下形勢于胷中矣。或曰。孔明少游學。獨觀大略。輒相曰。手寫申韓書。道固弗淵於伊呂也。

袁了凡曰。古云。千人爲俊。萬人爲傑。漢高祖謂蕭、張、韓皆人傑。吾用之所以定天下。至先主始定蜀。魏博士傅幹亦稱諸葛亮達治知變。關、張勇而有義。爲之將相。此三人者。皆人傑。予謂孔明以治國爲賢相。以策敵爲謀臣。蓋兼蕭、張而駕軼之。關、張之材。差劣於韓。然其義勇識君臣之分。豈信可望。是蜀漢三傑。賢於漢初矣。唐明皇嘗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蓋意有所擬。然宋璟無愧也。說乾曜亦濫竽乎。

袁了凡曰。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任賢者勝。范蠡之於伍子胥也。田單之於樂毅也。白起之於廉頗也。王翦之於李牧也。韋孝寬之於斛律光也。主有任與不任也。諸葛孔明之於司馬懿也。皆任也。故功不能獨成焉。說者謂亮善攻。懿善守。謬矣。使天假亮以年。懿其能終守哉。惜天不祐漢。而中營星殞矣。炎運已去。人力固無如之何也。

程敏政

程墩篁敏政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於正。伐吳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況昭烈乎。

蔡清

蔡虛齋清曰。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倖。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

過嚴矣。然總章之闇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况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義。不猶徐疾甘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楊愼

楊升菴愼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耶。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愼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尙。正以虔恭仁恕荅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謀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楊升菴曰。輟耕錄載兪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尙在。而玄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

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眞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楊升菴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荊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荊襄。亦欲犄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

楊升菴曰。張華問李密曰。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皐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語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楊升菴曰。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楊升菴曰。正德戊寅。予訪余方池編修于武侯祠。見壁間有詩云。劍江春水綠沄沄。五丈源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慙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後有題云。此詩始終皆武侯事。子美或未過之。方池不以爲然。予曰。此微顯闡幽。不隨人觀場者也。惜不知其姓氏。

楊升菴曰。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此事不經見。

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楊升菴曰。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粉施朱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於從仕。女不可輕於許人也。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人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闖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所言。痴小人家女。愼勿將身輕許人。亦子美之意乎。

楊升菴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此五語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述之。孔明又舉以教子也。然五語之中。澹泊寧靜二語。足以該下三語矣。孔明博學而精擇如此。又心欲小而膽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不可少。孔明、思邈同引淮南子語。而優劣不同也。

楊升菴曰。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曲爲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

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爲劉安語。又肯取乎。

楊升菴曰。武侯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楊升菴曰。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眞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耶。

楊升菴曰。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楊升菴曰。詩有頍者弁。士冠禮注。滕薛名蔮爲頍。今未笄冠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輿服志。夫人有紺繒幗。古畫婦女有頭施紺帛者。卽此制也。諸葛武侯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幗音與幘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楊升菴曰。隋內史李德林著論曰。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志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爲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又按後主景耀元年。

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楊升菴曰。傳玄云。武侯誠一時之異人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楊升菴曰。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與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狥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何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王世貞

王弇州世貞曰。孔明與子瑜爲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爲漢丞相秉國。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卽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狥。而公休之望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爲狥也。在洛與夏侯太初齊名。爲吏部郎中丞尚書。皆有望實。出鎭壽春。使一方肅戢。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休而已也。卽子瑜之子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相幼主。則亦相幼主。孔明伐魏。則亦伐魏。孔明斬馬謖。則亦斬朱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孫綝。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收。何下於孟獲之禽。而淮南之勝。亦有光於祁山之捷。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遂胥壞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遜而順。元順遜而踈。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

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尙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尙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唯不知也。而列公休於鍾會。列元遜於孫峻。孫綝。不亦寃哉。王弇州曰。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樂。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

董天錫

寧都董天錫曰。古者寓兵于農。居則有養。而變則有備。故不得已而用之。而民樂從。後之論兵者。奇正變通。大本不出乎此。嘗讀漢書。見武侯之勸農講武。木牛之運。八陣之圖。深得古人兵農相資之意。及覩是編。又知其治兵之法。有不泥古而可行今者。知論將之先才器忠善。用人之以擇以試以勵。務俾各盡其能。與夫應機謹候察情之有益于兵。蠹弊驕惡之爲兵害者。皆發前人之未發。信兵家之至論也。書不曰兵而曰心。表其獨得之妙。又以見天下事。無不出于一心也。是書傳布已久。士多習聞而用之。有效者幾。譬之大匠。然規矩能與人。而巧不能與人耳。然舍是規矩。亦無以爲方圓矣。夫蜀魏之強弱不待辨。而魏乃懼之如虎者。以有武侯在也。抑後之能此卓有本源。觀靜以成學。學以廣才之論。則平日之涵養造就。固無容議。而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其心純乎忠義之發。宜其

事業。光明俊偉。克稱王佐之才也。

林文俊

莆田林文俊曰。予讀史至諸葛忠武侯事。未嘗不反覆太息也。漢之末造。羣雄並起。曹操以鬼蜮之雄。逞其詐力以脅制天下。孫權亦乘間據有江東。當時一時才智之士。爭爲之用。不復知有劉氏矣。侯獨起從先主于三顧之後。曰。帝室之冑也。曹丕既篡漢。乃勸先主正位于蜀。以紹漢統。而其爲心。直以滅賊興漢爲己任。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侯之志蓋可見矣。所惜者。炎祚告終。使其功不克就。然千載之下。讀出師二表。猶凜然知討賊大義。而背君狥利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于綱常。豈不重有賴哉。

鄧啓愚

潊浦鄧啓愚曰。余考漢世佐命之勳。如子房者。始以黃石運略。繼以赤松逃名。弄丸于楚漢間。絕不受人世徽纏。高絕千古。漢〻末季。炎光燼矣。而挽虞淵之日。無過武侯。試稽其運籌決策。與子房埒。奈功不酬志。業不盡忠。秋風五丈原而後。往往令人於邑。此于侯何憾。蓋侯所能盡者。子房之略。所不能得者。子房之遇。子房之遇高祖。赤符初剖。虎將策士。如林如雨。何難恢霍。武侯之遇後主。譬之大匠扶既傾之厦。而支吾侏儒之內。匠之才竭矣。竭才而無救于傾。此非匠之過也。意有大物者主之。所謂成敗利鈍。不能逆睹者耶。侯起家南陽。當其躬耕時。容與草廬已耳。其鼎足三分

之略。約變八陣之圖。實豫定之。非卒辦之鈎閣。則草盧何可眇乎。莘野一犁。春雨潤商祚三毫。桐江一綫。金風繫漢家九鼎。則南陽誅茅之地。固天地之隩區。帝王之策府哉。余筮仕時。橫襟而思往哲。每讀出師二表。輒欲泣下。詎意承簡命廁守南陽。當坐嘯行部之暇。披閱輿圖。見龍岡蜿蜒而起伏。淯波澄泓而蕩漾。問侯之廬何在。則見飾以殿閣。秀以松楸。豈其與始基相肖似。惟是後之人。爲侯尸祝之飾耳。侯固計神州之陸沉者。安計草盧哉。宛人宗令幹卿先生。因以志侯其爲圖傳。詩記諸體備焉。壽諸梓。余曰。此幹卿不忘武侯權輿之雅意也。夫龍岡與淯波常在。則此志應不朽。誰謂稗官野史。不足以備汗青之一七也。幹卿泗水寅楨也

卷十九

評論

陳諒

龍川陳諒酌古論曰。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値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于是駕以輕重。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途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所以然者。乖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于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暴。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且沮矣。八陣列于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諜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

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卽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爲長，奇謀爲短。雖知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乘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幷。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令斂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斃。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斃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于戰。戰之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卽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墻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况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于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又沒。彼步騭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嫡庶分爭。內不能制。于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

治。然後與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與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又曰。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逼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哉。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此無異于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邪。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于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知耳。如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得以繼。此亦少辨事機者之所必不爲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爲大言以譎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

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辨事機者之所不爲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詭爲此言以安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眞情也。夫善觀人之眞情者。不于敵存之時而于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歛衽而嘆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于其所不能爲。恍然自失。不覺其言發也。可以觀其眞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爲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會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爲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之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赫瀛

赫瀛曰。余嘗俯仰古今。尙友往哲。上下千百年間。若蜀武侯者。竊嘉其才猷忠藎。足埒三代人物。迨按部公餘。披閱雜錄。則有野史俞文龍氏。置異議于侯者。大都謂備稱中山靖王之後。世數難考。藉令爲劉族屬。西伐東征。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且備初言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其詞甚正。自侯以跨荆益成霸業之說進。而備志始移。後亦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請命獻帝。帝尙在。輒自稱王。及聞遇害。又不能如董公

說高祖。縞素討賊。且拒費詩之諫。遽即帝位。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侯顧悖之。猶曉曉以興復漢室爲辭。萬一果能興復。將置漢帝于何地。總之侯識時務而不明大義。忠於備而不忠于漢室。噫。果若愈言。是以尾孝之行責奇男子。而訾王良造父。不能引倣轅策贏號也。夫玄德之與。距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其世數載在譜牒。章明較著。而侯草廬傾蓋之間。輙稱曰帝胄。又豈漫虛無稽之譚。矧劉荆州呼爲弟。董國戚與之盟。劉公子又尊爲叔。而阿瞞君臣。狡猾伎倆。易變黑白。卒不聞一言誣誹。宣非劉氏以惑亂天下眎德。夫王郎一起而眞僞立破。備而假劉氏也。當時耳目。誰得而盡掩之。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非獻帝之天下。帝方蒙塵。炎燼幾絕。侯非不欲閒關秦隴。冀向虞淵。取日而捧之九霄上。但操之心。無獻帝久矣。獻帝在許。不啻贅旒。必欲輔帝。雖使伊尹持籌。呂望秉鉞。方叔騰劍。召虎揚戈。無能爲也。將駢首就斃已爾。帝既不可輔。則簡族屬中賢者而從之立之。是社稷爲重之義。其誰曰不宜。若謂獻帝尚在。當如光武之於更始。一切稟命。則是時帝幽別所。臣下且不知所在。將誰稟而誰聽之。設曰吾盡吾心而姑此之行。則操必矯天子之命。散放兵仗。即今年所合萬餘。明年所合三萬。一朝俱盡。又以僞詔許下。當此之時。何以爲計。若不聽焉。而彼固有辭。若一聽焉。而危亡立至。而玄德之大事去。即鼎足之業亦罔濟矣。侯豈慮不及此哉。故不得已而王。又不得已而帝。以爲昭烈可扶。吳魏可平。中原可復。則新莽雖出。文叔復興。將重覩建武盛事。如不可爲。亦天也。吾

敢逆覩成敗而遂甘心耶。且漢中之王。在九錫建魏之後。武擔之立。爲獻帝遇害之年。亦非朝起義暮僭稱者埒也。彼縞素發喪者。董公假義之謀。侯出師二表。義動鬼神。祁山六出。懍搖萬祀。直欲與湯武並駕。而伯仲伊呂。顧肯踵襲故智。貽笑方來爲哉。自蜀有昭烈。炎運復熾。漢家宗廟。尙血食者數十年。是忠昭烈者。忠漢室也。向使侯堅臥不出。則分鼎事業必不成。吾恐魏之篡漢。不在黃初而在建安之十九年矣。侯豈識時務而不明大義者哉。夫懸臆說以商陳跡。疇曰不能。筦要樞以中肯綮。誰敢言易。當侯之時。處侯之地。請藉君一籌。假君一鉞。能自必懸定鼎分之勢。豫半荆益之謀。若持左券。若契虎符矣乎。能親扶日輦。使鐘簴不移。廟貌如故矣乎。能前並當塗。後肩典午。左右馳突。扼吭搤背而制其命矣乎。建武之賊。雖徧天下。而挈短論長。較相比對。曾不足當孫曹司馬之一。侯徒以討賊一念。與之馳逐。則鼎足之功。主固難乎光武。臣尤難于馮鄧也。閒擲樗蒱者較盧雉。操縢艫者審風雲。今者盧雉之勢。常在孫曹。而獻皇則否。風雲之變。躬於昭烈。而吳魏倡之。故戹羸喘息之餘。潰北孤危之氣。縱使援神羿之弓。不能落並出之日。仗鏌邪之劍。不能定羣起之兵。奈何獨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責昭烈之爲日爲王也。夫獻帝之日已隕矣。獻帝之王已授矣。此而不自爲日。不自爲王。又將誰爲之。避二日二王之嫌。而忍絕皇統。甘付賊臣。雖黃髫尺孺。且知不可矣。故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繼之以死。其不肯擕日與王而付之賊臣也亦決矣。

志三國者。徒以讐爈竄剌典實。擴摭事故。至帝魏寇蜀。貶侯太甚。故當時輿役討賊之事。修問臣節之禮。皆蕩泊無聞。是故羣後來之吻也。至元晦作綱目。予之正統以續春秋。天王之義。而侯之忠始白。侯而不知大義。孰爲知大義哉。余展謁侯祠于益州城南。援筆識此。因表侯之心。與其所遇之時。以辨夫議侯者。且俟後之君子擇焉。

王士騏

王士騏冏伯曰。孔明與徐庶。方是相知。庶自見先主。而於孔明。則勸先主就見。知孔明之必不屈也。庶已從先主。而失母之後。亮任之詣曹公。知庶之必不留也。庶雖降曹。乃心在蜀。黃權亦爾。噫。此非孔明之通物情乎。

王冏伯曰。諸葛公七縱七擒。振古未有。狄人心服。千載如新。而本傳第以三語盡之。苦心妙用。俱不可尋。壽于是乎可恨。

王冏伯曰。李邈之免死。亮之力也。而一言失意。直以狼虎目之。邈眞險人哉。後主怒而誅之。差強人意。

按華陽國志曰。李邈字漢南。昭烈領益州牧。邈讓昭烈爲不宜。有司將殺之。武侯爲請得免。久之。爲丞相參軍。侯殺馬謖。邈諫失侯意。侯卒。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嘗危之。今亮隕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帝怒。下獄誅之。

王冏伯曰。後出師表云。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

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按此似借影而少照應。先後文勢俱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然千餘年來。未經拈出。小子膜亦何敢自信。一日過庭。敬質於先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汝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儼默記。容有脫誤耳。

王罔伯曰。許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是以丞相孔明至爲之拜。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也。

王罔伯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而陳壽則先之。其曰。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自不及遠也。以周公爲比。其尊之亦至矣。至于將略之貶。非壽本心。以媚司馬懿耳。而壽實知武侯。其所稱述。亦多斟酌。如曰。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韓信城父。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此語灼然。孔明聞之。必且爲之三嘆。獨東坡所謂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

能奮其知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屢卻。則其誣孔明甚矣。取劉璋何妨信義。曹丕僞位已定。植何能爲。死諸葛猶能走生仲達。何嘗屢戰屢卻。而輕于持論如此。此則可恨耳。于壽奚譏焉。或謂子既輯武侯全書矣。是集亦可已乎。曰。彼以紀事。此以紀言。彼主于經世。非識時務者。見以爲雜。此則文人墨士。一觸目而可知武侯公誠之心。形于文墨。可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此亦陳壽之言爾爾。壽未爲不知也。

附載楊去奢刻侯集序引論一十九則

楊去奢合刻忠武靖節二編序云。忠武靖節者。漢諸葛忠武侯。晉陶靖節先生二編合刻也。客過而問焉。曰。聞之先正。出則爲孔明。處則爲元亮。今是之合也。強同焉。其若潛見之分何。答曰。唯唯否否。夫易稱龍德時乘御天。解不在易地皆然之旨乎。漢晉末造。天命人心。既委轡于操裕。乃心王室者。不勝其故主遺民之悲思。而無可奈何。其屯否同。是故抱膝長嘯。不帝胄。不玄德。不三顧。不田不淵也。而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孔明之事。徒寄之酒巾籬菊之間。而志節同。不寧惟是。東漢尙節義。晉人喜風流。而二季之族望。如荀文若。陳長文。王謝子弟輩。咸甘心佐逆。攘臂元勳。節義風流。掃地盡矣。縣竹一戰。父子殉國。而後鞠躬盡瘁之燕貽。始萬全而無憾。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以幸免入洛之機雲。無慙忠孝之贍。尙。而試較彼聲華門第。秖貽文墨紙筆之集詬者。竟何如也。其才不才逈異。而承考克家。卒酧本志同。廼若東漢文章。去西京閒。不啻萎薾矣。晉人詩賦。流連

光景。綿弱綺靡。不堪大雅。而清眞簡貴。一洗當時習陋。匪特出師二表。歸去一詞爲然。日月經天。光彩常新。未見鼎立而三者。其爲典謨風雅同。而揆厥誦讀。或獨觀大略。或不求甚解。其深心妙悟。葢罔弗同也。昔謝疊山先生編次文章軌範一書。各爲評註。而獨至出師歸去二篇。則斂手閣筆。嗚呼。此豈獨重其文哉。而景仰之同。然亦可槩見已。况夫龍德何常。魚水君臣。會未展其雲霄之一羽。而成都桑畝。還復蕭然。隆中邁軸。無心出岫。倦飛知還。宛爾神龍含霧。卷舒自如。奚潛匪見。奚見匪潛。而又奚潛見之不同。客曰。善。乃今知尙友論世。不必易地而始同也。是編之合。復奚疑焉。

明萬曆己未歲立夏前三日。

楊去奢題諸葛忠武侯書序云。按陳壽志所載諸葛氏二十四篇。開府。作牧。等書。具存目錄。而裴松之註。時引亮集云云。至蘇東坡。葉水心。廼有不見全書之歎。則侯集之亡久矣。追惋散軼。彌深艷羨。近歲婁東王冏伯重輯武侯全書。匪特在侯不容少此。至於弘濟世業。勸奬忠孝。蔚爲大觀。而世多不見。見亦不賞。嗟夫。枕中鴻寶。帳內論衡。豈爲不知者道哉。今余是編。實本冏伯。更張位置。僅三之一。增損事辭。殆十之九。葢因合刻而自成別本。匪掩前書而故立同異也。互攷當自悉之。又味傳言好爲梁父吟。不言自作。若今所傳步出齊城門。意義庸淺。奚取而好吟之。黃陵廟記。亦絕不類當時語氣。別有附乙。以竢明者。又按傳封武鄉侯。謚忠武。而後人止稱武侯。不解何義。因題其端曰諸葛忠武侯書。言書不言集。不忘集也。原

集既亡。安得云全。而取贋恩眞。疑誤後學。如新書將苑等類。則匪必陳、裴不載。冏伯不取而始辨也。是用商之同志。寧覈毋濫云。萬曆己未夏至楊時偉識。

楊去奢曰。按全書遺事篇。援輯諸書及各乘志。浩衍閎博。良見苦心。特太繁雜。間多冗長。至引抱朴子訛妄之譚。韋南康胡僧之事。未經駁正。評論篇惟楊戲、陳壽、張儼、袁孝尼、習鑿齒。諸人可爾。碑銘僅劉鎭南、裴晉公二篇。詩則太白、少陵、東坡數首。餘直爲芟去。

楊去奢曰。玄德孔明。堯舜之心也。托孤受遺。唐虞之盛也。陳壽稱其心神無貳。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斯知言哉。而孫盛謂爲詭僞。其謬甚矣。後此爾留。豈少話言。而釁隙旋起。安能以榻前數語。縶人手足耶。

楊去奢曰。忠孝大節。千古難之。子孫世美。抑又難之難矣。惟忠武獨無遺憾焉。當其兄弟三人。分仕三國。匪不各忠所事。而瑾以峻夷。誕以昭族。雖處不幸。皆非其罪也。而視孔明之榮哀思慕。固已懸矣。恪才構禍。死不殉國。去瞻、尙之從容慷慨。又何如哉。

楊去奢曰。博望燒屯事。陳壽志原載建安十一年以前。而三顧隆中。則十二年事也。今俗說屬之孔明。有初出茅廬第一功語。頃來謝少連、王冏伯。皆誤歸之三顧以後。葢不知昭烈自善用兵。正不必盡歸美孔明也。且自燒屯。不云敵屯。

楊去奢曰。後主四十年。無可表見者。後世遂以庸懦爲嫌。而愚獨謂其弘

量英斷。其大有三。官府內外。悉委丞相。既不中制。又絕嫌猜。一也。及丞相亡歿。三十年不事更張。不設丞相。二也。怒誅李邈。三也。而課邈更奇。豈特差強人意而已哉。

楊去奢曰。孔明與兄子瑜書云。既嘗東朝遇厚。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按幼記此牘。謂是痛惜子喬家庭感愴耳。近檢吳書孫翊傳曰。翊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云云。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據此則有不勝疑異者。因考子喬之卒。在建興元年癸卯。今云松卒黃龍三年辛亥。去喬卒已九年矣。豈喬向時之咨述。始爲今日之惻愴耶。披尋書意。都不涉松。區區咨述。遂至感涕。揆之情事。無一合者。絕不省其所謂悼松者。果安在也。將以陳志爲不審。又無是理。裴註素精參駁。亦無一語。殆不可曉。故特拈所疑。以俟商確。

楊去奢曰。孔明與吳王書云。所送白毦薄少。按白毦結毦。向誤認爲捐毦借用。吾友錢功甫云。羽毛飾也。從耳不從目。方知讀書不識字。何啻千里。因改正之。

楊去奢曰。建興十二年。孔明師出武功。屯田渭濱。約吳同時大舉。向使營星助曜。魏難支矣。卽元遜所謂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葢良算也。元遜不死。伯約不孤。漢事或未可知。而天不祚漢。可爲永恨。若元遜不負門風。雅志忠孝。千載而下。猶凜凜生氣。足繼周公瑾魯

子敬云。

楊去奢曰。忠武南征事。炳耀宇宙。今古無兩。而陳氏紀之甚略。信如冏伯所恨。

楊去奢曰。按陳傳諸葛集。本名北出全書。改云北伐。名義正矣。第後主一詔。實六師之前矛。孔明二表。並千古之正義。而敍列混淆。今爲整揭。若夫營星告殞。遺恨未酧。英雄襟淚。千載扼腕。故雖文長、公琰之危計。伯約、元遜之虛策。亦爲節錄。以附侯志焉。

楊去奢曰。按仲達之當孔明也。一遇於城固而遁還。再遇於上邽而斂跡。纔有鹵城之戰。喪師衂將。自是渭南之壘。藉口仗節。據原得勢。本其所深忌也。而故言無事以安衆心。遂至甘受畏蜀如虎之譏。巾幗婦人之辱。然則孔明將略。益見所長。而懿且不能料生。亦足驗矣。彼奕棊二國手之喻。豈其然乎。

楊去奢曰。按衞公六花。猶元子云。嘗山蛇勢也。舍乎東坡詩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馬隆、李靖之說。謂舍師其意而巧借其名可耳。

按李靖有六花陣。謂本武侯八陣舊法。

楊去奢曰。昭烈伐吳。侯不在行也。而升菴八陣圖記曰。八陣圖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豈誤耶。永安宮卽魚復縣改名。少陵詩。崩年亦在永安宮。所稱白帝城是也。昭烈病篤。召侯託孤於此。蓋曾至焉而制作。先後則未容輕辨矣。

楊去奢曰。孔明之寓荊州。知之者惟德公、德操、元直輩耳。雖以昭烈久同流寓。思賢若渴。而未之前聞。必因元直之言而始見。曹瞞未得荊州。何緣欲用孔明。且污君之云。豈操自謂。抑誰指耶。夫鞭撻九有。草創皇基。而不得人士第一流。奚取不妄。而蘇子瞻。楊用修。皆據爲談資。殆所不解。

楊去奢曰。荊州自景升作牧。玄德流寓時。曹操方與袁氏父子相持。用師幽冀者。幾及數年。故襄鄧無曹劉之爭。而昭烈有髀肉之歎也。如果爲兵衝。安得長嘯登游。高吟樂山耶。蓋弇州亦偶未之思耳。李安卽太傅掾。李與王隱晉書云。與一名安。

按弇州宛委餘編曰。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臥龍岡上。疑在漢末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復閱宋人一小說云。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經樂山北。注。諸葛好爲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爲名。沔水又東經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卽此地也。劉弘之鎭襄陽。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

楊去奢曰。擇主而得英雄。擇婦而得醜女。雖曰天作之合。而千古罕擇者。蓋無如孔明矣。然木牛流馬法。實繇婦傳。蓋亦一大英雄。而天特生以佐侯者也。

楊去奢曰。予編次諸葛忠武書旣竣。客有卒業而笑云。忠武書盡於此哉。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遺之何也。時偉嶷然而起曰。

吾誤矣。遂因而思宋儒諸先生。評論無一載焉者。即微客言。自知其善忘而多遺也。客曰。夫一人之見。不足以盡一書。一書之紀。不足以備千古。又奚疑焉。時偉曰。竊觀宋儒諸先生。咸不以文中子之言許孔明。敢問何說也。客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孔明之言曰。漢賊不兩立。名正言順。何事不成。揖讓征誅。何所不備。而刑罰之中。至有感泣而發病者。唐虞三代之規模。高光二祖之締構。蓋至孔明而略無遺憾焉。舍此而別求所謂禮樂。此則後世之禮樂。而決非堯舜周孔之禮樂也。且孔明正名於蜀。亦猶夫子正名於衞。其雍容禮樂亡論已。即身死敵庭。子若孫死戰地。慷慨從容。竟與天地同其和。節彼南渡之宋。廼至不可名言。而禮固已壞矣。而樂固已崩矣。而方且釋干戈以譚禮樂。又且外干戈以求禮樂。然則蜀未嘗亡而宋未嘗存也。爲宋計者。惟有君死苦塊。臣死金革。如岳武穆之壯心怒髮。直擣黃龍府而後已。設不幸而斬焉滅亡。不猶愈於奄然醜然。偏安百年之爲多辱乎哉。曰。孔明鵬舉。必能殲魏擣金乎。曰。未可知也。司馬懿之善守。宗弼之善謀。非一時足制其死命者。而孔明鵬舉。皆孤忠獨運。協贊者少。若夫營星告墜。誣獄沉冤。雖天不助順。而要亦未必非所以善二侯之終也。客退而憶其言。若有可思者。併錄之以自志遺忘之微。時己未六月望酷暑日。羸孫記於瓜牛廬中。

卷二十

論

八陣論

李昭玘

兵陣之事。有不可以言者。有不得不言者。衛靈公在諸侯之任。當以守法爲職。不當問陣。有不仁之資。宜以修德爲務。不宜問陣。然且問之。此孔子所以不對也。所謂不可以言者也。然孔子不對衛靈公之問。將以立教爾。至其自謂。則曰我戰則克。其請伐罪。則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宜可克。是則使孔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行兵用師之際。必有道矣。其不肯驅烏合無律之民。以用之立死之地決矣。當是時也。兵陣之事。將習之不暇。而況於言乎。此所謂不得不言者也。世之不善講學者。恥於戎事之不知。則未嘗不以孔子闢衛靈爲藉口。彼不知孔子之闢。其旨有在。而文事必有武備。乃吾儒之所當言。倘曰吾知道而已。兵非吾之所知。其不當問者。闢之以此。而當問者。亦闢之以此。是無乃拘而害事也哉。儒者之於天下。亦何所用也哉。今夫古之用仁義之師者。莫如武王。爲王者之佐者。莫如太公。爲武王太公者。疑若專以曲直老壯爲定計。凡覆殺之機。布設軍勢之事。當絕弗道。而其六韜之書。乃有鳥雲山兵鳥雲澤兵等篇。其所以較勝負利害之際者甚詳。豈武王太公至是而變仁義爲譎詐耶。直以爲德之不懷。則兵之必用。則凡所以御兵制敵之道。不可不講之耳。然此尙

有可諉者。曰。六韜非太公之書。蓋戰國相傾之士。借太公以爲市者。至於詩書爲帝王之遺迹。豈復有可諉者耶。而有扈之役。則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野之誓則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宣王征徐方之詩。亦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又何敦陣整旅之能廢也。夫左治其左。右治其右。六步七步之旅進。不可不同心。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擊刺。不可不併力。與夫綿綿以爲奇。而使敵不測。翼翼以爲正。而使敵不克。自帝王之時已然。而書與詩載之。未嘗以爲恥。後世之士。乃獨恥言之。豈非好名而不適實之弊哉。蓋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丘陵水泉。左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才之辨也。有以五時名者。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爲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盾爲前行。此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啇人爲前。兵象白虎。使羽人爲前。兵象玄武。使徵人爲前。兵象朱雀。使角人爲前。兵象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木之直。金之圓。火之銳。水之曲。土之方。此五行之辨也。凡若是者。因類制名。固不可殫數。而八陣之名。尤爲異同。若所謂一方二圓。三牝四牡。五衝方。六車輪。七罘罝。八鴈行。是一八陣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一八陣也。若所謂車箱洞當金。車上中黃土。鳥雲鳥翔火。折衝木。龍騰却月水。鴈行行鵝鸛天。車輪

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紜異口。其無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爲八名。兵家是流。於此多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矣。然是八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抵。陣之所以八者。自有所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夫之井。至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而井而演之。縱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爲三軍。自五人爲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夫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爲一者。疇能爾哉。李與曰。推子八陣。不在孫吳。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則孫吳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故曰。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非孔明之獨能爲是也。嗚呼。八陣之法。黃帝既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板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周公既以此誅紂伐奄。膺戎狄。懲荊舒。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響震關輔。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強。則其明效大驗。

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溫。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爲武侯之遺迹。眞與僞皆未可知。而桓溫幸僚屬之不識。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勢。特曲直一陣勢耳。烏在爲八哉。且武侯所祖。在黃帝周公。而溫信於率然之說。比之。李輿謂不在孫吳者。尙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者。莫溫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乃爲圖陳之。夫驅馳於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喩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爲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爲兩者。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爲風。前大後銳以爲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邪綿直以爲龍蟠。前合後開以爲虎翼。彌蔓散洽以爲鳥翔。回屈包羞以爲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行之疎。陣戰之密。其人之列。

面之相向。背之相承。陣閒容陣。隊閒容隊。曲閒容曲。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衞短。短以救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雖絕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先動爲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爲陰。持重固密。不動如山。其倏忽幽闇。神出鬼沒。千變萬態而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然則爲今日計。將欲誅不庭。戡亂略。可不務乎。雖王者之兵。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有征無戰。善師不陣也。而其不幸有頑然不服者。以是爲權謀之助。非小補也。嗟乎。物不終靜。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則陰疑於陽。而飛龍野戰。當大朴既散。則聖道並起。而戎馬生郊。則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而生民之類騷然不寧。黃帝於此。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而又制爲陣法。以貽後代，豈得已者哉。蓋所謂生道殺民。威不軌而成文德也。而後世經生儒士爭非之。弃與孔明之祖述者黜焉。一旦乘以倉卒之變。而有抗衡之事。其將若之何。然非黃帝孔明者。既以大繆。而法之不守。德之不修。專以嗜殺自封殖爲事者。其爲生民之禍。亦豈細故耶。故鄭之魚麗鵝鸛。魏之鶴列。晉之三行。楚之二廣二孟。徒以逞一己之欲。而挐赤子於肝腦塗地耳。其得罪於君子。不亦甚乎。孔子所以不對衞靈公。而孟子亦嘗闢善陣善戰爲民賊者。豈非爲此等者慮哉。夫仁義權謀。後世不可偏廢。一於仁義。則拘而不通。專於權謀。則寖入於詐。而無以自反於正。區區之慮。每及乎此，故力陳武侯八陣

之矣。以謹後世之武備。而又鬪魚麗鵝鸛之屬。以終孔子俎豆之意焉。

說

八陣圖說

范　蓀

夔州八陣之磧。聞天下歷千有餘年。至今存於峽口之江浦。往時每過其下。惑於傳聞。眩於目擊。終莫得其說。今蒙恩從宦於此。始得以暇日。登崇臺而縱觀之。臺高而磧平。累石粲然。一一數之而無差。於是推尋其意而爲之說曰。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爲八者。八皆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爲十二者。二皆南北嚮。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爲正也。圓者所以爲奇也。夫奇者正之餘。李靖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揉。而陣法無餘事矣。然則前爲八者八。後爲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以八計之。是以爲八陣也。前爲八者八。總而計之。爲八八六十四。後爲十二者二。總而計之。爲三八二十四。凡爲八者十一。絕長補短而三分之。以其二爲正。而以一爲奇。合爲八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別凡八。李筌陰經。以爲常山之勢者是也。武侯之法。爲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爲常山之勢者。固自若相媼之言近之矣。若武侯之所以爲八者。未知媼能悉之否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而以爲奇者。古也。武侯之法。八八六十四爲正。三八二十四爲奇。是十一取三焉。以爲奇。則精於古矣。夫奇正也。方圓也。陰陽也。一而已矣。方者其陰。

圓者其陽也。前爲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爲圓者三八二十四。絕長補短。大槩二陰而一陽。其在易。二陰而一陽爲震。倍之四陰而二陽爲臨。嗟乎。武侯之意。倘取諸此乎。古者。用奇之法。或取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楚戰垓下之勢也。伏於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漢與楚決勝垓下。淮陰侯自以二十萬當之。皇帝在後。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與高帝。絳侯柴將軍所居之軍。正也。孔費二將列於左右者。奇也。淮陰侯喜以弱致人。故其爲奇者列于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爲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唯無出。出將不可禦。此司馬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也。然武侯之法亦密矣。

贊

忠武侯贊　楊戲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期。

三國名臣贊　蘇軾

西漢之士多知謀，薄於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殆未易以世論。

諸葛武侯畫像贊　　蘇軾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臥龍也。

諸葛武侯畫像贊　　張栻

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悚。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諸葛忠武侯贊　　楊維禎

連東吳，服南粵，未爲侯之功。歌渭濱，祭道上，未爲侯之德。衍八陣，運木馬，未爲侯之能。朝無赦，民無譁，未爲侯之職。於戲，立鼎峙於三方，受孤庸於六尺，輔國政而國不疑，竭民勞而民愈力。知之者以爲伊周之未遇，其未知者以爲齊仲父漢宗臣之匹也。

諸葛忠武侯贊　　宋濂

龍門子曰：三代而下，有合於先王之道者，孔明一人，而其師以正動，義也。委身事君，忠也。開誠布公，信也。御衆以嚴，知也。其功之不能成，天也。議者則謂其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又謂其出師不攻瑕而攻堅。一出師乃與魏

氏角。其亡則宜。又謂其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所以失之。是皆以權謀術數測孔明。而孔明明白正大之心。初未嘗知之也。若三者之議。眞蛇鼠之見哉。

武侯贊　方孝孺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武侯贊　楊溥

草廬三顧。出師二表。志復中原。天日皎皎。

諸葛忠武侯贊　劉惟德

嗟炎漢之失鹿。得南陽之臥龍。遂扶三分之國於天下。復立八陣之圖於蜀中。忠精貫日。義氣吐虹。爲一朝之儁傑。邁千古之英雄。出師獻表。方陳要略。休兵千屯。欲建大功。雖云魏吳之主。在智謀自謂超于管仲樂毅。脫使湯武之君。出其才。實可配於伊尹周公。噫。爲臣盡忠。希公之蹤。

猗歟武侯。德侔三代。抱膝長吟。孰易其介。自都將相。孰以爲泰。轉危爲安。以小擧大。雖嫌不辭。之死靡懈。人雖云亡。不亡者在。

三國名臣頌贊　袁宏

頌曰。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歿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

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艮可詠矣。

贊曰。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禀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蟠。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雰霿。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

祭文

祭諸葛忠武侯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越初八丙子。大明皇帝遣駙馬都尉鄔景和禮部侍郎。

諭祭于漢忠武侯諸葛亮曰。眷高隆中。非三顧不起。勠力王室。拜二表乃行。觀其褫孟德走仲達。孔明其人豪也歟。惜乎將星殞地。中道而殂。漢遂不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表忠有祠。諭祭有儀。靈爽不昧。尚其歆之。

祭漢先主昭烈皇帝丞相諸葛忠武侯文　明蜀王

維洪武二十四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二十八日。敢昭告于漢昭烈皇帝。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曰。龍興雲從。君明臣良。曠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不常。曰若稽古。實惟成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咸有一德。革夏爲商。歷嬴秦而兩漢。孰能襲其遺芳。偉中山之帝胄。當羣雄之擾攘。嘘炎燄於寒灰。時三顧於南陽。情交懽於魚水。言靡間於關張。保岷峨。控荆湘。三分天下。開拓

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代而有光。尋丕仰於休風。幸開國於是邦。覩閟宮之頹圮。歎古栢之荒涼。命我將士。繚以垣墻。屹棟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焜煌。新規模於今日。聚精神于一堂。告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釃酒封羊。惟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穰穰。

春秋制祭

維年月日。河南南陽府知府某。欽奉

朝命。致祭于漢丞相諸葛忠武侯之神。惟神學術正大。出處光明。功蓋三分。首委身于帝冑。忠宣二表。早發跡于隆中。睠此邦人。永懷風節。念草廬之久敝。復祠宇之更新。茲值仲春仲秋。恪修祀事。仰祈靈貺。昭格無窮。

祭諸葛武侯文　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臥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輿。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略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夔州。廟貌僅存。風流可覩。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捍外侮。

卷二十一

別見

晉武昭王李暠勗子

晉武昭王李暠寫諸葛武侯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恐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其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嵇叔夜與山巨源書

嵇康與山濤書曰。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

張東之論戎姚

張東之論戎姚疏云。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垣工荒外。山阻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南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

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武侯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賓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戎。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往諸葛武侯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武侯之策。誠盡羈縻蠻戎之要也。節文

蘇子瞻任人策

蘇子瞻任人策曰。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節文

朱元晦武侯畫像跋

朱元晦武侯畫像跋云。乾道丁亥。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爲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俛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

朱元晦南軒集序

朱元晦南軒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

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節文

黃源上制置使書

黃源上制置使書云。自古用蜀者。諸葛亮當第一。而李德裕次之。德裕南抗虜北。引天下之力以自重。其爲功易就。而亮獨以蕞爾之國。南抗蠻。西抗戎。東備吳。北敵魏。無天下之大援。而功視德裕過之。夫亮爲力難矣。昭烈亡後。亮一步不出大城門者三年。而後爲渡瀘之役。而後爲渭上之役。夫堂之不植。則其本顛。大城其堂也。故三年而治之。藩之不固。則有後憂。蠻戎其藩也。故力戰而服之。蜀已安矣。蠻戎已服矣。於是乎出其兵以與魏人角于其門。亮之用蜀。本末如此。節文

潘榮綱鑑論

陽節潘氏榮曰。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漢儒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而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輔漢於蜀。狄仁傑反周爲唐。其心一也。郭汾陽克復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存雪恥。而身死權姦。其道同也。孟德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根文若九錫之勸。而致之死。篡逆之所爲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

杖郭隧肆言之失。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平生姦僞。死見眞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生而取義。眞卿陳禍福於希烈。乃殺身以成仁。李陵。衛律。罪通于天。邦昌。劉豫。心委于寇。霍光擁立二君。而子孫誅滅。是履盛滿而不止也。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蓋世。識用舍行藏之道也。陶潛爲晉處士。心逸而日休。揚雄爲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寇。晉史自帝魏也。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廢帝爲王。唐經亂周紀也。帝在房州。萬古開羣蒙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爲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而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節文

葉水心

葉水心曰。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

張輔樂管優劣論

張輔樂管優劣論曰。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寧內。武以折衝。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雅規宏闊。已有功則讓于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于遐邇也。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徐氏

徐氏曰。漢祚傾覆。當時降賊貪生者非一人。而諸葛瞻父子。獨能冒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資質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尙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彼爲臣不忠而偸生

者。視瞻能無愧乎。

陳郁

宋陳郁曰。諸葛武侯薦馬超于先主。關羽恐其出己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翼德並驅馳衡。然非髯將軍比也。羽聞而喜。余謂武侯此語。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結羽之心。深沉大略。可涯涘耶。當其兵數敗衂時。下教曰。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諸君攻亮之過。則兵決可勝。夫人有失。誰不懷忌。而武侯獨願聞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

張文成

張文成曰。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

柳子六逆論

柳子六逆論云。昭烈之顧孔明。三代明良之盛事。

方正學孝思堂記

方正學王履道孝思堂記云。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尙有考於吾言也。節文

袁了凡

袁了凡曰。苻堅得王猛。擬先主之得孔明。以余觀之。孔明龍臥南陽。且不爲吳魏起。況羌狄耶。雖先主帝室之胄。猶必三顧而後出。而猛起徒以呂婆樓一呼。且孔明志殲漢賊以弘王業。而猛不過語及時事。堅大悅。是堅實懷公子光之心。將起猛以圖大事。而猛從臾以成之。苻生之變。又不特與聞乎故而已。出處大致。夷夏大防。君臣大分。猛鹵莽如此。以擬孔明。不亦蛣蜣之比神龍乎。若夫以衆望誅苻法。而不能救以辱已。譖樊世而殺之。視開誠布公者又遠矣。

吳養心

吳養心曰。孔明三代之遺才。王猛豈其儔匹哉。若論劉玄德之信任。則堅實無愧之矣。

按晉時秦王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東海王堅殺之。自立爲秦天王。先是。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堅。謂其人謀略不世出。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

熊禾上書

熊禾上書言。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

楊用修定遠縣儒學記

楊升菴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云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使仰齊胡公堯時建議上請于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于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師。請于胡公。公乃猥以愼嘗從事秉筆。後屬爲記之。愼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巂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嘗駐於此。今之望子洞。遺址尚存。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髳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至于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國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使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越巂者。以斯地實越巂水以彰休盛。然特爲僻土服遠言爾。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猶未遑。唐則先服後叛。宋則畫界陸沉。雖合爲一統。而胡俗無譏焉。國家以綱常爲治。禮樂爲教。雲阜雖去神皐萬里。而氣厚風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樂被天言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慓彼自棄乎。矧髳濮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膺化。已兆於武王允清之代。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眞寧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之思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于六經而發揮於諸儒。更僕不可悉而起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在定遠。固名宦之首。稱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藏焉修焉之餘。而蹈焉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詠焉繹焉。亦可以爲成人矣。由是而之焉。以上希乎

聖教。敢謂無其人乎。庸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黃孟起三國志序

黃孟起三國志序曰。三志所載。惟蜀爲簡。壽歸咎于相亮之不設史官。似也。而後主紀乃云。史官言景星見。豈是時。史官主禨祥不司記註耶。即使史缺專官。而當時蜀士秦宓譙周之倫。皆博雅好論著。聞見宜非乏也。不寧惟是。相亮王佐之才。其用兵經武。司馬宣王至畏之如虎。八陣圖木牛流馬。迄今無能窺其秘者。壽爲蜀人。親見其行事。乃謂管蕭亞匹。將略非其所長。則何也。豈所謂修却于相亮父子者。不盡誣耶。抑亮所敵者司馬氏。而壽後爲晉臣。不得不枉其筆耶。嗟乎。壽欲絀蜀。蜀不爲絀也。揜亮亮不爲揜也。索米詒譏。秖足自點耳。

晁氏

晁氏曰。序稱謹進便宜十六事。一治國。二君臣。三視聽。四納言。五察疑。六治民。七舉錯。八考黜。九治軍。十賞罰。十一喜怒。十二治亂。十三教令。十四斬斷。十五思慮。十六陰察。陳壽錄孔明書。不載此策。疑依託者。按此板翻刻在大梁。李獻吉序。

東漢總論略

東漢總論略云。後主纘位。孔明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入不毛而七擒孟獲。忘歲月而六出祁山。功蓋三分。名高八陣。司馬懿畏之如虎。甘受巾

輒之遺。方圖鞠躬盡力。而中營星已告殞。先正云。天心去漢。孔明扶之不足。亶其然乎。

誠齋文膾

誠齋文膾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天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李克翰林論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武侯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李克翰林論

湖廣志

三蘇不取孔明。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止爲棄荊一事。全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湖廣志辯疑

謝肇淛五什組

論語稱季氏富於周公。可見周公當時亦富。諸葛武侯身歿之後。亦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古之人不貪財。不近名如此。蓋其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五什組

楊奐讀通鑑

元楊奐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烟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髽。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

陳仁錫

陳仁錫曰。親賢臣。遠小人。隆中之言也。若問小人爲誰。平耶謖耶。延耶儀耶。皆擢用之人也。何以置對。雖然。勇任過。嚴立法。隆中豈可及哉。

張遷

張遷曰。宣和畫譜。稱諸葛武侯能畫。故八陣圖之形勢。見于分布。粲然可觀。馬援聚米爲山谷。定是好手。此豈濡毫舐墨。規唐撫宋者。所能夢見耶。

卷二十二

附刻

宋朝請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少保諸葛公墓誌銘

顯謨閣學士正議大夫致仕延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百戶門生傅伯成撰

朝奉大夫新權知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陳宓書丹并篆額

淳熙十六年春。孝宗皇帝既勸于勤。將以神器授于聖子。顧瞻廷臣。求可在侍從。爲異日宰輔之儲者。兵部侍郎諸葛公。時以工部郎中對。言事稱旨。上喜顧謂公曰。卿人材磊落。議論正直。當爲國家立事。即日擢起居舍人。實光宗皇帝受禪前二日也。繇是登嗣。披貳夏官。且將大用矣。而遽以不起疾聞。臨朝震悼。對宰執稱惜者久之。士大夫皆謂兩宮之眷如是。而公姿重厚。審於是非之辨。持守堅正。其學又足以識微慮遠。使天假之年。必將爲輔佐名臣。不幸不克究其功業。此則有命也已。公諱廷瑞。字麟之。世系出自漢司隸校尉豐公丞相武鄉侯亮公之後也。十八傳至高祖諱安節。河南鄧州南陽人。任福建轉運使。卒于官。曾祖諱郇。弗能歸。廼籍于泉之武榮南安。祖諱升。隱居不仕。父諱季文。以行誼文學聞于時。家貧。授徒以養。嘗著六經諸子解。有益後學。樂道人善。如己有之。人知其必有後

矣。以公登朝。累贈至朝奉大夫。公其長子也。少穎悟。博覽經史百家之言。爲文下筆不能休。鄉校推重焉。擢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漳龍尉。邑多盜。公待其下有恩。出輒獲以償。改承奉郎。知建寧府崇安縣事。俗強獷號難治。歲少不登。輒剽掠四起。公在任踰年。水又踰年火。民多饑貧。境有相挺欲爲盜者。公親以錫福喩力告于郡。及部使者。出斗斛緡錢振業之。且示以首惡必誅之令。邑竟以無事。邑人感公惠。祠而祝之。丞相王文定公。時守郡。與轉運使者任公文少。薦其以政績聞。有旨堂審。差主管官告院官省。改通判明州。未赴。丁外艱。服除。通判池州。倅權與守迫。儒者避事。強者侵官。公一以至誠行之。有不可。即委曲開曉。郡以治理。秩滿。知惠務令可行擇而行之。又言國朝以經術詩賦取士。比年在前列者。率經生。乞遴選主文官。兼用經義詩賦人。庶人才各效所長。上意甚悅。未幾。宰執因擬郎官。上曰。如諸葛廷瑞。亦可除郎。宰相以郡守不久對。上曰。雖不久。畢竟會作州。朕前日見其人物。議論可喜。遂除工部員外郎。陞郎中。金人遣使賀正。已差館伴使。尋改命公。蓋親擇也。竣事入對。公引賈誼有流涕之書。魏徵有漸不克終之戒。文帝太宗。不害爲明主。今朝廷清明。百度惟正。然而敵國未亡。水旱有時。不免上勤聖慮。因言講武備。擇將帥。備蓄積。及知人聽言等數事。又言邀駕訴事非實。省部給告稽緩之弊。上從容顧問。俱可其奏。蓋公容正辭整。敷奏明暢。其言不爲詭激。又皆可行。一再奏事。被知已深。此其所以進也。既任柱史。光宗嗣位。金人有大喪。命公使弔祭。以

使事與其副偕辭。公奏前者高宗升遐。金人來弔喪。純用吉禮。非可效比。堂帖下。又只云備紅鞓黑帶。過界審度而行。萬一彼恃其強。欲以其國之禮加我。當豫討論。中節則使臣可以死守。上云。天下事惟理所在。卿等過界。但存紅鞓致闕足矣。越境。金使果以三節人紅鞓爲言。公云。皇帝新即位。聞北朝有大喪。不待報哀。使至。先遣弔祭。禮意不爲不厚。一事一物。皆討論而後行。凡弔喪但弔者更衣。僕從何與。方爭時。金使聲色俱厲。公徐折以禮。語遂塞。抵汴。至涿。其爭如初。公不爲動。洎入燕闕。則三節人悉易黑帶以入。金人始伏。謂中國有人。動不失禮。威不可屈。既致命。金人以例勸燕。公語以弔哀而來。勸侑非禮也。不受。金加愧焉。使回。入見。上獎諭曰。卿所處。悉皆盡善。公稱謝。時臺久缺侍御史。宰相取旨除人。上曰。如諸葛廷瑞。端正靖重。可居此官。宰相以親嫌對。命寢。未幾。兼權吏部侍郎。進起居郎。上疏言兩淮藩籬不固。法禁不嚴。措置民兵。規畫屯田。關防銅錢過界。皆未見成效。臣以爲經理兩淮。他無所長策。惟委任得人。必有能辦。乞詔侍從臺諫。於文武臣中。各舉所知。可爲沿邊監司郡守一二人。以待選用。又乞令見任八條具禁銅錢出海利害。及乞將提舉市舶官。依守臣例上殿。庶可詢其材能。事悉付三省施行。適詔左右史帶修新舊起居注。公以記述浩繁。遂懇辭侍右兼職。紹熙元年三月。兼權中書舍人。未幾。宰執進擬權侍郎者二人。御札付三省。併命公爲眞。公在後省不久。然事雖微。涉於啓倖門者。皆請罷之。爲誥典實溫厚。人以爲得王言之體。公夫人聶

氏。故相國陳正獻公夫人女弟也。留衞公方當軸。其子亦娶聶氏女。公以時相有連。不宜在封駁地。故累抗章求避。丞相亦乞從公。上曰。諸葛廷瑞老成端重。不必改易。似此親戚。人誰無之。再辭。上親批。特免廻避。辭不已。改除守權尚書兵部侍郎。公上疏言。陛下登大寶以至于今。宵衣旰食。日與大臣圖事。天下固已知聖德之高明。而所謂聖功之光大。則猶未有所興起。先正司馬光在仁宗朝。獻五規。其一曰。惜時。臣亦願以愛日爲陛下獻。又言貴戚用事。未有不害于家。凶于國。漢唐以來歷歷可鑒。眞宗時。如駙馬都尉李遵育。閨門之怨。雖有才望。未免貶竄。仁宗時。後宮親如張堯佐。寵任或過羣臣。亦交章論之。陛下臨御。肺府之戚。未嘗假以事權行事。或肎典憲。必加竄責。除授或違公論。隨即寢罷。臣願推廣之。俾各保其爵祿。無高危滿溢之虞。則宗社幸甚。公列侍從僅歲餘。所上章奏。上每嘉納。未及大用。紹熙改元十月己丑。以喘疾臥家。疾革。謝事。遂以朝請大夫守權尚書兵部侍郎致仕卒。享年六十有二。郵典贈大中大夫。官其子一人。賻璲金帛。賙其喪歸。道經崇安。父老挽輤車而哭者以千數。曰。此吾邑故宰諸葛公也。相率爲浮屠法事。以追報之。亦可見公之治民。獲其心已。後公以子升朝。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聶夫人治家有法度。清修勤儉。好內典。後公三月亦卒。享年五十有六。封碩人。累贈安康郡夫人。進福國夫人。三年九月甲午。諸孤奉公與夫人之喪。合葬于南安縣楊梅山之原。從治命也。子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女八人。既葬。十有五年。其子開國男知臨安

府事直清。始以公行實來謁曰。先君先夫人。早棄諸孤。歲月既遠。而墓隧之碑未立。不肖諸孤維疾之故。今先君所與善。無復存者。獨公有一日之故。敢以爲請。伯成年老病侵。舊所聞見。廢忘十已八九。猶記淳熙癸卯秋。先公屬疾。且革。公來別。命引公臥內。執手謂公。抱負如此。必即爲時用。善自愛。且以幼弟爲屬。葢公已許仲女歸之矣。比公入西。掖首以伯成姓名應舉代之令。愴念先好。辱出門下。今幸未死。何敢以耄辭。惟公端莊而樂易。寬博而沈確。正不矯俗。和不詭隨。聲色玩好。澹然無營。平居簡默。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古今是非。爛然不可移奪。嗜書無不讀。所爲文。法度森嚴。一出於正。居家時。閭與鄉之名人過從。詩賦相賡酬。至數往返。見者服其工。天性孝友。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稱人之善。惟恐不及。所薦引多有聞于後。歷事兩朝。無指其瑕者。論議之文。和緩不迫。然切於事情。皆時務所急。中興三宗。稽古好儒。緝熙之學。羣臣萬望清光講筵。進故事。幾於具文。公獨以近臣獻替爲職。朝廷闕失。可以疏諫。然救於已然。不若先事啓廸。故光宗踐祚初。首援中庸智仁勇。與司馬光仁明武之說以進。且曰。三者非行之以久。終之以不倦。則有時而虧。而損而怯矣。光宗英明果斷。近習斂手。獨潛邸舊僚。有因干政黜于外者。公思其將復入。則援李絳吐突承璀事以進。曰君子難進。小人難退。憲宗任杜黃裳而蜀平。任裴度而淮西平。可謂知人善任使然。於李絳承璀。迺迭爲出入。卒使承璀獲志。皇甫鎛程異。皆由以進。致隳盛業。有國者當以爲鑒。其疏言張堯佐。李遵育

事。爲貴戚之戒。亦猶是也。人皆以爲難。光宗顧公厚。每欲處公要官。公輒引親嫌辭。留魏公亦數爲公言。而光宗欲大用之。其不至於丞弼。可不謂之命與。公未病前數日。書勉其子曰。臣子之道。莫大忠孝。忠孝苟虧。雖有他長。皆不足稱。亦可以見公心之所存矣。伯成旣受知公之卒。雖久行實所載。猶可考其證。故特删其繁。補其所缺。而系之以銘。銘曰。

士抱所學。委質事君。或遇或否。匪我而人。亦旣有合。詢謀考言。不究其用。匪人而天。公以儒奮。厥聞四馳。振羽將翔。甫衞于廷。孝皇銜勤。將異大位。敷求端良。以畀聖嗣。公在周行。敷奏造膝。義則不僭。言必可績。帝曰汝嘉。勿遠伊邇。記注螭頭。職是右史。光皇御極。始初清明。聖父有訓。疇敢弗承。抗擅銜命。載筆納忠。禮折天驕。謨東帝衷。近臣盡規。有闕必諫。婉或近訣。眞或疑訕。近訣匪正。近訕徇名。優游懇款。言廼必行。尺璧至寶。連城莫讐。一指其瑕。隨韞于櫝。公仕三紀。粹潔夷易。靡激靡詭。不磷不緇。棟將隆矣。誰則拆之。鼎將實矣。誰則歃之。匪人之爲。天實奪之。武榮之西。山川逶迤。劍化相從。謨謀著龜。佑爾孫仍。福其永綏。

泉州府誌 忠義傳

諸葛廷瑞。字麟之。南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由胄監攝郎曹。登對言五事。悉稱旨。除工部郎官。復登對。孝宗褒之曰。卿材磊落。議論正直。他日當爲國立事。御札擢起居舍人。充弔祭金國使。金伴使以三節人衣帶服飾爲非。請易之。詰難數四。廷瑞曰。高宗升遐。北朝遣使弔祭。純用吉服。本朝惡

其非禮。今已易服帶而來。他豈敢擅。金露刀辟庭。恐以禍福。廷瑞厲聲曰。臣子之心。有死無二。豈遑他恤。金不能奪。爲之加禮。使還。除兼吏部侍郎。遷起居舍人。仍兼中書舍人。逾月眞拜。高宗每以老成端重稱之。引嫌改兵部侍郎。未幾卒。有文集藏于家。嘉泰元年。郡守倪思立貳卿坊于武榮嘉定間。移居郡之仁風門內。紹定五年。郡守眞德秀立執節坊。至今以名其里。

建寧府名宦誌

諸葛廷瑞。字郁之。泉州人。宋乾道三年。以左宣議郎知崇安縣事。時晦菴先生方家食。公時登其門。晦菴雅敬重之。先是。邑民不戒于火。縣治悉燬。公營之。視舊廨尤雄觀。又祀趙清獻胡文定于學宮。晦菴爲之記。謂其能知所重。秩滿。劉梅山以詩餞之曰。蚤隨三顧起南隆。少試民間撫字功。夜柝已沉千戶月。晝琴閑鼓一堂風。衣冠雲集槐陰裏。閭巷春回柳影中。聞道政聲無着處。已隨逆旅過江東。

崇安縣名宦誌

諸葛廷瑞。字麟之。泉州人。第紹興進士。乾道三年。以左宣議郎領縣事。爲政以教化爲先。議祀趙清獻胡文定于學宮。朱晦菴爲之序。會歲歉。公屬書晦菴。請于郡倅。得粟若干賑之。民賴以濟。置社倉。晦菴爲之記。先是縣治經回祿。公力經營。建竪不病民力。秩滿。劉梅山餞以詩有云。夜柝已沉千戶月。晝琴閑鼓一堂風。其簡肅之政可想也。後以起居舍人使金。金人

以三節人衣冠服飾爲非是。請易之。詰難數四。不爲改。金人露刃驛庭。公厲聲曰。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豈遑他。金人不能奪。爲之加禮。使還。除權兼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光宗以老成端重稱之。引嫌改兵部侍郎。卒贈太子少保。公初莅崇。適晦菴家食。日造門質正。治教化。急賑貸。達治體矣。抗節敵庭。不辱君命。其視臨利害。遽局促如轅下駒。俛首受制者。相去奚啻千百。公能臣哉。

祀二賢學宮記　朱晦菴文公筆

崇安建之巖邑。而故官師趙清獻公。嘗爲之宰。故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溫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立爲己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畢訖功。命諸生皆入于學宮。躬率丞掾。與之釋菜于先聖先師。而奠于兩公之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孟尙矣。然居是邦而語其風聲氣俗。（俗字疑誤或習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爲政有循良之績。立朝著蹇諤之風。清節至行。爲世標表。固諸君之所逮聞也。至於胡公。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敍九灋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心廓然。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乏于此。適不自料。常欲與諸君

相勵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之餘力。棧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俛仰乎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是堂也。諸君自今以來。盍亦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昔所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既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熹爲之記。熹惟今之爲政者。固以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人。而內之卑污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茲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爲政者而已哉。既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願相與勉焉。以無違葛侯之教也。

益府右長史賓梅諸葛公行狀

李光縉撰

余昔與諸葛公共對壘。見遠精舍。是時社中兄弟。惟余最少。其雅修有度。最莫若公兩人。兄事弟畜。稱爲至驩。丙子之役。公先余一鞭。余猶及與公同計偕。而公已謁銓授職矣。公既謝事。余猶落魄。公不鄙余爲迂。余亦不疑公爲拙。兩人相視。冷然而笑。廢然而反。適然自喻可知也。公既沒。長公昺以傳屬儀部何匪莪公。而使余狀之。余何以狀公哉。公諱應科。字弼父。別號賓梅。漢諸葛丞相之後也。按譜。宋紹熙間。有諱安節公者。仕閩轉運。

因家于泉。泉之有諸葛自此昉。其後有少保公。臨安守公。信州參判公。明興。有御史公。寧海縣尹公。永嘉教諭公。以及公。公少穎敏。寓目成誦。命以對句。應聲而答。人稱奇絕。稍長。從岐陽蕭公受詩。蕭公與語大悅。得其衣鉢。目爲高弟。十六補弟子員。遂以知名。與林中丞黃左史諸公俱髫年。甲乙相先。余之獲敵國于公其再出也。公清姿哲觀。容止修飾。爲諸生時。衣冠鮮整。步履雅都。每一入社。運筆之暇。逸氣秀發。坐間餘論。詼奇敏當。善於諷喩。往往溢筆楮翰墨之外。令人絕倒。其爲文。清婉幽閑。如寒潭秋月。長空一碧。余雖好爲拔山扛鼎之言。然每接公之御我。冷風。不覺其心遜也。公以丙子領賢書。出婺源許南台公之門。與兄子念榕公。表爲同年。舉後。念榕公成進士。宦大行。公歷庚辰癸未試。俱報罷。就教趙州。趙人朴魯少文。士不盡嫺於學。公以古文辭倡之。時督學羅文野公。雅知公名。檄其文大加嘆服。學者宗焉。乙酉。分較關中。得七人。盡許敬菴先生首錄。士人服公之藻鑑。丙戌。上公車。復不第。選湖口令。湖口當江右孔道之衝。負山臨流。一縣如斗大。以爲非賢者路云。既至。舊牘山積。公游刃理之。數日之閒。庭讞爲虛。爰書傳以古意。郡刺史吳平山公。素倨視下吏。凡得公奏讞輒報可。改容加禮公。有富室失火。以搶掠訟其鄉人。逮繫數十家。久不得釋。公悉貸之。刺史持不可。公曰。延燒之際。莫辨阿誰。安得以咎掠定也。竟如公議。下車三年。初苦淋。旋苦旱。已復苦澇。又復旱蝗。衈相仍。邑以大饑。公步行村落閒。度所在老稚幾何。出粟發金賑。不遺餘力。盛夏。坐江干。爲

百姓區分升斗。面目盡黧黑矣。全活民以萬數。察吏之舞文者。寘之法。召逋負者於庭。責以義。喻令輸稅。宿逋盡輸。課士以文。所鑒賞。即拔擢去。周君汝楚。其最著也。門無夜金。鈎束不入私帑。嘗退食自語曰。吾今日出某政。行某事。如是如是。吾不能取民間一錢。雖然。吾貽吾後人豐矣。公所爲居官循理。率類此。一日。有上官至。公迎之。江風甚。挽舟不得近。公曰。是不可以性命博官。度上官未即傅岸。歸止宿。俄上官至。無所發憤。取公所備魚腊嗅之曰。此鮑魚也。發怒去。竟中公。公是以左遷。益審理。士民冤之。去之日。車行爲軼。是時益王好文學。招天下文士。遊客集之府下。公能詩能字。故有文章聲。王久已聞之。拜爲理使。給賦頌甚高。日親愛幸。疑義必咨公。世子王孫。皆延公爲上客。公居府。無所事事。自給事王理之外。但與客對酒敲詩。曳長裾而已。王愈賢之。特疏於朝。以爲右相。府中尚有眞相。公第以理官。加相名也。居久之。御史行部。公與眞相謁御史。御史曰。爾非相也。有相名耳。是宜以理官入。而同相謁何。公曰。王門古稱吏隱。禮無亢。亦無苛。必如是。吾不復戀雞肋矣。遂拂衣出。御史愧而謝之。竟趣駕歸。王不能留。公始食貧。居約。遭家中落。母林孺人見背。母趙母朱。後先繼至。尊人時苦不給。公舌耕取糈。以供菽水。讀書益困。感憤自如。其後通籍。一縣官。在事未久。不能盡行所志。左遷藩邸。宦橐蕭然。雖亦稍改諸生之態。居但蔽風雨。食粗給饘粥。難以稱饒矣。公未嘗不逍遙意得也。公自少至老。無日不觀書。中年。喜攻詩。誦古人詩。散舉不遺一字。自托於開元大曆之間。佳句

到。揮毫佐之宦遊所至。題跡常盈。歸田益甚。酒闌興豪。聲滿天地。所居。書籍遍其戶下。屋後治小園。蒔花木。客至。呼酒引滿。分韵。雜以詼諧。驩笑竟日。鑰門投轄。客非醉不與歸。其放浪物表如此。大抵公爲人。達不至曠。和不至流。飭躬修行。篤於倫常。事父至孝。奉繼母如母。少哭親喪。絕而復甦者數。蔬粥三年。有滅性之譏。遇父母諱日。輒閉戶哭。竟日。其於先世遠代。尤所追念。編纂譜牒。自漢司隸校尉以下。宗支傳誌。累數十萬言。文詞茝蔚。仍莊楷手錄之。祖墳廢失。重訪畢。復率族以禮。子姪非肅衣冠不敢見。大行公雖已貴。一被譴訶。跪謝乃已。晚近以王父母未厝。日從堪輿家遊。陟跋岡巘。孜孜營求。而貧弗克遂。勞瘁以斃。痛不瞑目。此殆未易與醉鄉吟客。同日道也。故其居官。無陰陽猗阿之行。柄鑿於世亦坐是。而終身無少詘於人也。

李生光縉曰。王相縣官。非尊秩也。陶彭澤以一令賦歸來。賈長沙以爲傅作鵩鳥。賢者誠不見容。卑官冷署猶尙若是。而矧其名位相傾者也。自古固然。何論公哉。令不欲折腰而欲相折腰乎。公一去。其道信矣。此又公出處去就之大者也。

閩書

應科。字彌父。爲諸生。赤貧。常自得閒。有束脩之入。輒以供友朋。久困鄉舉。就教趙州。遷湖口令。日坐堂皇。作利民事。湖口饑。所以賑救。不遺餘力。每退。則告其妻子曰。吾今日出某政。行某事。如是如是。若不能取民間一錢。

肥潤妻子顧吾所貽豐矣。以不善事上官，遷益王府審理。益王愛之，請於朝，以爲長史。久之，罷歸。應科爲人，敦行孝弟。其先世自宋及今，多有顯人。顧門祚寡孱，墳墓失遺。應科跋履險僻，按譜尋求。家譜一字一事，皆心記手書。遇父母忌晨，闔門垂涕。好飲酒吟詩。所居書籍遍其戶下，壁上錄古人雅語佳話殆遍。讀古人詩，背誦散舉，自首至尾，不遺其一字。爲人樂善諱短，有懷必吐。胸次開豁，笑歡終日。時以比之醉吟居士。

義謹按寒家譜系，遡厥源本，肇自葛天，覆姓所繇緣僑諸郡，迨及炎漢。司隸厲操於中朝，忠武鞠躬於季世，華萼分芳，胤嗣夙著。魏吳二派，蕃衍迄今。魏世河間，吳隆京口。惟蜀散處南陽、荊襄間。有支屬會稽、象郡，亦存流裔。先祖先伯宦遊所經，輒訪錄其世數名行，歸載宗乘。曩歲父至襄陽，謁忠武侯公祠，得縱觀所謂臥龍岡者，亦有奉祠爲諸生者若而人。近義得與大行中垣總戎中宜孝廉諱百宜諸公相晨夕，出其先牒，則先祖伯父手蹟在焉。執卷泫然。知前人之追遠敦倫，有如此也。然吳浙家譜，則書諸葛氏仕進，惟用葛字，云相沿已久。自亦不解其故矣。吾晉江一派，則自晉廣州刺史諱京。公侯之孫也。再傳爲零陵太守，諱銓。公子義陽太守諱規。公子隋參軍學士諱潁。公載隋書。再傳爲唐文林郎，諱神力。公精於八法，勒名聖教序。子當塗令諱縱。公再傳爲中書門下平章事河陽節度使諱爽。公載唐書。又五傳爲宋光澤令，諱肅。公子諱安節。公家鄧州之南陽，嘉祐間，任福建都轉運使，卒官，因籍于泉。

泉之有諸葛自此始。四傳爲少保諱廷瑞。公使金不辱。事載閩書郡志。子封開國男。食邑南安三百戶。知臨安府事。諱直清。公子信州僉判諱琰。公與白玉蟾交善。白集中諸葛桂隱。其人也。白贈詩。有指點篇書說向誰。武侯之後獨公奇。許瓢却大堯天小。嚴瀨應高漢座卑之句。公棲心玄素。知宋腊不再。獨屏居于城西之古榕。未幾少保之後。公之郡季韶州守諱珏。公廣東行省參知諱蔡。公嘉定癸未進士諱寅。公倡義。迎宋主同死蒲氏之難。而國史逸其事。可嘆也。再傳爲松江貳守諱元中。公元中公二子。長爲明溪巡檢諱泰。公下帷讀書。博綜墳籍。於四書五經。尤多所發明。列名四書大全。次諱晉。公以明經授文林郎。晉公子諱珽。公洪武初。三徵不就。著易禮指歸。子御史諱文。公誌謂其行能獨立。政取相安。子寧海令諱隆。公棄官歸養。二子長孝行。諱麟。公封殷事大母。次諱駿。公以乙榜授永嘉教諭。郡李源。詹源陳琛。顧珀諸公。皆出其門。子處士諱選。公有二稱之美。一老父入。題其所居云。無一日不志祖先。有數升亦周親黨。出門跡之。無有也。時人異之。自明溪公至處士公。凡六世。八祖。門祚寒素。或不爲膴仕而位不稱德。或躬行孝悌。僅名表州閭。雖未能輝映國史。然累世操履。並見推於有道。故皆標名閩書。及再見郡縣誌。再世卽吾祖長史公。其孝行純篤。約己精嚴。劚棘披荊。遠墳斯得。禿毫脫腕。世譜以成。李宗謙先生之狀。具見大端矣。義何敢贅。若閩書所云。比之辟晚居士。豈猶其跡也乎。夫標勁節於嚴霜。矢貞心

於白日。厲躬也。即所以篤世麗風。樹以牖心。類寒泉而沫泣明發也。亦所以式似維余列祖代。著休風。並烝烝於繩武。矧伊孫子。實茲遺册。益屬屬於貽謀可爾。故於附刻二傳之後。復綴略傳次。採摭徽媺。既以自飭。兼以飭後之人焉。又非敢以氏族晃也。壬申除夜。羲載頓首書。

二十六年十月二日購於武昌

(440)24.9.17.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諸葛孔明評傳
諸葛孔明全集
（合一册）

定價國幣一元四角（七絕）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4551